

802

小修道生適用

國語講義

第一集

1935

二四四號地

小修道院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12808



~~272877~~

編輯凡例

一、今年春諸位小修院院長議決，修院的國文課程有應時改革之必要。但是各書局印行的國文課本中的國語教材，語詞輕薄，思想龐雜，若使小修道生讀之，縱收博聞廣見之利益，然而在腦筋中容易留下一種不良的印象，怎得漠然不顧呢？所以自行編輯教本，非欲甘心賣醜，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在哩。的確本集子不若名手選集的來得有價值，然祇因能顧到青年修道生的心靈之純潔，亦略堪引以自慰矣。

二、本集只收錄白話文，正是切中不能採用教外書局之課本的主因，所以懇請執教的諸位隨時採取類比之古文而授之。如此則可避免本集之過於沉重擁擠，且給與教師自由伸縮教材之餘地。

三、死讀成文，以學作文，是「神而明之」的玄學方法；既讀成文，兼究文理

，是「明而神之」的妙方。此乃新興的，有效的國文教學法，幸勿棄置！四、每篇之後有發問，是引領學者自動的探討教材的內容；有語感，是希望學者對於詞句有透澈之了解；略註釋，是希望養成學者努力苦幹之精神。

五、本集選文，有遊記，抒情文，小說等，都是直感覺的描寫，爲學者既易會通，又便模仿。至於說明文，議論文，應用文等，還有第二，三……等集來收容。

六、集中又採了幾位作家的論文之論文，這幾位先生都是語文學的老手，對於國文教學且都富有經驗，所以我們可以照着他們的指示老實的幹下去。

七、「多讀，多作，多商量，」話雖簡單，意卻中肯，若欲作一個文學士，不能不在這方面下番切實的工夫。讀國文的妙方是不取巧，不務速；埋頭細讀，循序漸進；有專注之精神，有持久之恒心。

八、我誠懇地感謝杜保祿神父，在本集的校閱上給與我很大的幫助。

又本集所採的作品，除節錄外，間或刪改字句，期合編輯本集之目的，尙祈原著者鑒諒是幸！

我所願說的話，止此而已；寫在卷首，以充書序的闕額。

斐書於綏遠小修道院二十四年十月十日

國語講義 編輯凡例

目次

到了南昌節錄 廬山受訓外記

劉雲龍

慶雲峯巔觀日出 同前

前人

狂雨中的瀑布 同前

前人

修辭學（一）

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 節錄

朱志清

作文法大綱（一） 文章與分類

玄武湖的黃昏

一風

修辭學 復習 比喻句

山陰道上

徐蔚南

作文法大綱 復習

滬渝途中節錄

任儂

修辭學(二) 映襯

潮歌

俞平伯

作文法大綱(二) 題目與文材

搜集文材

掙扎

李曼青

林中

前人

修辭學 復習

初夏的庭院

徐蔚南

作文法大綱 復習

滬漢途中雜記節錄 四川之行

葛綏成

修辭學(三) 升級

雪天出房陵節錄

青侶

作文法大綱(三) 整理與排次

最不怕轟炸的城市節錄歸程憶語

皆平

修辭學 復習

峨嵋山上的景物

許欽文

作文法大綱 復習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修辭學(四) 揚厲

春山

陳學昭

作文法大綱(四) 句子

看花

佩弦

作文法大綱 復習

清華園之菊

孫福熙

作文法大綱 復習

匆匆

朱自清

修辭學(五)問句

破茅屋附杜詩

火雪明

作文法大綱(五)用字

笑

冰心

修辭學 復習

溪水

綠漪

作文法大綱 復習

烏篷船

周作人

修辭學(六)重疊字句

山居雜詩

周作人

作文法大綱(六) 記敘文之分類

寄小讀者通訊七

冰心

古文與白話

晚雪歸船

俞平伯

作文法大綱 復習

泰山日出

徐志摩

修辭學(七) 語氣聲調

塔山公園

鄭振鐸

作文法大綱(七) 記敘文的四個必要條件

威尼斯 採自歐遊雜記

朱自清

我所知道的康橋 節錄

徐志摩

作文法大綱 復習

寄小讀者通訊二十三

冰心

白話文學史 引子

胡適

一個軍官的筆記

冰心

作文法大綱(八) 事物之觀察

朱竹垞的死

火雪明

最後一課

胡適譯

作文法大綱(九) 觀察點

收穫

綠漪

作文的基本態度

夏丏尊

一個愁鬱的青年

冰心

作文法大綱(十) 目的與應用

海上

冰心

雨

胡愈之譯

作文法大綱 復習

挪威的大漩渦

毛秋白譯

中學國文作文問題平議

胡懷琛

國語講義 目次

別了南昌

節錄「廬山受訓外記」

劉雲龍
周青選

夜色還在迷濛着，一鈎下弦的殘月躲在黑雲裏，微露着一些光芒，羣星也閃爍不定，在萬籟無聲的沉寂中，偶而從夜巷中傳來一陣叫賣餛飩的聲音，各人便都從夢裏醒過來了。

「初夏的夜是多麼的熱呵！」心裏納悶着，但不久又都呼呼地睡着了。

時間是無情的，一秒鐘一秒鐘地過去，突然，起床的號音響了，大家才都揉了揉眼睛，在黑暗中，起來忙着摺毯子，捲包袱，把全副武裝着好，身上加了重量，更覺得熱了。雖是臉也沒有洗，肚子還在餓着，我們仍然感到愉快，因為立刻就要離開南昌而投到廬山的懷抱中，度過這炎炎的夏日。

天色漸漸地由魚肚白變成碧綠，晨曦放射着刺眼的光芒，我們出發了，隊伍分成行軍縱隊經過中山路，德勝路，向着江岸走去，靜寂的街道上響着步伐

整齊的聲音，我們的思潮起伏着，我這時又不覺有點留戀，南昌是新生活運動的策源地，我們曾冒着風雨和烈日到各街巷中做宣傳和糾察的工作，還沒達到我們理想的要求，而本班就奉令離開南昌，這在我們看來，是多麼地不安呵！雖是仍有許多同志在努力着。

到達碼頭，列隊上船，由小汽船拖帶着，三條木船成橫隊東駛，我望着暈黃的江水，心裏竟浮起漣漪；

「別了！南昌。」

〔發問〕

什麼時候？什麼地點？都作過什麼？

爲什麼插上一句「初夏的夜是多麼熱呵！」

爲什麼留戀南昌？

〔語感〕

迷濛 閃灼 晨曦 思潮 留戀 糾察 理想的要求

慶雲峯巔看日出

節錄「廬山受訓外記」

劉雲龍
周青選

第一次爬山，目標是慶雲峯。清早起床，天上疏星點點。我們跟在隊伍裏爬上慶雲峯巔。聽到「解散」的口令，大家分開尋找休息的地方。這時向東望去，便可以看到一道強光四射的金線，四周都是斑斕的彩雲托着，在那最遠的東方。漸漸的，血紅的太陽露出了一角，隨而又沉沒，如此三次，朝陽才出現於地平線上，比正午時還要大而紅。光線是柔和的，新鮮的。記得前年飄泊滬濱，我倆在吳淞江口看東方日出，就正是這景象。但不知何日又能在泰山觀日出呢？

對着了朝陽而深深地呼吸，真要覺得生命在開展，真要覺得活力在沸騰；滿腔的希望，滿腔的愉快，滿腔躍躍欲試的生命力在出現。

怪不得晨鳥要那樣的對着朝陽婉轉地歌唱着。

〔發問〕

何時出發？

出發時有什麼景物？

太陽如何出現？

惹起一些什麼思潮？

〔語感〕

金線——光芒能否混用？生命在開展。

狂雨中的瀑布

節錄「廬山受訓外記」

劉雲龍
青選

從萬杉到秀峯不過三里，但也要翻山越澗。

雨是不停的下着，而且是傾盆倒桶的，從早晨到傍晚。

——狂雨中看瀑布，一定是很有趣的。心裏這樣想着。

剎那間，十個人，穿好了草鞋，裹好了綁腿，披好了雨衣，冒着雨，踏着水，走在田園中了。

上面淋着雨，底下踏着水，一路上水花飛濺，擡起頭來又能看見雲霧中的山峯，那山峯只是較黑一點的壁立在雲際，形似筆架一樣的五老峯，現在也成水平了，真是「雲吞山頂平」啊。

老遠的，老遠的，便看見一道白練由山頂掛了下來。經過了柔濕的田道，經過了殘破的村莊，爬上幾層小山，方才到了龍潭。因爲行走得過急，大家都是氣喘喘。但到了瀑布下，立在一塊遠隔丈餘的石上時，細細的水珠却濺得你滿臉滿身都是，陰涼的空氣，立刻使我們的熱感一點也沒有了。面前是萬斛的清泉，不休的只向下傾注，猛力的傾注，那景色是無比的美好，那清而宏大的水聲，也是無比的美好。

瀑布的氣勢是那樣的偉大，瀑布的景色是那樣的壯美；那末多的清泉，由高山石上，傾倒而下，水聲如雷似的，水點濺得遠遠的，只要閉眼一想像，便知它是如何的迷人呀。我生來沒有看過這樣大的瀑布，心中不覺自滿。看過瀑

布回秀峯。先登寺後唐李景的「讀書台」下山又看聰明泉和「雙桂。」這些都是含有歷史意義的古蹟，寺裏不見得怎樣精緻，但寺前風景卻很美麗。

寺址在鶴鳴峯脚底，往西有龜背峯，黃石岩，雙劍峯，香爐峯，都嶽奇可喜。鶴鳴與龜背，中間有馬尾泉瀑布，雙劍左面亦有瀑水一枝，兩個瀑泉遙遙相對，平行齊下，下流入壑，然後匯合迸出山峽中，而成最著名的青玉峽（卽龍潭）奇景。

〔發問〕

不得什麼雨？

怎麼預備了登途？

途中所見何事？

所見到的瀑布是什麼樣子？

歸途經過什麼古蹟地？又見了什麼瀑布？

除了客觀的美，還雜入什麼主觀的見解？

〔語感〕

傾盆倒桶

壁立

水平與地平混用麼？

意義

修辭學（一）

修辭學的作用，是增大說話和作文效果的科學，說話和作文的目的不僅表顯思想，而亦並在乎所表顯的思想，能得到他人之感應。那末非經過一番適當的修飾和調整，恐難收相當的效果。但是修辭學並不是怎樣高深的學問，我們日常的說話與作文，時有修辭的作用，只以修辭的現象的複雜，若不專作研究的工夫，則不易完全明瞭它的精義，更不會有優美的辭由我們造成。

（一） 比喻句

兩個不同類的事物，却有一個相似點，把這相似點明白地說出，以作比較，而增大或確定主句的效力，但有時用「如，若……」等字指明，有時竟可不說，然比較的痕跡則必須顯明。

切記所用的比喻句，該是明而易懂的，習而易見的；否則晦澀詞句，便弄巧反拙了，也不要將比喻句講個不了，却把主句言之太略，那就喧賓奪主，可不雅觀了。

例如

雨是不停的下着，而且是傾盆倒桶的。

那山峯只是較黑一點的壁立在雲際。

便看見一道白練由山頂掛了下來

以上的比喻句沒有用如若等字指明，

形似筆架的五老峯

水聲如雷似的。

以上兩句有如，似等字指明比喻句。

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

節錄

朱自清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來了。我們雇了一隻「七板子」，在夕陽已去，皎月方來的時候，便下了船。於是槳聲汨……汨，我們開始領略那晃蕩着薔薇色的歷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的船，比北京萬生園，頤和園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揚州瘦西湖的船也好。這幾處的船不是覺着笨，就是覺着簡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如秦淮河的船一樣。秦淮河的船約略可分爲兩種：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謂「七板子」。大船爐口闊大，可容二三十人。裏面陳設着字畫和光潔的紅木傢具，桌上一律嵌着冰涼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鏤頗細，使人起柔膩之感。窗格裏映着紅色藍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緻的花紋，也頗悅人目。「七板子」規模雖不及大船。但那淡藍色的欄干，空敞的艙，也足繫人情思。而最

出色處卻在牠的艙前。艙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頂，兩邊用疏疏的欄干支着。裏面通常放着兩張籐的躺椅。躺下可以談天，可以望遠，可以顧盼兩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這個，但在小船上更覺清雋罷了。艙前的頂下，一律懸着燈彩；燈的多少，明暗，彩蘇的精粗，豔晦，是不一的，但好歹總還你一個燈彩。這燈彩實在是最能鉤人的東西。夜幕垂垂的下來時，大小船上都點起燈火。從兩重玻璃裏映出那輻射着的黃黃的散光，反暈出一片朦朧的煙靄，透過這煙靄，在黯黯的水波裏，又逗起縷縷的明漪。在這薄靄和漪漪裏。聽着那悠然的間歇的槳聲，誰能不被引入他的美夢去呢？只愁夢太多了，這些大小船兒如何載得起呀？我們這時模模糊糊的談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豔跡，如桃花扇及板橋雜記裏所載的。我們真神往了。我們彷彿親見那時華燈映水，畫舫凌波的光景了。於是我們的船便成了歷史的重載了。我們終於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麗過於他處，而又有奇異的吸引力的，實在是許多歷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陰陰的；看起來厚而不膩。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麼？我們初上船的時候，天色還未斷黑，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我們一面有水闊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紙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燈火明時，陰陰的變爲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着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我們坐在艙前，因了那隆起的頂棚，彷彿總是昂着首向前走着的；於是飄飄然如御風而行的我們，看着那些自在的灣泊着的船，船裏走馬燈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遠了，又像在霧裏看花，儘朦朦朧朧的。這時我們已過了利涉橋。望見東關頭了。沿路聽見斷續的歌聲：有從沿河的妓樓飄來的，有從河上船裏度來的。我們明知那些歌聲，只是些因襲的言詞，從生澀的歌喉裏機械的發出來的；但牠們經了夏夜的微風的吹漾和水波的搖拂，裊娜着到我們耳邊的時候，已經不單是她們的歌聲，而混着微風和河水的密語了。於是我們不得不被牽惹着，震撼着，相與浮沉於這歌聲裏了。從東關頭轉灣，不久就到

大中橋。大中橋共有三個橋拱，都很闊大，儼然是三座門兒；使我們覺得我們的船和船裏的我們，在橋下過去時，真是太無顏色了。橋磚是深褐色，表明牠的歷史的長久；但都完好無缺，令人太息於古昔工程的堅美。橋上兩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間應該有街路吧。這些房子都破舊了，多年煙薰的跡，遮沒了當年的美麗。我想像秦淮河的極盛時，在這樣宏闊的橋上，特地蓋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麗麗的；晚間必然是燈火通明的。現在却只賸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橋上造着房子，畢竟使我們多少可以想見往日的繁華；這也慰情聊勝無了。過了大中橋，便到了燈月交輝，歌聲徹夜的秦淮河；這才是秦淮河的眞面目哩。

大中橋外，頓然空闊，和橋內兩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異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襯着藍蔚的天。頗像荒江野渡光景；那邊呢，鬱叢叢的，陰森森的，又似乎藏着無邊的黑暗：令人幾乎不信那是繁華的秦淮河了。但

是河中眩暈着的燈光，縱橫着的畫舫，悠揚着的笛韻，夾着那吱吱的胡琴聲，終於使我們認識綠如茵陳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覺夜來的獨遲些；從清清的水影裏，我們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橋外，本來還有一座復成橋，是船夫口中的我們的遊蹤盡處，或也是秦淮河繁華的盡處了。我的腳曾踏過復成橋的脊，在十三四歲的時候。但是兩次遊秦淮河，卻都不曾見着復成橋的面；明知總在前途的，卻常覺得有些虛無縹渺似的。我想，不見倒也好。這時正是盛夏。我們下船後，藉着新生的晚涼和河上的微風，暑氣已漸漸銷散；到了此地，豁然開朗，身子頓然輕了——習習的清風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這便又感到一縷新涼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沒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熱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卻儘是這樣冷地綠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聲的擾擾，總像隔着一層薄薄的綠紗面罩似的；牠儘是這樣靜靜的，冷冷的綠着。我們出了大中橋，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

將船擡到一旁，停了槳由牠宕着。他以為那裏正是繁華的極點，再過去就是荒涼了。所以讓我們多多賞鑑一會兒，他自己卻靜靜的蹲着。他是看慣這光景的了。大約只是一個無可無不可。這無可無不可，無論是升的沉的，總之，都比我們高了。

那時河裏熱鬧極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來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邊，我們的船自然也夾在其中，因為這邊略略的擠，便覺那邊十分的疏了。在每一隻船從那邊過去時，我們能畫出牠的輕輕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們的心上；這顯着是空，且顯着是靜了。那時處處都是歌聲和淒厲的胡琴聲，圓潤的喉嚨，確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澀的，尖脆的調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覺，也正可快我們的意，況且多少隔開些兒聽着，因為想像與渴慕的做美，總覺更有滋味，無競發的喧囂，抑揚的不齊，遠近的雜沓，和樂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諧音，也使我们無所適從，如隨着大風而走。這

實在因爲我們的心枯澀久了，變爲脆弱；故偶然潤澤一下，便瘋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確也膩人。卽如船裏的人面，無論是和我們一堆兒泊着的，無論是從我們眼前過去的，總是糝糝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張圓了眼睛，揩淨了眵垢，也是枉然。這真穀人想呢。在我們停泊的地方，燈光原是紛然的；不過這些燈光都是黃而有暈的。黃已經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暈，便更不成了。燈愈多，暈愈甚；在繁星般的黃的交錯裏，秦淮河彷彿籠上了一團光霧。光芒與霧氣騰騰的暈着，什麼都祇賸了輪廓了；所以人面的詳細的曲線，便消失於我們的眼底了，但燈光究竟奪不了那邊的月色；燈光是渾的，月色是清的。在渾沌的燈光裏，滲入一派清輝，卻真是奇跡！那晚月兒已瘦削了兩三分。她晚粧才罷，盈盈的上了柳梢頭，天是藍的可愛，彷彿一汪水似的；月兒便更出落的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兩株的垂楊樹，淡淡的影子，在水裏搖曳着。牠們那柔細的枝條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軟嫩的臂膊，交互的纏着；挽着，又

像是月兒披着的髮。而月兒偶然也從牠們的交叉處偷偷窺看我們，似有怕羞的樣子。岸上另有幾株不知名的老樹，光光的立着；在月光裏照起來，卻又儼然是精神矍鑠的老人，遠處——快到天際線了，才有一兩片白雲，亮得現出異彩，像美麗的貝殼一般，白雲下便是黑黑的一帶輪廓；是一條隨意畫的不規則的曲線。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風味大異了。但燈與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纏綿的月，燈射着渺渺的靈輝；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們了。

〔發問〕

自那句起，到那一句止，是在說船？又到了那裡才是秦淮河？

船有什麼形態，

去秦淮河的途中所見何事？

大中橋外的自然景色怎樣？

大中橋外的人爲景色怎樣？

月的色相又如何？

試就以上這五個問題接着層次，各造成一個小表，再聯爲一個大表，則自然能看出繁雜的記敘文之排次法，（以作者的觀察次序爲次序）也自然理會，寫得雖瑣碎，然爲什麼不使人讀之生厭？

〔語感〕

領略 情韻 柔膩之感 明漪 憧憬 荏苒 一縷

作文法大綱（一）文章與分類

我們有思想願發表，則必須用言語；若更願此言語着遠處的人，或將來的人知道，則必須用文字來代表，照此說來，言語與文字，雖同是發表思想之工具，然有互相不同之特徵，不能完全消除，譬如人在講話時，除了語音之外，還帶着一些姿勢，音韻之長短抑揚等等，以補助言語之表情不足處，至於在文字內則此種附帶的補助，是不克享受得了，所以若願把思想完整的用文字發表

出來，那就非下一番硬工夫不可，那末文法，修辭學，作文法都不可不研究了。

通常爲研究作文法便利起見，把文章分成了若干類，然後按類去學，才易於成功，在古人之習作文，或研究文章，似乎不甚重視文章之類別，只有清時姚鼐才將文章很明白地，也很精密地分爲十三類，曾國藩則又易而分爲十類，在今人則文章分類之風尙矣；惟見解過於分歧，不能統一，徒使初學者多所紛擾而已，茲就教育部之指定，把文章分爲四類：（一）記敘文，（二）抒情文，（三）說明文，（四）議論文，這種分類法確是作者的心理的共鳴：因爲同是一個對象，若是作者的意思或觀察法改變了，則文類也必要改變一下，今取一小例子，以明其義：

梅花是我國文人學士愛玩賞的一種木本花；牠結的子可以吃，也可以製醬，（說明文）在我的窗
前今年的初春少青給我手植了兩株嫩的梅樹：以作臨別的紀念品，少青走後不到一月，梅的一株

便張開兩片笑也似的臉給我看，這個笑，強有力的笑，鑽入我心深處。（記敘文）笑，梅花的笑，是少青的厚誼的代表吧！我盡情領受這內中的甘香；花，梅樹的花，是少青前途光明的象徵吧！我全心熱烈的恭賀牠，（抒情文）老實說：愛梅本不是我的根性；祇以至友的栽植，給梅樹加了一種特殊表誌，才教我愛之至盈。（議論文）

就上面的一個小例看來，各類的界線是很清晰的，茲將各文類的解釋條陳於次：

記敘文：是將人和物的狀態，性質，以及動作之變化，事實之轉移，用文字記述出來，就叫作記敘文。

抒情文：是作者的喜怒哀懼愛惡欲等情緒之記述。

說明文：是解說事物之色相，闡明事理之內蘊，以便使人對於該事物事理有明確的認識。

議論文：是發揮自己的主張，批評他人之意見，駁斥異己的理論；目的是教人承認自己的判決。

注意：整篇文章前標題着記敘文，抒情文等字眼，並非謂該文內無其他類的文詞混入；不過是說該文章的中心分子用某種文詞寫成的罷了，那末任何一篇文章內，却以兼收並用爲能事，甘脆點說：文章是由各節不同類的文詞湊合而成，那末學者應加心分辨各文章的每節之類別，並其混合法。試將前一課中之各節之類屬指明之！

玄武湖的黃昏

一 風

夕陽已經挂上在古城的一角，雨後的晚夏帶來了初秋的涼爽，眼前這黃昏的新裝，一洗心頭的燥煩，貪戀着自然的景色的欣賞，從心底兜起一股莫名的喜悅，安閑地慢步着，走出了古城；回顧，那古城雄偉的建築，應是一位斯巴達的武士，顯露出無限的英姿。

從那十數株交抱的垂楊下走過，借那西邊射過來的陽光照見地下自己的影子與自己的身體成了個傾斜角，時間不容許我在這交合成蔭的古楊下多留戀，固然在過去一度來遊時這古楊就在我記憶中留下無限的愛好與仰慕。

紅花綠葉的荷田十頃百頃千頃無量頃浪頭似地翻到我眼底來，放眼四望，禁不住自己的嘴脣醉了似的笑的展開了。踱到一處較高點的斜坡上立定，一絲微風都沒有，一切都是靜的，靜到只聽到自己的兩肺的呼吸，我想，連這一點呼吸的音息都屏去了吧，讓我能夠盡情地來享受這大自然的給與。

「葡萄，要買葡萄麼？」一個如同葡萄一般苦澁的聲音突破了沉寂，回望，正目值着一對宛若葡萄一般大的瞳子，晦暗，沒有葡萄那麼鮮活。可是他手提着的那一筐鮮果，却勾引了我的貪饞，隨手摘下一粒送到口裏，竟是那麼的甘美！尤其是從手裏剝送到舌尖的一剎那，鼻子就嗅到一股輕微的而是很熟悉的氣息，是異常的清香甜美，是什麼呢？從記憶中找尋，回想到很遠的過去。呵

！是故鄉的龍眼與鮮荔枝呢！

「要買麼？先生！便宜的很，只兩角一斤。」不忍多耽擱這做小經營的孩子
的寶貴時間，僅讓自己重溫過去的夢。幾分鐘的交易，于是我手裏多了一串葡
萄，邊走邊剝食着，愈咀嚼愈使我回味到故鄉的龍眼和荔枝來，然而，我不能
看到更遠的地方去！

走向右邊的一條柳堤，迎面來了一個兜攬生意的船夫，隨着他手指的地方
一望，果然有兩隻遊艇停泊在淺淺的一灣水上。再望開去，仍舊只有這麼一
灣淺淺的水，這不由得我臉上露出遲疑的顏色。與他說遲疑，如不就是惋惜。
船夫顯然知道是沒望了，而仍作最後的一聲要求：

「那裏還有水呢！」他手指着我望不到的一塊荷田說：「我可以從這沼池裏
撐你過去，在那裏隨便的就可以採一些蓮藕！……」

這真不啻是個甜密的幻夢！我安閑地坐在一隻游艇上，任船夫慢慢地搖着

漿，一幕幕圖畫似的景色從眼底收來，自己更做了這一幅畫中必不可少的一筆點綴。並且，有得新長出的菱藕讓我任情地摘來剝食。該是多麼的美妙呢，這情景！

我不願多看那船夫一眼，從他那沮喪的面顏也不難想像到自己的失望的臉色。

這時另有一些遊人走過，船夫也就轉變方向去兜搭別的生計。我立在僅有一泓水的橋口，俯視着水裡擠得過剩的魚在翻跳着，而隨着魚的翻跳引起了一點點的銀色的浪花來。

忘了自己呆了多少時候，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已吃完了手提的一串葡萄，許是兩腳立的有點發酸。於是，我預備移動下自己，當我回轉身的時候，我看見那個船夫仍然坐在一株柳根下呆望着那一泓水發楞。我想要避開他的目光，終於遇合着了，彼此不禁在牙縫裏透出一絲苦笑。心境沉悶得很。我重重的吐一口氣

，想要逃出情感的壓迫。回到十字路上，仍舊沿着柳堤走，走完了狹長的柳堤，向左，爬了一個土墩，有點累而且渴，看見有賣茶的，找據了個棹子坐下。要了盆嫩藕來細細地嚼着。

寂寞呵！像是一個幽靈出現揭破了我心底的苦悶。我想曬出聲來，回顧四望下，沉默佔據了一切。要甦活的心也就陰暗下來了。

這並不是一個清朗的天，早上而且下了點雨的，夕陽無力地投出一道淡黃的光，偶一地從雲縫裏張望一下，是那麼的懶散，遊人稀鬆得很，也有幾個在喝茶的，看來不見得有多大的興緻。可是無知的荷花却展開了笑靨，舒吐出一股股清香，雖說缺少清水的供養，一點也不顯出憔悴的顏色來，這沼池該有多少頃畝呢？問過賣茶的人，回答却是不知道。

偶然他記起古詩採蓮歌！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這首歌只在傳神出採蓮的女孩子們內心鬆快的情調。對着這廣大的蓮田，那裏有如同蓮花一般玉潔的人來完成這一幅天然畫圖的最後一筆呢？

藝術的價值在於真，善，美，然而至真至善至美的藝術作品在人間可有幾？尤其是，對於自然的賜給，是不該有太過的苛求吧？作如是想，自己更其只有默然。

離開了茶座，想道該是回去的時候吧？踏過了草坪就是出口，真的就回去了麼？我遲疑了，腳步更其放鬆了下來。從那一條狹徑望過去，翠綠的是一排竹林，於是沿着竹林走，這裡又是一個新的境界。一些不知名的樹木，樹上更有一些不知名的果子，是些什麼果子呢，我好奇地望着，很想摘一個下來嚐嚐，剛從樹上摘下來的才新鮮呢！

「花紅要麼？」

沒有想到在我身傍不遠站着一個人，不禁吃了一驚，他看見我沒有則聲。便扞了一個竹梯來，我知道他是要上樹去摘了，於是點點頭，他連着葉子摘下一枝來，上面有四個果子。我接過，新奇地把玩着，我不甚嗜食花紅，我嫌它的酸澁的味太單調，於是停止了他再去摘，便給了他幾個銅子。他告訴我本園的果子很多，可是都包給一些果販子，他也是承販之一，除了花紅之外還有柿子呢。我隨着他手指的地方望過去，柿子還是青青的。

拿了一枝花紅。就感到有點累贅，兩手不能閑散地讓自己蕩步了。回去吧，我下了最後的決定。雖然，還有點戀戀。

走出了竹林，走出了果園，回到來的路上，左右四望，朵朵紅的花，都含着笑，微微地。迎面立着一位武士，昂然地顯出無上的幸福與驕傲。

天色更暗了下來，蒼茫中回望，景色愈其模糊。

〔發問〕

這是在黃昏時，於玄武湖畔所見到的一些零星碎事的記述。

試指明作者換過幾次住足觀望的地點？又在每一個地點見過些什麼？

篇中有無什麼作者的感想參雜着？

〔語感〕

欣賞 兜起——兜攪——兜搭 斯巴達的武士 貪戀——留戀 苦澁

沉寂——寂寞 剎那 遲疑 苦笑 無上的幸福 蒼茫中

修辭學 復習比喻句

試由本課中找尋一些比喻句，並自行造幾個比喻句！

〔注意〕

比喻句的美化法，是每以無體質的東西，當作有體質看，無意義的動作，當作有意義看。

例如：夕陽無力地投出一道淡黃的光。

荷花却展開了笑靨，舒吐出一股清香。

山陰道上

徐蔚南

一條修長的石路，右面盡是田畝，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隔河是個村莊

，村莊的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原來就是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山陰道，誠然，「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我們在路上行時，望了東又望西，苦了一雙眼睛，道上很少的行人，有時除了農夫自城中歸來，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我們正愛那清冷，一月裏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道上有兩個路亭，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路亭底兩壁牆上，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令人看了發笑。我們穿過路亭，再往前走，走到一座石橋邊纔停步，不再往前走了，我們去坐在橋欄上，瞭望四週的野景。

橋下的河水，尤清潔可鑑，它那喃喃的流動聲，似在低訴那宇宙的永久秘密。

下午，一片斜暉，映照河面，有如將河水鍍了一層黃金，一群白鴨聚成三角形，最魁梧的一頭做嚮導，最後的是一排瘦瘠的，在那鍍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向前游去，河水被鴨子分成二路，無數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展開，

展開，展到河邊的石子上，展到河邊的泥裏……我們在橋欄上，這樣注視着河水的流動，心中便充滿了一種喜悅。但是這種喜悅只有唇上的微笑，輕勻的呼吸，和和善的目光能表現得出。我還記得那一天，當時我和他兩人看這幅天然的妙畫，我們倆默然相視了一會，似乎我們的心靈已在一起，已互相了解，我們底友誼已無須用言語解釋，——更何必用言語來解釋呢？

遠地裏的山岡，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的雲霧罩着了，巍然接連着站在四週，青青地閃出一種很散慢的薄光來。山腰裏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橋左旁的山底形式又自不同，獨立在那邊，黃色裏泛出青綠來，不過山上沒有一株樹木，似乎太單調了；山麓下却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藪。

離橋頭右端三四丈處，也有一座小山，只有三四丈高，山巔上縱橫都有四五丈，方方的有如一個露天的戲臺，上面鋪着短短的碧草，我們每登上了這山頂，便如到了自由國土一般，將鎮日幽閉在胸間的遊戲性質，盡情發洩出來。

我們毫沒有一點害羞，毫沒有一點畏懼，我們盡我們底力量，唱起歌來，做起戲來，我們大笑，我們高叫。啊！多麼活潑，多麼快樂，幾日來積聚的煩悶完全消盡了。玩得疲乏了，我們便在地上坐下來，臥下來，觀看青空裏的白雲。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地如棉花，一捲一捲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這邊：萬千狀態，無奇不有，這一幅最神秘最美麗最複雜的畫片，只有睜開我們底心靈的眼睛來，才能看出其間的意義和幽妙。

太陽落山了，它的分外紅的強光，從樹稍頭噴射出來，將白雲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它漸漸向山後落下，忽而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裏。這是它底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澹了，雲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這紅球原來是太陽底影子。

蒼茫暮色裏，有幾點星火在那邊閃動，這是城中電燈放光了，我們不得不

忽忽回去。

〔發問〕

試把這一篇文章，比較於「獎聲燈影裡的秦淮河」，細加審量：此兩篇是不是均為細膩的描寫，而使人讀之，不致生厭呢？但在作比較之前，必得把山陰道上的景物，表格式地寫出一個輪廓，才能比較正確。

讀過這兩篇文章之後，讀者對於精神的模仿作文，有無心得？

〔語感〕

背景 嚮導 心靈 神秘 暗澹

作文法大綱 復習文章與分類

試在本課中之各節下，標誌以「記叙，抒情」等字樣，用以辨別文類。

潯淪途中（節錄）

任儂

太陽快要升起了，

晨霧也快要散開了，

弟兄；我們去吧！

去到烏烟瘴氣的巴國，

這是一天最美麗的時候。

遙空裡有一朵羞紅臉的雲，

帽子似的罩着那座廬山，

城腳底那無語如鏡的湖中，

正在漾着戀夢似的倒影。

穿過那座蒼蒼的廬山，

走完這條荒涼的馬路，

弟兄，我們去吧！

去到那赤氣漫漫的四川，
這是一天最美麗的時候。

山這邊晨光晒上，

山那邊還是陰黑，

山這邊晨光正燒紅了山巔，
山那邊陰影黑髮似的漫延。

連縣的山盡是連縣，
可以望個無穹的遠，
晨光的火分外粉紅，
可以暖暖青春的夢。

去了的青春似萎地的花瓣，
拾不起更穿不成的一頂花冠，
且暖一暖最後的昨宵之夢，
趁着這晨光的火分外粉紅。

晨光正照着山巔，

聽着號聲與「一，二，三！」

弟兄，現在我們去吧！

這是一天中最美麗的時候。

〔發問〕

這是短短的一篇抒情文；但是在說悲哀呢？還是在說興奮呢？

〔語感〕

烏烟瘴氣 赤氛漫漫 漫漣 連綿

修辭學 (二) 映襯

映襯法是用一個相反的事物，同主句并在一起說出，教它們互相反映，而更顯得生色動人，譬如：紅花與綠葉放在一起，則紅花更顯其紅，綠葉更顯其綠，故若愿增大主句所言之美，則可在其前或後，列一句更醜的東西的形容句作背景，無形中就能教讀者覺得主句所言者之更美了。但是這種句子的修飾，多少據有心理作用；人心之不同，亦如其面然；所以作者每以爲某一句爲最好之映襯句子，然未必能獲最好的效果，就是教讀者亦起同情。

例如

山這邊晨光晒上，

山那邊還是陰黑，

山這邊晨光正燒紅了山巔，

山那邊陰影黑髮似的漫延。

以上是兩個互相反映的例子，由於一邊之光明，更顯出另一邊的黑暗之黑暗。

去到烏烟瘴氣的巴國，

這是一天最美麗的時候。

由以上一例，可以更顯出青天白日的政治可愛，更顯出烏烟瘴氣之赤化可惡。

潮歌

左顧汪洋，右顧迷茫。

俞平伯

平鋪着的爛黃，

是海？是江？

雲——他真閒啊！

上下這隄塘，

浮着人哄哄的響。

水——他真悄啊！

視野分際，疏朗朗的帆檣。

天粘水，江接海底縫兒——

除掉些寥曠，

橫撐着大小的尖，青山一桁。

那邊——什麼？

迷迷地人人心頭想。

我們底我，

直問那泱泱蒼蒼的處去望。

來了！都靜下了。

似粉的絲絡，

在太陽眩耀底下——

橫劃這塗遍靛的山坳。

是一線銀呀？

一抹雲呀？

還是一匹鍊呀？

我對着——眼睜睜地，

什麼是像他？

誰都想着哩，

洶湧在這一霎間；

當了面的你，

幾十分的俄延。

雖俄延——不住的動和變。

山腰的，如今水邊。

一條灰銀帶兒，分分明明，
拖在精銅漾也漾似的鏡面。

魚在濤前；

人在岸邊。

近了，更高了，

轟轟的響更暴了。

百沸的潮頭，

帶那些疊翻翻的浪，

斗然——晝如一線，

倒捲着這隄下。

人只是狂喊着；

水只是怒吼着。

喊聲靜了。

怒聲也遠了；

向着錢塘，

向着富春。

從那東方的老家。

前面是平着的水？

是露着的沙？

平的將被陂了；

露的將被淹了。

你還二十四時來這兩遭。

在比斯開灣，

在薩丁尼島；

漫天的濕雲，

千堆雪的浪頭，

怕擔當不得人們底驚賞。

只變啊，動啊，比照啊，

更深契合在默契者人底心上。

能滌蕩，是可羨的；

肯奔波，是可佩的：

會變動，豈不是可愛的？

對這常來往的客人，

留十二分的好意。

助他勇怒，

我們跳着唱潮底歌。

喜他長久，

我們笑着唱潮底歌。

〔發問〕 爲形容海潮的狀態，擬出一些什麼想像？試分別誌出！

〔語感〕 迷茫 問 一抹 洶湧 斗然 可羨 可佩

作文法大綱 (二) 題目與文材 搜集文材

依文章之理論，先當有文材(思想)；把文材寫出來，便成了文章；然後用

簡單的幾個字，來標誌這篇文，就叫作題目，成手的著作家，大多數先寫就一篇文章，然後才給命名，命名的法子，或用篇首第一句，或用篇末的一句，或用篇中特別注意的一句，或用包孕全文內容的幾個字，以作題目，總之一篇文章的題目，如人之名字一樣，絕不是光憑空擬下一個名字，然後就四處去找人，把這個名字送與被找着的人，話雖如此說，到底爲初學者還是先命題後作文，比較來得更合式（惟按照學生的程度，也可以來一下自由命題的辦法）。

人的思想既是文章的原素，所以不拘什麼寫得出的思想，都是文材，然而初學者學問不博，閱歷不深，觀察不細詳，推理不精密；且對於文章之真義不甚了解；所以自動地作文，常感到文材之缺乏，寡少，於是教師之命題大見功用了。題目有推着學生向某條線索作思想的能力，也有幫助學生聯想起許多已知而不注意的思想之能力，如此則可引導學生，漸漸地練習成先作文，後命題的程度。

那末學者在習作文時須照定題目，（包孕全文內容的，）竭力地搜找文材；找着一種，便用幾個字簡單的寫出：如此要找到山窮水盡時才止，換句話說：找得的材料，愈多愈好，將來成就的文章，越容易成一篇內容豐富的文章，有時若在竭力搜找後，仍無所獲，則可取書來參閱，或由教師口授一些材料；但是這種辦法越避免越好。

今設有「西湖」一題，以示搜集文材之法：

第一步：先要尋遊西湖的幾個階段：（一）去西湖，（二）看西湖，（三）留戀西湖。

第二步：把每一階段內所有的瑣碎事件，寫在各項階段下。

茲爲清醒眉目計，列表於次：

（一）去西湖

1 由上海坐火車到杭州城車站，再步行三四里便到，

2 本愿坐人力車，只因太近，就沒有坐它，

- 3 步行約三十分鐘就到了，
- 4 帶着很大的興趣走去，並不覺疲倦，

(二)看西湖

- 1 游船往來如織，
- 2 水很清可見游魚，
- 3 別墅林立，祠堂相望，
- 4 蘇隄橫臥湖面，

(三)留戀西湖

- 1 此間有山有水，耐人玩味，
- 2 古人之遺跡很多，所以易於想慕古人之遺風，
- 3 住了三天，覺得時間太短促了，
- 4 未知何時再能一遊？

讀者若依樣想下去必有更多的文材被尋獲着；所以試一試吧！把尋獲的文材也一條條寫在各階段之下。

掙扎

李曼青

迷惘地，我的全身體彷彿已給一張柔柔軟軟的網縛着——緊貼貼的縛着。這張網，是看不見的，不知道是用什麼東西做的，是草繩？是鐵絲？是……？是什麼的什麼？

總之，我知道牠是一張網，而我已給牠網着了！

我想：我怎樣合給牠網着呢？

我想：我怎樣會走入網裏呢？

然而，我似乎有些昏昏然，我已記不得是網縛着我，還是自己走入網內。我按摸着這無形的網，我便覺得徬徨！

我想逃走，我想掙扎；但是這張網是很結實的。

於是，我越加竭力的掙扎，我心裏却漸漸地恐慌，我是完全絕望了！掙

扎——掙扎！

失望——失望！

我將要閉了眼睜靜候那死神的降臨！然而——

我將要虛心地任由自己的靈魂脫離了軀殼！然而——

我將以全身的熱血冲破這無形的困縛！然而——

我抖顫着，我已流着失望的淚珠！

那譁笑的魔鬼，似乎已站在我底身旁！

十七，四，二十三於荔枝灣

林中

懷着了滿心志忑輕輕地踱入這地上積滿了落葉的林中，我的步履是異常的細碎；然而那枯黃的樹葉，發出莎莎的音波，依然震動我的心，令我抖顫地畏懼！

天啊！一切對我都似乎藐視，一切對我都似乎冷笑，我知道——牠們是藐視我人格的卑污，牠們是冷笑我內心的淫邪！

哦哦，我懷念着什麼呢，什麼值得如此竭力的追求，我似乎遠遠地望見那小丘之上，有聖母向我招手。

——我祇得踱過這零落的叢林；

——我不願傾聽那秋蟬的哀音！

我想登臨那邊的山崗，但山崗上究竟沒有什麼的追來。幻想的聖母已是隱滅了！

我低吟着勃萊克的詩句，那淒清的吟聲，不覺又觸動我久已負創的心緒，冥憶那逝去的光陰，

我厭倦這繞着秋色的林中，但是——我却仍然在這裏徘徊，我仰望枒槎的枯枝，想到自己將來的衰老！啊啊！我將怎樣的消遣目前的生涯？我將怎樣地挽

留自己的青春！

我在林中徘徊，我早已萬念皆灰！我不希望燦爛的明光，更不希望生命的泉流，倘使我還生存在世呀，

就任着我的生活無聊！

倘是我已脫離塵世呀，

就任着我的遺骸躺在枯草。

十七，五，十三，初稿

〔發問〕

這兩篇小品文章描寫什麼情緒？

是否象徵着走入迷途之悲哀？

〔語感〕

徬徨 ~~~~~ 恐慌 ~~~~~ 絕望 ~~~~~ 失望
死神 軀殼

志忑 人格 追求 青春

修辭學 復習映襯

試由已讀過的諸課中，尋一些映襯句，而細加玩味，

初夏的庭院

徐蔚南

這幾日，天氣怪不好，陰雨已三天了，到今朝還沒有放晴。早上無聲無息地地下了一場細雨，大約不過二十分鐘就停止的；但是過了一小時許，瓦楞上滴瀝瀝地響，原來又是一陣急雨來了。這樣時小時大的雨若斷若續地落到晚上，夜間恐怕仍是如此吧。

我們在公司裏走不出去，簡直如小鳥一般被關在籠子裏了，心上雖然並沒有什麼憂慮，但總覺得悶悶地很是無聊。本來使人乏味的帳簿上的買客，日期，數目一類的統計，現在尤其令人疲倦。

但是今天離端午祇有十六天，我們不得不努力算清帳目。

幸而在事務室裏，我坐的一個位置恰巧在窗邊，我打了一會兒算盤之後，可以任意向窗外望望。

窗外有兩株梧桐。三星期前，樹上的葉子是還沒有銀元大的疏疏朗朗的幾許紅葉，如今已是密叢叢一樹肥上的綠葉了；玻璃窗上也映出一層暗綠色來。梧桐兩旁各有一行冬青樹，感謝園丁貪懶沒有來修剪，已長得很高了；深綠色的葉子經了幾番冷雨洗濯，更顯出翡翠一般鮮豔的色彩來。梧桐底對面，有五六株南天竹，瘦弱的枝幹負着瘦弱的綠葉，很伶仃地在顫動。天竹底旁邊還有一棵枇杷樹，這樹却很壯麗的，葉肥枝硬，傲然站立在那邊，雖然沒有梧桐那樣的巨大，但頗有睥睨一切的氣概。在這小小的園子裏，除了樹木，本還種着幾株玫瑰，不過玫瑰花久已開過了，如今只隨得着幾個花萼帶着枝顛顛的花鬚罷了，從前落在泥上的一層鮮紅的花瓣都爛在泥裏了。沿着院子中間的荷花缸四週，倒還有幾株雜草生着菜花一般的小黃花。雨止時，有二三小粉蝶時時在這幾

朵黃花上來回飛舞。麻雀也時時飛到花邊來啄取什麼似地跳來跳去，有時跳到冬青樹下，隱藏過了身體，然後吱喳吱喳地叫。

荷花缸裏除了銅錢大的浮萍外，新近長出了三張嫩綠的荷葉。葉上有兩顆混圓的光亮的雨珠在滾動，有如女孩子底一雙眼睛一般活潑。小雨點落到缸中的水面打出無數的圓渦，雨止了，水面又平靜了。

我這樣仔仔細細地觀察了一會兒院子裏的景物，便又回頭去二百五十加三千四百地撥動算盤珠。算了一會又疲乏了，再去望望那個院子。如此，一刻兒向窗外眺望，一刻兒打算盤，那一厚本的出納簿居然被我一點不錯地弄清楚

了。

〔發問〕

讀罷這篇文章，爲什麼覺得怪冷靜呢？
作者的無聊情緒流露了沒有？

〔語感〕

無聲無息 統計 疏朗 活潑

作文法大綱 復習

(一)已讀過的諸課之命題法屬於那一類！

(二)試把本課解剖一下，以視其文材之收羅，(接表添寫)。

滬漢途中雜記

節錄四川之行

葛綏成

黃浦江旁，燈光燦爛，明月當空，倒映成影，船頭眺望夜景，優美非常，心境也隨之愉快；上午一時半，鑼聲一響，即解纜離埠，徐徐下航，未幾過吳淞，轉向西北入長江，我因艙內前面是火爐，下是機器房，溫度達攝氏九十八度，悶熱不能安睡。雖到兩點鐘猶躑躅於二層樓運動場旁，或憑欄看濁流滔滔東去，或傾耳聽輪聲輾轉不停，置身於雄偉境中，聊解暑氣。因連日奔波，精神頗倦，遂於四時返艙，勉強就寢，但終不能睡熟，五日晨六時半起牀，盥洗後，納年會費及雜費。舉目一看，南有福山，北有狼山，夾山對峙，風帆片片

，原來已到了南通，也就是所謂沿江第一要衝。下午三時到江陰。江幅突形狹，只有一漚，沿岸有第二要塞之「江陰砲臺」船向天星橋前駛，金焦二山，兀立江中，這便是長江第三門戶，自鎮江以往，直向西駛，六日七點鐘到南京。泊石炭港中興碼頭，以待南京社友上船，又因船中添煤，停留很久，我便和覃孫二君，登岸乘汽車到下關一遊，旋至城內外交部訪友，三時返船。在船中和友人談談南京的建設。五時半西駛，遙看漢陽門外的大無線電臺，高聳雲霄，這要算是世界第三大電臺，再轉向西南行，到安徽境界內，水路漸窄，兩旁蘆葦叢生，臨風飛舞，小鳥來往，鳴聲啾啾唧唧，宛如送我驪歌。下午四點經蕪湖到安慶。安慶東西南三面瀕江，北負丘陵，有塔高聳。再前約五十餘漚，江中有小孤山，附近兩岸，奇峯重疊，壁立千仞，江流浩淼，白浪掀天，所以俗有安慶門之稱。到七時民貴輪請社員西餐，以表歡迎。八日上午三時半傍九江江中，因通電報於漢口，到六時始開，下午四時到大冶鐵廠碼頭，登岸參觀塔

鐵爐，造冰廠等，廠內辦事人招待殷勤，並爲詳述事業成敗經過情形，余携得鐵砂數塊以歸。九日六時到漢口，泊一區二碼頭美最時固船處，繼乘建設廳小輪到武昌，參觀武漢大學，當時波濤如倒山捲嶺而來，勢極危險，橫渡約四十分鐘，纔到了武昌江邊，屆時武大已預備有三大汽車來迎我們前去，武大在路珈山下，占地二千餘畝，依山建築，頗爲偉大。我等參觀圖書館，博物館，公共食堂，學生宿舍，游泳池及土木工程科實習工廠各部。設備皆甚完美，繼回至江邊，遊黃鶴樓舊址，這裏已建有中西參半的高樓，牆壁上書有：「仰天但使心無愧，處世何須人盡知，」一爽氣西來，雲霧掃開天地憾，大江東去，波濤洗淨古今愁，」等對聯，舉目北望，蛇山山麓的晴川閣和漢陽鐵廠，歷歷在目。旋即乘小輪渡江到漢口，匆匆遊覽市街，即返船上，從北平天津來的社員，均於此處集合，再同西去。

地勢漸西漸高，氣候也漸西漸熱。我自經南京後即將房燼調入官艙，但官

艙已告人滿，劉潤生經理，便將他自己的經理室，讓給我住，真令我感激無既，十日早餐畢，我憑欄看江景，憶王勃「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句，確是形容的當。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到沙市，商務繁盛，有小漢口之稱。夜十點到宜昌。並開同樂會於船上，有收音機，有歌曲，有劍舞，有笑話，在寂寞途中，得了不少興趣。

〔發問〕

試把本篇中的那幾句挖去，便成了一篇純粹的記敘文？

〔語感〕

解纜

濁流滔滔

風帆片片

要衝

臨風飛舞

驢歌

白浪掀天

修辭學 (二) 升級

講話作文時，把許多的類似的句子放在一齊，而最吃緊的話放在最後，不吃緊的放在前面，此種說話法，作文法頗能引起聽者，讀者之注意，且語氣亦自流暢，今列「上海之將來」一文於後，學者當自找何者爲升級句子。

上海是地獄上面的天堂，那末無疑地，將來的上海便是天堂上面的天堂，那時候全上海已進化到瞧不見一個乞丐，瞧不見一個貧民，滿街盡是名流，聞人，大亨，紳士，慈善家，租界才子，以及洋大人，和洋太太等……………(節)

馬路上劃滿了蛛網式的汽車線，惟工部局爲便利勞動份子起見，另闢地底行人道，以免人車衝突。黃包車，馬車，腳踏車，電車，全遭淘汰，行人代步，限乘汽車，並有公共飛機，交通非常便利。……………(節)

各大公司整年掛着忍痛大犧牲，足尺加丈的廉價旗幟，棺材店且有買一送一的豪舉，惟大餅店因生意興隆，每塊大餅竟漲價到大洋三分六厘，各學校大門口一律懸彩色佈景，裝年紅燈，舉行春秋二季大減價，惟裏面的教員往往比學生多，而學生又比書本多，(節)遊藝方面，除電影院外，另有京戲場，馬戲場，回力球場，跑馬場，跑狗場，跑貓場……………(節)

雪天出房陵

節錄

青侶

我們在某一個地方蟄居得久了，偶爾有機會能到另一個地方去跑跑，不但

生活得到了一種變化，就是心靈確實也有一種奔放豪偉之概。一九三三年秋季，我到鄂北房縣去跑了一趟，七八百里平原之後，接着是四五天山路的跋涉，當篇時很感到一種快慰，那種萬山盤鬱的氣象，實能叫人心搖目眩，曾寫了一篇記事，略狀山川的形勝告訴朋友；但是最足紀念的，還是後來轉來的時候，在路上突然遇着了大雪，不得不踏着雪路的滑走顛蹶，那種情形，真個叫人哭笑不得，又驚又喜。俗云：「千里房縣」，可是四境差不多全是山嶺阻塞，沒有點平地。我所走的是東路，由縣城到穀城邊界，將近三百里，除了出城的十里算是平路外，其餘的便都是山路了。在這一條路上，沒有什麼大的村莊，三兩人家，點綴在山腰，山頂或深谷中，相隔每在十幾里之遠，顯得格外深野荒寒，而行路的人也就寥落無幾。在這個全中國都不大太平的時代，這些險阻僻野之區，那些伏在叢莽之中的好漢的勾當，不消說是時常有發生的，不過失掉些財帛；不幸的，便會有傷身喪命的危險，因此行路的人也就有了戒心。在我動

身的那一天，天氣頗有點陰黯，我的心裏自然多少有些不放心的地方。但是我的行李簡單，兩條腿又還能聽命，用不着坐筊子，而且，即使遇着了綠林豪傑，那也只好把自己腰包裏的幾十元奉送了事，得失之懷既去，心裏就自然安閑；而且山路一程一程地越走越深，越走就越幽奇，每到危峯深谷之際，人類的野性便在心裏跳躍起來，看着那淡然向晚的日色，蒼然一派的森林，和淒厲的風聲穿在樹林中叫囂唳哨，這些大野裏莊嚴悲壯的景象，反而激動了自己的心絃，不由得手舞足蹈地歌唱起來，一切的疲勞顧慮也便都消失了。這樣地，那第一天的第一程，便一氣走了二十五里，才歇一歇，又二十里到梅花山才吃午飯。昏暗的暮色中趕到了青峯落店，這一天便走了九十來里。

青峯不僅是這東路的唯一大鎮，在昔年且是房陵首鎮。這幾年來歷經匪禍，全鎮的房屋差不多全化爲敗瓦頽垣了。但兩頭的寨門樓上殘留下的一「房陵首鎮」四個大字，在晚風殘照中還赫然地耀人眼目，使人在這幾個古老的字跡裏

，還依稀認得出它當年雄壯繁華的面影。全鎮依靠着山勢建築，北首高而南首低，下面有二條小河，隔河的一個大村莊，現在也在同樣的衰敗的命運中，只從那幾幢殘破的巨石建造的偉構中，還略可想見當年富庶的景色；遺址空存，原來寄住的主人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全鎮上現在只不過剩下一二十戶人家；有一大半的人家開飯店，其他商店一家也沒有了，凋殘零落的狀況，真叫人生出今昔之感。這些飯店，差不多家家都打豆腐，釀造的有黃酒，晚餐時幸而又買到了肉和鷄蛋，加上青菜蘿蔔，也就得到醉飽；想起白天路上的小店裏，只有幾個乾饅饅吃，幾碗清豆漿喝，這破落的殘鎮，又算得是這一帶的王國了。

一夜酣然長睡，第二天也便起得特早，在旅途上，尤其在古老的道路上。每日行程宿店，差不多都有一定，錯了行程便找不到宿口，是不由你不睡早起早的，在絕早的微明裏，呼吸了幾口寒風，倒也感到了一種活生生的新鮮氣味，匆匆十里，便趕到了驢蹄店，驢蹄店從前也是大鎮，現在的情況，却同青峯

一樣地是兄和弟。店的地面很高，下面有一條小河映帶，北面有行客叫苦的恨陡坡聳立，粗粗一看，風光倒是頗明媚的，在這一路的店口上是找不到茶吃的，渴了，只有黃酒喝，以酒代茶，是這一地方特殊的風氣。要不然，你只有喝白開水；再不然，喝豆漿也行，黃酒是糯米釀造的，味很醇美。非喝的多不會醉，喝得多也只醺然而已，却無焦渴之苦。這便是它所以能代茶而為居民行客大家所愛飲的緣故吧。凡是老走這條路的客人是沒有不喝黃酒的，而且價錢也極便宜，十個銅子可以買得一大壺，大約總有一斤多，那天早上，我喝了幾大碗，又吃了幾個大饅頭，走起路來，腳頭也就越發有勁了。有名的直上十里的恨陡坡，只一股勁便突破了山頂，以下十五里便直下到榔榆河，到了榔榆河，便又是上坡路，迤邐曲折，二三十里，全走在脊嶺之上，舉頭四望，凡均，房，保，穀，各境的大山，都收羅在眼底；山勢的奔騰，雲氣的聚合，向下望深不見底的奪人魂魄的大谷，一種決潏恢廓瑰璋奇麗的氣象，簡直叫人忘記了行

路的愁苦，這天晚上歇劉家大店，已翻到山的背面了。

〔發問〕

作者所經過的地方，都是受過赤化洗禮的地方，所以每到一村一鎮，必要把前後的概況，比較一下，使人發生一陣今昔之感。

作者怎樣抑住自己的不安的心

本篇記叙，鄉間的風味甚濃，因為什麼有這般現象？

〔語感〕

奔於豪偉

顛蹶

深野荒寒

寥落

戒心

綠林豪傑

心弦醉與醺然

作文法大綱 (三) 整理與排次

搜集齊文材之後，必須要費一番整理之手續：因為那搜來的許許多多的文材，未必盡是實用的，未必盡是切題；且肯有累贅的，重複的混雜於中，然若經過細心整理之後，則其帶有這些毛病的文材，自易鑑別。整理文材之步驟是：

第一步：先細心審察各階段與本文之中心點，是否相關切？各階段彼此是

否連係？有無抵觸？有無重複之病？

第二步：各小節是否環拱各本階段之中心點？與其他各小節相關切麼？有無重複，抵觸之弊？

第三步：各小節之各句子，對於本身之職使，是否盡得到？就是這些句子能否十足地表得出願說的思想麼？（關於句子的表顯力另有講述。）

在進行此三步工作時，若發現了大階段，小節目，以及句子等，有不妥善處，應當隨時更改，莫憚煩勞，萬不可以一字之奇，一語之妙，而不忍割掉，以致全篇文章，大為減色。

在整理文材之後，尚有一件重要工作：便是排次，換句話說，該給各文材找一個適宜的位置，拘實說，這一層工作，在整理文材之後，人人能「神而明之」者也，然有兩種排次法，似乎不得不知：

- (一)以主體作思想之次序爲次序者。
- (二)以事實之變遷之次序爲次序者。

但通常爲寫複雜的事物事理，多用第一法；爲寫簡單的事物事理，則肯用第二法，然無論如何，總當以明白通順爲準則，務使讀者，讀得通，看得懂。今爲學者易於整理或排次起見，特將胡懷琛先生之七個「不」字條件，和七個「必」字條件，照錄於次，學者如能依此準繩作去，自免遺此誤彼之虞：

七個「不」字條件：

- (一) 不要次序紊亂。
- (二) 不要前後詳略不相稱。
- (三) 不要前後衝突。
- (四) 不要前後重複。
- (五) 不要中間脫節。
- (六) 不要前無來應。
- (七) 不要後無去路。

七個「必」字條件：

- (一) 無論篇幅長短，作者的精神必須貫注到全篇。
- (二) 無論篇幅整散，必須使篇中各段能有團結性。

- (三) 在一天或半天能作成的短篇，必須一次作完。
- (四) 長篇不是一次能作完的，必須預定大綱，然後按照大綱去作。
- (五) 疎散的必須變化多，不可老是用一種結構法。
- (六) 整齊的，如分爲平均的幾段，每段的文材必須相類，相稱。
- (七) 必須自己多讀多作，方才可以成功，單是讀了作文法，是不會作得好的。

〔附註〕 這七個「必」字條件內，有些條子與本節所述，不關痛癢，姑全其美，不忍割愛，故并存之。

最不怕轟炸的城市

節錄「歸程憶語」

皆 平

我離開巴黎向東走，第一程便停在任絲，在這裡，我初看到歐洲大戰的遺跡，同時我也窺見了法國人恢復能力的一斑。

任絲在大戰前，原是一個人口近十萬的大城市，但在一九一七炮火最烈的時候，這裏餘下的尚不到兩萬人，後來都被迫地全體移開了。所以在大戰正酣

的時候，這祇是一個「空城」了——倘是將守土的法國兵士除開。到了一九一八，最危險的時候，德國兵離這城，不及兩英里，但終未能打下這個城市。可是這城市內，在停戰的時候，幾於燬成平地了。市內的房屋，未受損害的，據說不及一百座。

然而任絲，如我所看見的，却並不是那樣破爛不甚。我一下車站，最使我欣賞的，便是那當前的一條「林蔭花園大道」，這正如我在城市規劃學書所看到的那一張平面圖，那原是由折去古時城牆改成的，這時似乎絲毫未受大戰的影響。我越過了那條大道，便在對面街上找到一家客棧，面臨着這望不斷的綠葉濃蔭。我一個人在那房間裏，倚着窗子享受那一種自然和平的美景，我幾疑上面一段歷史的紀載，是「荒唐夢境」了。後來，我便沿着這條大道散步，曾到了一條小河，河水將平岸，裏面船隻很多。沿河岸再走不遠，便是鄉下。那時最打動我的鄉思。因為這裏太像我自己家後門口的小河了，特別因為我是從

巴黎來的，鄉野閒趣，越發令人欣羨。

我到任絲已是近黃昏的時候，所以市面祇好等在第二天去觀光。在那一天晚上，我便一面在客棧裏休息，一面溫習我的指南書。知道這裏原是法國香檳酒製造的中心。這裏有許多藏酒地窖，是特別值得看的。也是因爲有那許多地窖，任絲人可以在戰爭中過他們的和平生活。如教育，印刷新聞，以及其他日常事件，他們都是在這些地裏窖，避着德國人的炮火，進行着一直到最後的時刻。原來法國人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喫酒，也有其特別好處，也實在只有這樣預備死衛鄉土的民族，纔配喫酒。我那天晚餐，雖然仍是喫着紅葡萄酒，便覺得特別美妙，同時也感到特別慚愧。

第二天早晨，觀光街市，我便信步地走到那個世界知名的任絲大教堂，這個大教堂被德國炮火打壞了，正在修理着。德國人在用炮彈射擊這教堂時，世界的「善男信女們」，曾提起抗議，說這是「聖地」，不可加以世俗的炮火，

有什麼用呢——德國人說這教堂的兩尖塔太高，法國人曾用之爲探望台，所以須在毀壞之列。但這兩個大尖塔，雖受些損毀，終未完全打倒，這大教堂全體說來，雖然受了很大的損害，可是外面輪廓總是仍留着在，爲修理這個教堂，美國的煤油大王，曾報効五百萬法郎。據說修理的工程估計須三十年，因爲這教堂裏雕刻被毀的太多。要恢復原狀，是不能趕工的。就是這樣，許多精細工作，仍是永遠不能修復了。離這大教堂不遠，另外還有一個較小的教堂，那已是被轟擊得毀壞不堪。聽說將永遠不加修理，留作大戰紀念的遺蹟。這一種富有歷史意味的「殘痕」，加以園林美術的點綴，在法國常給出一個極饒詩意的公眾遊覽之地。

後來我走經過那些熱鬧的地方，我覺得有好多處是與巴黎最好的區域，不相上下。所差的，祇是人少，汽車少，樹小，房屋新。原來這祇是歐戰停後十年間恢復起來的。有些較僻的街巷裏，尙未修理到的，住宅牆壁上，仍留有炮

彈的洞。法國恢復這個被毀壞的城市，不能算是不忙。可是却不因爲忙，而至困陋就簡。在這裏，我看出法國一般工程師及建築師，在後方的，並沒有因爲戰事，而停止了他們的努力。遠在一九一五年，他們便起首作復興被毀的城市之預備。後來戰事發展，巴黎且將不保，他們仍高呼着「我們應當利用這大戰爭的破壞，來重新建設我們的城市」畢竟外國人的「口號」不同於我們的。那正好比是多少工人作工時齊聲的呼號，一方面整齊工作的步驟，一方面提起工作的興趣。法國的工程師與建築師，在這「口號」下，做了許多有用的，並且不是十分容易的工作。他們從灰燼裏找出計劃的張本，他們在轟炸下永不灰心地計劃着。他們不僅要恢復原狀，却要利用這機會，建造出更合於經濟，健康以及美術條件之新城市。他們並不以這些理想爲誇張，他們說祇有建設得更善更美，方能報答那些光榮的死難者。任絲在這裏，正是他們理想實現之一例。炮火雖然可以毀了地上的城市，却轟炸不到法國人意志與願望中的城市。

〔發問〕

本課雖係遊記，然把任絲被毀之史實，與修葺的來歷相間寫出，可以使讀者還出一個什麼必然結論？「事實勝於雄辯」這不是一個好例麼？（把聖教之奇功美蹟，用迫真的文字寫出，豈非宣揚聖教之道乎）

作者觀察任絲，是用文學家的眼光看呢？還是用工程師或政治家的眼光看呢？

〔語感〕

能力 影響 步驟

修辭學 復習升級

升級的語氣，最多用於演說，議論，抒情等文內，若愿多搜集一些例句，可以在該類文章內尋找。

峨嵋山上的景物 節錄

許欽文

許多人都以為峨嵋山上有着神仙，神仙實在並沒有，關於神仙的故事是有的。就是：峨嵋山上的和尚到印度去朝活佛，印度的和尚到峨嵋山來訪神仙；兩個和尚在打箭爐碰見了，相互打聽，知道印度並沒有活佛，峨嵋山上也並沒有神仙，於是都回轉了。

在峨嵋山上，和尚和一般人都認爲最可注意的是，「佛燈」和「佛光」。說是要行善的人誠心去進香，才容易看到這兩種景物。否則即使接連去看，等候許多日子，也是見不到的。

傳說中的佛燈，是許許多多個燈火，黃昏時候由山下顯現，漸漸的升上空中，同時一點一點的移向金頂。因爲金頂供着普賢，所以叫做「萬盞明燈朝普賢」。普賢同峨嵋山究竟有着什麼關係，爲什麼要這樣去朝他；燈的本身不會動，由什麼拿着去朝，傳說中都沒有明白提及。迷信的傳說，只能夠使得迷信家以爲不錯。許多並不迷信這種傳說的人，都以爲峨嵋山上有着一種奇異的蟲，一到晚上會得發光。有的以爲那裏有着一種發光礦物，有的以爲有着一種能夠發光的樹葉，其實無非是星星的倒影。由望遠鏡看去，可知那些光，原有着兩種，其中一種的數目不多，比較短點，紅點，也靜點；另一種有點綠瑩瑩，長長的不絕搖宕着。前一種是人家屋裏的燈火，和街上的路燈等等；後一種是

峨嵋縣城附近和青龍場一帶的水田和河流所映成的星星的倒影，如果水很深，倒影延長，所謂水蛇，那就不像燈火了，水田和那些河流的水都不深，所以倒影像燈火，只是淡點。水被風吹了以後要波動，所以搖宕。

那些光，不規則的羅列着，其中幾個明亮點，有的成着三角形，有的成着四方形，始終不變，可見只是搖宕，並不移轉地位，一般人認爲移動，那是不會仔細察看，只憑一時的目力的緣故。人由燈光下轉到黑暗處，瞳孔要變，初看同再看的情形不同。金頂很高，空氣的密度，同平地裏的相差很大。從平地到金頂，其間隔有許多層密度不同的空氣，其中一層的空氣流動以後，折光一變，現象也就要變動，因爲風吹水面波動，搖宕是實在的情形，有了這幾種原因，又因和尚總在有意無意地暗示，說是動了，移向金頂了。因此許多人都以爲那些光是會得移動的，於是推想到飛蟲和樹葉上面去。

顯現那些光的區域是個尖長的秋海棠的形狀，在那形狀的範圍以內，全是

水田，房屋和河流，沒有一座的山，原是峨嵋縣城附近一帶的地方，可見決不由於鑛物，峨嵋縣城附近一帶，除非多種白蠟樹，同別的地方一樣。白蠟樹固然並沒有發光的作用，而且成行種着，同那些光羅列的情形不像，所謂萬盞明燈，原是星星的倒影，可無疑問，雖然水田河流各處都有，高山也止峨嵋一座。但峨嵋的山形很特別，就是來得陡。捨身岩一帶，從金頂直下，簡直是壁立的。在金頂俯視峨嵋縣城附近一帶，彷彿在塔尖下望。這一點很特別，也是很有關係的。而且從峨嵋縣城上金頂，走的路雖然很長，直線實在並不遠，所以望得見。雖然並非怎樣神秘的佛燈，也不是什麼奇怪的動植物，幾千個光隱約浮現着，委實是個奇觀，有暇去鑑賞，一定要選定沒有月光的時期，而且要在峨嵋縣城附近一帶是晴天。如果要多看點，還得在春間田中有水的時節。

看佛燈叫做「觀燈」，看佛光叫做「觀光」，觀光在下午兩三點鐘到五六點鐘；上午七八點鐘也可以看到，不過很少。所謂佛光，就是一個五彩的大環

，中間有着人形，是會動的。其實是虹。平常看見虹，總在虹的旁面觀望，只能夠看到半個環形，在金頂，虹在下面，能夠看到整個的環形。中間會動的人形，就是去看的人自己的影子。所以去看的人擎一擎手。那人形也就擎一擎手；去看的人點一點頭，那人形也就點一點頭了。

佛光比佛燈容易看到，這是因為峨嵋山的金頂上，簡直沒有一小時以上的時間可以脫盡雲霧，剛見着太陽，忽然雲到天暗，馬上下起雨來是常事。而且雲霧常在金頂的下面。金頂的上面天氣很清，下面却滿佈着雲霧，叫做「雲海」。在太陽光的斜度可以因為折光的關係發生虹的時候，雲海裏就顯現佛光了，在峨嵋山上，時常可以看到警告謹防老虎的牌告；到了半山以上，更多老虎的塑像，又有許多人被老虎拖去的故事，可是故事裡面，總只說是忽然少了個人，並非有人怎樣親眼看到了老虎。我在山上也就攔得一星期多，一點也不會看到老虎的影跡。在這山上，四肢都落地的動物，我看到得最多的是猴子。大

大小小，二十來隻，結着隊在路旁的樹上玩耍。小的不過半尺長，攀着樹枝翻筋斗。一尺多長的中猴子在旁面幫助，很是和愛的樣子，大猴子很肥，見了我們行人，就吱吱的叫着關照小猴子，同時走到路上來向我們要食物。我們給了點乾牛肉，嗅了一陣丟開了。伸「手」又來向我們要食物。我們指了指那已丟開的乾牛肉，於是拾了起來重行嗅了一陣，仍然丟開了。

據說這些猴子有時結着隊到寺院的門前去，故意吱吱的叫個不了。如果有人擎着玉蜀黍叫幾聲「二兒！」就會跑將過去的。寺院裏一到塑望照例要磨豆腐。猴子會得按時去要豆腐渣吃，如果有人損害了一隻猴子，就有大羣的猴子出來報仇，亂擲石子，並且撕破衣服。還要到寺院裏去鬧，因為山上沒有旅舍，去遊的人總是寄寓在寺院裏的。

猴子在九老洞和洗象池一帶，一起有兩百多隻，可謂不少。但總比不上和尚的多。峨嵋山有七十二個寺院，以最低限度每個寺院有兩個大和尚，兩個小

和尚和一個燒火和尚計算，這就有了四百多個了。

由觀峨場上峨嵋山去，在山腳，第一個是報國寺，其次是伏虎寺。這兩個寺都很大，伏虎寺的風景很好，山門面前，古樹叢中響着溪流，有如天台山的國清寺，只是沒有那樣高大的塔。關於伏虎寺，傳說不一，有的說是從前開山祖師進去，過不得溪，由一隻老虎背過渡，爲着紀念那隻老虎，所以造起寺來。另外有着虎溪，是個旁證。有的說是從前那裡多老虎，常常害人，造這個寺，目的在於制伏老虎，「伏」字是動詞。又有人說「伏」是轉成了形容詞的，因爲那近旁有着一座山。形狀像是一隻伏着的老虎。

清音閣正當兩溪匯合的地方，站在那面前的雙飛橋上，可以飽聽許多流水的聲音。後面是黑龍江，於山縫間的巖壁上接連架着木板，下面急流着水，木板上滿生着苔。上面只能夠望見一條細長的天空，所以又叫做一綫天，前面過去不遠就是龍門。在那附近，有着一所小小的洋房，聽說曾經住過一位做了母

親的少女，如今下山去了，做着「交際之花。」

洪椿坪和九老洞的寺院都大而考究，柱子油漆得紅紅的，備着沙發等器具。峨嵋山上的寺院雖然很多，這兩個寺的中間，相隔三十里，却無一個寺院，也沒有別的可以休息的地方。其間有着九十九倒拐和扁擔巖。九十九倒拐是彎彎曲曲的九十九條石級，走上去很費力。遊人不能夠用轎子，就因為這種地方。扁擔巖一帶很陰，三四月裏還是積雪不消的，但如走華嚴寺那條路上金頂就不用經過這些地方了。

從清音閣去洪椿坪，可以走黑龍江，也可以走牛心寺。如願多遊點地方，就得去大坪寺。上去十五里的路叫做猴子坡，下來十五里的路是蛇倒退。連蛇上去也要倒退下來，可見這條路的陡了。猴子坡的形容有兩說，一說有人在那裏行走，望去好像是猴子在爬巖壁。另一說，因為陡，只好像猴子的爬上去。這兩條路都很狹，兩旁都是深巖，所難的，是石級多已破壞得活動，一滑腳掉

下去，性命保可以送脫。猴子坡多彎曲，風景更來得好。

九老洞正當峨嵋山的半腰，前望大坪，由猴子坡要走十五里才到的高峯，看去無非是海底裏的一條礁石的樣子。左望華巖寺和遇仙寺，宛如一副幽美的中國畫。遇仙寺在一個小小的峯尖上，有大的山做着背景，更覺玲瓏秀麗，右面仙皇臺上，可以下望峨嵋縣城附近一帶的平地。在九老洞寺的附近，有着許多杪欏樹和檉桐樹，又有巖瓢。杪欏樹的形狀有點像桂花樹，葉子也差不多，不過大一些。花開的很多，一球一球地滿佈在樹上，每球好像都是由五朵牽牛花合成的。檉桐的榦子細長，有點像馬柳樹。葉如桑，花開在葉上，分別不清，是原始植物的一種。果如荔支，所以土名叫做水荔支。巖瓢寄生在一棵枯了的大樹上面，由葉柄直接寄附着，綠瑩瑩的好像是一隻一隻的調羹，所以稱爲巖瓢。動物，在猴子以外有巖燕，許許多多，在九老洞的口子亂飛，還有青蛙，嗚咽的叫着，山間的回音助長聲勢，常使人以爲有猴子叫着來了。

上洗象池得先走鑽天坡，五里路長，實在來得陡。倒金頂還得經過闍王坡和天門石。闍王坡很難走，天門石是兩個大石砲，行人在這兩個石砲的縫裏經過，因為在將到金頂的地方，所以加了「天門」的形容詞。

走華嚴寺的一條路要經過點心坡，就是走的時候，腳膝髁頭要點着心，也是陡的形容。點心坡的下面是觀心頂，上面是息心所。

寺院多，泥塑木彫的偶像也就多，有的多頭多手，有的袒胸露臂。在純陽殿裏，臥着的呂純陽的塑像旁，滿堆着繡花的枕頭，好像着實可以安枕高臥的樣子。在萬年寺的磚殿裏，銅佛銅象以外，有着一個臥着的女菩薩，上面蓋着被，揭起被來看，只繫着一條短短的紅繩子。萬年寺的磚殿裏又叫做佛牙的，其實是個猴子的脊骨的化石。

距大峨寺不遠的地方有着新開寺，築起了許多住室，是西人避暑的場所。曾經同時死過許多香客的三霄洞，在接引殿和九老洞之間，因為洞被政府封禁

，路也已經荒廢，去不得了。豬肝洞在大峨山和二峨山之間的小山上，要從清龍場去才可以遊。因為洞裏有一塊懸掛着的巖石像豬肝，所以有這個名稱。

從雷洞坪到金頂一帶的捨身岩，委實是自殺的好地方。在別處跳樓墮塔，是無論如何不會有這樣高的。而且在有雲海的時候，看去彷彿棉花團，可以覺得很安適。只是上去遠得很，路又難走，怕是一般消極的人所不願意幹的。

因為高了，氣溫太低，雖在夏天，晚上也得燒火盆取暖的金頂，生物很少。植物除寒杉和竹。只可以看到苔類。寒杉的枝葉一盤一盤的長得很密，顯得生長很慢。枝葉都向下垂，這是常常被雪壓着的記號。竹長得不過一尺多高，形狀却依然是大竹竿的樣子。接連長成一大片，遠望好像是草地，因為時刻在雲霧中，濕度太高，各處都生着苔類，連寒杉的頂梢上也都有，動物更少，大和尚和小和尚以外，只有佛現鳥的叫聲時常可以聽到。佛現鳥，因為叫的聲

音好像是說「佛現了！」所以這樣稱呼，其實，要是不迷信佛，就會覺得叫聲並不像的。這種鳥的形狀類似畫眉。因為高了，空氣的密度低，連飯都煮不熟了的金頂，生物委實不容易生存。

同金頂並列着的千佛頂和萬佛頂，雖然都有着不少的小菩薩，可是同「千」和「萬」的數目差得多；這千萬的兩個字，無非多數的形容罷了。

在金頂，固然可以直望峨嵋縣城和青龍場一帶的地方，還可以隱約望見嘉定的大佛。近處的下面，九老洞所在的峯尖，也變得好像原是條海底裏的礁石，正如在九老洞時所見的大坪了。但一向後面眺望過去，瓦山固然比金頂要高，終年銀白的雪山，雖然很遠，也可以見得更大更高。雪山就是崑崙山，真是所謂「峨嵋萬丈高，崑崙一條腰」的了。

〔發問〕

作者的統一態度，是不是把每一件事物之原委都詳為說出？

關迷信，在於把迷信之黑幕揭破，便有效力，作者關佛燈，佛光，還有其他迷信，是否用了這法。

〔附註〕

以上這四篇文章，是地理之記敘體裁，把各重鎮之位置，距離，以及其概況，簡史，都特地注重；且均為老實的素描，不染風月的氣味，因此可以使讀者容易正確地認識，該地方的風土人情，山川地勢，所以應當由以前這些篇文章中，採取幾節，互相對比，以覓寫風景的文章當注重什麼？寫地理之記敘，又當注重什麼？

〔語感〕

迷信家 倒影~~~~~倒映 密度 折光 現象 作用 神秘 鑑賞~~~~~欣賞
翻筋斗 最低(高)限度 玲瓏秀麗 原始 消極 氣溫

作文法大綱 復習整理與排次

(一) 在習作文時必須要學生把各階段之大綱寫在作文簿上。

(二) 學生若誠實地按照所示之搜集文材，整理，排次，諸法作去，長進必速，故千萬莫作等閒看；反當在以上諸事上多作練習才是。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小引

悄然的北風，黯然的同雲，爐火不溫了，燈還沒有上呢。這又是一年的冬天。在海濱草草營巢，暫止飄零的我，似乎不必再學黃葉們故意沙沙的作成那繁響了。老實說，近來時序的遷流，無非逼我換了幾回衣裳；把夾衣疊起，把棉衣抖開，這就是秋盡冬來的惟一大事。至於秋之爲秋，冬之爲冬，我之爲我，一切之爲一切，固依然自若，並無可歎可悲可憐可喜的意味，而且連那些意味的殘痕也覺無從覓哩。千條萬派活躍的流泉似全然消釋於無何有之鄉土，賸下「漠然」這麼一味來相伴了。看看窗外釀雪的同雲，倒活畫出我那潦倒的影兒一個。像這樣啞無聲的蠢然一物，除血脈呼吸的輕顫以外，安息在冬天的晚上，眞眞再好沒有了。有人說，這不是靜止——靜止是沒有的——是均衡的

動，如兩匹馬以同速同向去跑著，即不異於比肩站著的石馬。但這些問題雖另有人耐煩去想，而我則豈其人呢？所以於我頂頂合式，莫如學那冬晚的停雲。（你聽見牠說過話嗎？）無如編輯星海的朋友們逼我饒舌。我將怎樣呢？——有了！在「悄然的北風，黯然的同雲，爐火不溫了，燈還沒有上呢」這個光景下，令我追憶昔年北京陶然亭之雪。

我雖生長於江南，而自曾北去以後，對於第二故鄉的北京也真不能無所戀戀了。尤其是在那樣一個冬晚，有銀花紙糊裱的頂棚和新衣裳一樣絳繅的紙窗，一半已燼一半還紅着，可以照人鬚眉的泥爐火，還有牆外邊三兩聲的擔子吆喝。因房這樣矮而潔，窗這樣低而明，越顯出天上的同雲格外的沉凝欲墮，釀雪的意思格外濃鮮而成熟了。我房中照例上燈獨遲些，對面或側面的火光常淺淺耀在我的窗紙上，似比月色還多了些靜穆，還多了些淒清。當我聽見廊落的院子裏有腳步聲，一會兒必要跟著「砰」關風門了，或者「屹搭」下簾子了，

我便料到必有寒緊的風在走道的人頸旁拂著，所以他要那樣匆匆的走，如此，類乎此的黯淡的寒姿，在我憶中至少可以匹敵江南春與秋的姝麗了，至少可以使慣住江南的朋友們了解一點名說苦寒的北方，也有足以繫人思念的冬之黃昏啊。有人說，「這豈不將鈎惹我們的遲暮之感？」真的！——可是，咱們誰又是專喝蜜水的人呢？

總是冬天罷（誰要你說？）年月日是忘懷了。讀者們想決不屑介意於此瑣瑣的，所以忘懷到也沒要緊。那天是雪後的下午。我其時住在東華門側一條曲折的小胡同裏，而C君所居更偏東些。我們雇了兩輛「膠皮」，向着陶然亭去，但車只雇到前門外大外郎營。（從東城至陶然亭路很遠，冒雪雇車很不便。）車輪咯咯吱吱的切碾著白雪，留下凹紋的平行線，我們遂由南池子而天安門東，漸逼近車馬紛填，兀然在目的前門了。街衢上已是一半兒泥濘，一半兒雪了。幸而北風還時時吹下一陣雪珠，蒙絡那一切，正如疏郎冥濛的銀霧。亦幸而

雪在北京，似乎是白麵捏的，又似乎是白泥塑的。（往往到初春時，人家庭院裏還堆著與土同色的雪，結果是成筐的挑了出去完事。）若移在江南，簷漏的滴搭，不終朝而消盡了。

言歸正傳。我們下了車，踏著雪，穿粉房琉璃街而南。眩眼的雪光愈白，櫛比的人家漸寥落了。不久就遠遠望見清曠澄明的原野，這正是在城圈裏耽膩了的我們所期待的。纍纍的荒塚，白著頭的，地名叫做窰臺。我不禁連想那一會向瑤臺月下逢的所謂瑤臺，這本是比擬不倫，但我總不住的那麼想。

那時江亭之北似尙未有通衢。我們躑躅於白蓑衣廣覆着的田野之間，望望這裏，望望那裏，都很像江亭似的。商量著，偏西南方較高大的屋，或者就是了。但爲什麼不見一個亭子呢？藏在裏邊罷？

到拾級而登時，已確信所測不誤了。然踏穿了內外竟不見什麼亭子。幸而上面掛着的一方匾；否則那天到的是不是陶然亭，若至今還是疑問，豈非是個

笑話？江亭無亭，這樣的名實乖違，總使我們悵然若失，我來時是這樣預期的，一座四望極目的危亭，無礙無遮，在雪海中沐浴而嬉，兒如迴旋的燈塔在銀濤萬沸之中，淺礁之上，亭亭矗立一般。而今竟只見拙鈍的幾間老屋，爲城圈之中所習而不一見的，則已往的名流觴詠，想起來真不免黯然寡色了。

然其時雪又紛紛揚揚而下，跳舞在灰空裏的雪羽，任意地飛集到我們的粗呢氈衣上。趁牠們未及融爲明珠的時候，我即用手那麼一拍，大半掉在地上，小半已滲進衣襟去。「下馬先尋題壁字」，來來回回的循牆而走，咱們也大有古人之風呢。看看咱們能拾得什麼？至少也當有如「白丁香折玉亭亭」一樣的句子被傳誦著罷。然而竟終於不見！可證一蟹不如一蟹「這句老話真是有一點意思的。後來幸而覓得略可解嘲的斷句，所謂「卅年戎馬盡秋塵」者，從此就在咱們嘴裏咕嚕著了。

在曲折廊落的遊廊間，當北風捲雪渺無片響的時分，忽近處遞來琅琅的書

聲。諦聲，分明的很，是小孩子的。牠對於我們十分親密，因為和從前我們在書房裏所唱出的正是一個樣子的。這儘可以使我重溫熱久未曾嘗的兒時的甜酒，使我俯拾眠歌聲裏的溫馨夢痕；並可以減輕北風的尖冷，撫慰素雪的飄零，換一句乾脆點的話，就是在清冷雙絕的况味中，牠恰好給喝了一點熱熱醞醞的東西，使一切已凝的，一切凝著的，一切將凝的，都輾洋洋禪著腰肢不自支持了。

書聲還正琅琅呢。我們尋詩的興趣被窺人的熱念給岔開了。從迴廊下甍過去，兩明一暗的三間屋，玻璃窗上帷子亦未下。天色其時尙未近黃昏；惟雲天密吻，釀雪意的濃酣，阡陌明胸，積雪痕的寒皎，似乎全與遲暮合緣，催著黃昏快些來罷。至屋內的陳設，人物的鬚眉，已盡隨年月日時的遷移，送進茫茫昧昧的鄉土，在此也只好從缺。幾個較鮮明的印象，尙可片片掇拾以告諸君的，是厚的棉門帘一個，肥短的旱烟袋一支；老黃色的孟子一冊，上有銀硃圈

點，正翻到離婁篇首；照例還有白灰泥爐一個，高高的火苗竄著；以外……
「算了罷，你不要在這兒寫賬喲！」

遊覽必終之以大嚼，是我們的慣例，這裏邊好像有鬼催著似的。我曾和我姊姊說過，「咱們以後不用說逛什麼地方，老實說喫什麼地方好了」。她雖付之一笑，却不斥我爲胡鬧，可見中非無故了。我且曾以之問過吾師。吾師說的尤妙，「好喫是文人的天性，」這更令我不便追問下去。因爲既曰天性，已是第一因了。還要求牠的因，似乎不很知趣。如理化學家說到電子，心裏學家說到本能，生機哲學者說到什麼「隱得而希」。……

閒言少表。天性既不許有例外，談到白雪，自然會歸到一條條的白麪上去。不過這種說法是很辱沒勝地的，且有點文不對題。所以在江亭中喫的素麪，只好割愛不談。我只記得青汪汪的一爐火，溫煦最先散在人的雙頰上。那戶外的尖風嗚嗚的獨自去響。倚着北窗，恰好鳥瞰那南郊的曠莽積雪。玻璃上偶沾

了幾片鵝毛碎雪，更顯得牠的瑩明不滓，雪固白得可愛，但牠乾淨得尤好。釀雪的雲，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總不如一半留著的雪痕，一半飄著的雪華，上上下下，迷眩難分的尤爲美滿。脚步聲聽不到，門帘也不動，屋裏沒有第三個人。我們手都插在衣袋裏，悄對著那排向北的窗。窗外有幾方妙絕的素雪裝成的冊頁，纍纍的墳，彎彎的路，枝枝桀桀的樹，高高低低的屋頂，都禿著白頭，聳著白肩膀，危立在捲雪的北風之中。上邊不見一隻鳥兒展著翅，下邊不見一條蟲兒蠢然的動（或者要歸功於我的近視眼），不用提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馬足車塵了。惟有背後已熱的瓶笙吱吱的響，是爲靜之獨一異品；然依昔人所謂「蟬噪林逾靜」的靜這種詮釋，牠雖努力思與岑寂絕緣終究是失敗的喲。死樣的寂每每促生胎動的潛能，惟萬寂之中留下一分兩分的喧嘩，使就燼的赤灰不致以內炎而重生烟燄；故未全枯寂的外緣正能孕育著止水一泓似的心境。這也無煩高談妙諦，只當咱們清眠不熟的時光便可以稍稍體驗這番懸談

了。閒閒的意想，乍生乍滅，如行雲流水一般的不關痛癢，比強制吾心，一念不著的滋味如何，這想必有人能辨別的。

爐火使我們的頰熱，素麪使我們的胃飽，飄零的暮雪使我們的心越過越黯淡，我們到底不得不出於一走，到底不得不面迎著雪，腳踹著雪，齊向北快快的走。離亭數十步外有一土坡，上開著一家油廠！廠右有小小的斷墳並立。從墳頭的小碣，知道一個葬的是鸚鵡；一個名爲香冢，想又是美人黃土那類把戲了，只是一件，油廠有狗，喜攔門亂吠，G君是怕狗的；因怕牠咬，並怕他未必就咬的吠，並怕那未必就吠的狗，而我又是在怯登土坡的，雪覆著的坡子滑滑的難走，更有點望之生畏。故我們商量商量，還是別去爲妙。

我們繞坡北去時，G君擡頭而望（我記得其時狗沒有吠）對我說，來年春歸時，種些紅杜鵑花在上面，我點點頭。路上還商量著買杜鵑花的價錢。……現在呢，然而現在呢？我惆悵著夙願的虛設，區區的願原不妨孤負；然區區的

願亦未免孤負，則以外的豈不又可知了。——北京冬間早又見了三兩寸的雪，而上海至今只是黯然的同雲，說是釀雪，說是釀雪，而終於不來，這令我由不得追憶那年江亭玩雪的故事。

〔發問〕

這篇文章，乍一看去，真如「行雲流水」，去無定向，但是試依已知的整理，排次文材之法，給他理出一個頭緒，再看怎樣呢？

寫本文之動機是什麼？

作者所在之地點是那裏？

作文時有什麼景況？

〔語感〕

潦倒

蠢然

不屑

疏郎

疏朗

比擬

疑問

夢痕

合緣

絕緣

外緣

本能

生機

體驗

修辭學

(四)

揚厲

凡文章舖張夸飾，言過其實的地方，叫做揚厲，揚厲若是用得確當，易於增大文章之感人力，但是忌多用，多用則易失於空虛膩人，此類句子肯用於抒情文，或幽密的小品文，例如：

上海的將來

上海之將來，根據過去和現在的情勢來推測，乃有兩條路可走。

其一，上海的租界，要大大的擴充，西接崑嘉，北及寶太，東濱浦江，南連南滙，界內的中國都已變成了沒靈魂的畸形者，而一味乞憐於外國人——上海儼然成了與中國無關的地方。

其二，現實了孫中山先生的計劃，將黃浦江填作街道，幾十層的巍巍大廈，出現於新闢之街道上；惟現在最熱鬧的租界區域，反陷於冷落得無人問津的境地，外國人自願將租界交還中國，維持着通常之商業關係……………(節)

使學生自由已讀過之諸課中採一些揚厲的句子，以作練習。

春山

陳學昭

清明日往香山去，黃包車坐到萬壽山。在北京，每回總是不會遊得好景，先飽嘗了灰塵，車上的顛動，這些夠令人難堪了。又聽到車輪的單調的轉動聲，車夫急促的喘息，實在比那小洞似的紙糊的屋子還沉悶，同樣的有地獄的風味。仰起頭來，雖然也能望到遠着的田隴，黃的沙土，綠的秧田，遠山被陽光所映成的金色，路旁的垂楊夾道，嫩芽嫩葉在嫣然微笑。但是——我實在討厭「但是」這兩個字。但是當我看了這些景色，而想靜靜一思索的時候，立刻又是嘗到地獄的風味。趕快又抬頭遠望，咳！北京的春，究竟不是他處可比擬的了！

幸而到了萬壽山，有驢子可換了，驢夫們的的搭搭的在後面趕着喊打，驢子得得落落的亂雜的蹄聲向前進不已。一條小徑上，四顧盡是荒漠，又積着亂

石，在這個境地裏，要我說，我是往何處去玩而尋好景的，我竟只有啞然了！陽光曬得很暖，不知還是衣服穿得太多，春風吹來。面上熱一陣，冷一陣的，而一種烘烘的氣息氤氳在大地上。我若能捉住這瞬間的幻美，我將倒倚在驢子上，沉沉的睡去；或者我將抱着牠；軟軟的倚着她的背，我們將絮絮的訴說，凡我所不樂於叙說於人前的。在這一片荒漠上，響出無可和答的一曲，讓我的心情在這一曲裏，緩緩的流出去，去呵！你將遠去！

上山去時，經過了圍牆的大門，樹林很蔥綠的石級旁，於是我從驢子上下來。再走了幾轉的石級，當休息在柏樹蔭下，清涼而悠靜的氣息沁入心靈，我竟醉倒了。明瞭的，在更高處，有更深的醉人的風物，而且是我所追求的；但我却怕這個機會失却，而樂於作暫時的佇立了。

我睡在柏樹蔭下，橫側的視線，望見遠山，山頂的新築的亭子。被陽光所照着的金山，分出層次：有的是黃金色的，有的是紫青色的，深黯的，或淡黑

的也有；我覺得這像我所想念中的萬架書山，我坐在吳家祠堂前所望到的，也正是這樣。在我的頭上覆着青柏，繁多的枝葉，在清風中搖曳，那些枝幹從本體中很貼服的伸出來，滿滿的發出細紋如花瓣似的綠葉，如像神父的手，展開着，慈祥地，向着一切善愛的衆生撫摩而祝福。

朦朧中，我低吟歸去來辭：「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笑語近了。「睡着麼？」他們下來了。我問：「上面的景物如何？」「好呵！」他們說。

我也自傲地說：「我做了個好夢呢！」

「怎麼？真的睡着了麼？」

我笑了。我說：「並不是我走不動了，要出門便是山就好；而且剛才我想到山在圍牆之內，就索然無味了。」不過雖然如此，我却也會做了個好夢，我雖然曾得了幻美，在瞬間，一種詩意，一種恬靜的境地。所以當他們說我時：

「要出門便是山頂就好了，這裏的景色好！」我還是坐着，我說：「這山望得那山高，你那裏所望到的景色，我這裏固然望不到；然反之，你對於我這裏的亦然。」我笑着。

〔發問〕

本文之作法，與前篇之作法，是否同屬一個格調？

〔語感〕

思索

幻美

絮絮

橫側的視線

恬靜

作文法大綱（四）句子

一篇文章既由段落合成，段落由小節合成，小節又由句子合成；所以在講過段與節之後（題目文材）不得不講講句子，惟句子的理論構造法，是文法範圍以內的，此處不過略提一些習作文時，應當注意的幾點事情罷了。

（一）句子須能達意：前節已說過：作文是為傳達個我的意見，思想，

所以作的文章，若不能達意，那便是壞文章，或竟可說不是文章，但是愿教文章能達意，則非教每個句子都能達意不成，有許多初學作文者，中間雖有若干不能達意的句子，亦毫不介意，殊不知這些壞句子，常常影響到全篇，故此切勿以一句兩句，無關緊要，從而忽略過去，今舉一個不能達意的句子，來加一下審量，看如何能教他通達？

「他們兩個人，甲乙相比，甚在是更聰明。」

這句話的確不能達意，是說：「甲比乙更聰明呢？」還是說「乙比甲更聰明呢？」實在沒有說出來，結果就是等於不說，假定甲是更聰明的，就應該說：「他們兩人，是甲比乙更聰明，」再假定乙更聰明，就應該說：「他們兩人，是乙比甲更聰明。」

由此可知：作者用此種句子，決不會將原意傳達給讀者，那末讀者不是誤會，便是全不懂，於是文章之效用乃失。

(二) 句子長短要恰好： 句子長，長到怎樣長；短，短到怎樣短；着實沒有死標準，但無論如何，若覺得不必，或不能再加一字，或再減一字，就可認爲恰好，可是這種答案，準當是細心考慮後的答案，然如何才能覺得不能或不必要，再加一字或再減一字呢？那只好學者自己在多讀後，「神而明之」可也。

(三) 轉折要清楚正確，肯定要分明： 轉折要清楚，是說你的後一層話，是活靈活顯地由前一層話生出來的，正確：是說得前後兩層話，互相連係，合乎「論理」之道，例如：

他已經在初小四年級了，爲什麼還要讀高小國文第二冊？

這是轉折不正確的一例，換那幾個字，才能成一句通順話呢？

肯定要分明：就是對於一件事，或說「是」或說「不是」，或說「不一定」，都當有明白持一的表示，切不可既肯定了，忽又否定；既否定了，忽又肯定

，那就成了一塌糊塗。

(四) 用詞要妥適：造句所用的詞，一個個都該是徹底認識的，萬不可糗模糊糊用那些不大認識的，自於陳詞古典，在使用時更當留心，必該細心斟酌之後，才來演用；否則笑話百出，文意晦澀，失了作文的初衷，那就費力於無用，太可惜了，今將一些意義相似而實不同的詞句列在下面，以便借鑑：

遊戲——遊玩 流動——流通 永久——長久 時代——時期——週期 搜集——搜查

試區別以下句子裏()中的類似詞，並留其適用者，刪其不實用者：我的朋友王君，學問既好，辦事又(能够，能幹)；可惜身子太(懦弱，軟弱)，(不能，不會)(負責，擔任)繁瑣的(事態，事務)，

他酷嗜古董，所以(長久，永久)不憚煩勞，到遠處去(搜查，搜集)那些所好品，這人真(無理，無禮)，見了我，還不打招呼一聲，

〔附註〕教師在教授本節之時，可以用學生們的慣有錯句子，來作例句。

看花

佩弦

生長在大江北岸一個城市裏，那兒的園林本是著名的，但近來卻很少；似乎自幼就不曾聽見過「我們今天看花去，」一類話，可見花事是不盛的。有些愛花的人，大都只是將花栽在盆裏，一盆盆擱在架上；架子橫放在院子裏。院子照例是小小的，只夠放下一個架子；架子上至多擱二十多盆花罷了。有時院子裏依牆築起一座「花臺」，臺上種一株開花的樹；也有在院子裡地上種的。但這只是普通的點綴，不算是愛花了。

家裏人似乎都不甚愛花；父親只在領我們上街時，偶然和我們到「花房」裏去過一兩回。但我們住過一所房子，有一座小花園，是房東家的。那裏有樹，有花架，（大約是紫藤花架之類）但我當時還小，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只記得爬在牆上的是薔薇而已。園中還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門；現在想來，

似乎也還好的。在那時由一個頑皮的少年僕人領了我，卻只知道跑來跑去捉蝴蝶；有時掐下幾朵花，也只是隨意按弄着，隨意丟棄了。至於領略花的趣味，那是以後的事；夏天的早晨，我們那地方有鄉下的孩兒在各處街巷，沿門叫着，「買梔子花來。」梔子花不是什麼高品，但我喜歡那白而暈黃的顏色和那肥肥的個兒，正和那些賣花的孩兒有着相似的韻味。梔子花的香，濃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樂意的，我這樣便愛起花來了。也許有人會問，「你愛的是花罷？」這個我自己其實也已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論了。

在高小的一個春天，有人提議到城外下寺裏喫桃子去，而且預備白喫；不讓喫就鬧一場，甚至打一架也不在乎。那時雖遠在五四運動以前，但我們那裏的中學生卻常有打進戲園去看戲的事。中學生能去看戲，小學生爲什麼不能白喫桃子呢？我們都這樣想，便由那提議人鳩合了十幾個同學，浩浩蕩蕩地向城外而去。到了下寺，氣勢不凡地呵叱着道人們，（我們稱寺裏的工人爲道人）

立刻領我們向桃園裏去。道人們躊躇着說，「現在桃樹剛才開花呢」。但是誰信道人們的話？我們終於到了桃園裏。大家都喪了氣，原來花是真開着呢！這時提議人P君便去折花。道人們是一直步步跟着的立刻上前勸阻，而且用起手來。但P君是我們中最不好惹的；「說時遲，那時快」，一眨眼，花在他的手裏，道人已跟踉在一旁了。那一園子的桃花，想來應該有些可看；我們卻誰也沒有想着去看。只嚷着，「沒有桃子，得砌茶喝」！道人們滿肚子委曲地引我們到「方丈」裏，大家各喝一大杯茶。這才平了氣，談談笑笑地進城去。大概我那時還只懂得愛一朵朵的梔子花，對於開在樹上的桃花，是並不了的；所以眼前的機會，便從眼前錯過了。

以後漸漸念了些看花的詩，覺得看花頗有些意思。但到北平讀了幾年書，卻只到過崇效寺一次；而去得又嫌早些，那有名的一株綠牡丹，還未開呢。北平看花的事很盛，看花的地方也很多；但那時熱鬧的似乎也只有一班詩人名士

，其餘還是不相干的。那正是新文學運動的起頭，我們這些少年，對於舊詩和那一班詩人名士，實在有些不敬；而看花的地方又都遠不可言，我是一個懶人，便乾脆地斷了那條心了。後來到杭州做事，遇見了Y君，他是新詩人兼舊詩人，看花的興致很好。我和他常到孤山去看梅花。孤山的梅花是古今有名的，但太少；又沒有臨水的，人又太多。有一回坐在放鶴亭上喝茶，來了一個方面有鬚，穿着花緞馬褂的人，用湖南口音和人打招呼道，「梅花盛開咯！」「盛」字說得特重，使我喫了一驚；但我吃驚的也只是說在他嘴裏「盛」這個聲音罷了，花的盛不盛，在我倒並沒有什麼的。

有一回，Y來說，靈峯寺有三百株梅花；寺在山裏，去的人也少。我和Y還有N君從西湖邊雇船到岳墳，從岳墳入山。曲曲折折走了好一會，又上了許多石級，才到山上寺裏。寺甚小，梅花便在大殿西邊園中。園也不大，東牆下有三個淨室，最宜喝茶看花；北邊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亭，大約叫「望海亭」。

罷，望海是未必，但錢塘江與西湖是看的見的。梅樹確是不少，密密地低低地整列着。那時已是黃昏，寺只我們三個遊人；梅花並沒有開，但那珍珠似的繁星似的骨都兒，已經夠可愛了；我們都覺得比孤山上盛開時有味。大殿上正做晚課，送來梵唄的聲音，和着梅林中的暗香，真叫我們捨不得回去。在園裏徘徊了一會，又在屋裏坐了一會，天是黑定了，又沒有月色，我們向廟裏要了一個舊燈籠，照着下山。路上幾乎迷了道，又兩次三番地狗咬；我們的Y詩人確有些窘了，但終於到了岳墳。船夫遠遠迎上來道，「你們來了，我想你們不會窺我呢！」在船上，我們還不離口地說着靈峯的梅花，直到湖邊電燈光照到我們的眼。

Y回北平去了，我也到了白馬湖。那邊是鄉下，只有沿湖與楊柳相間着種了一行小桃樹，春天花發時，在風裏嬌媚地笑着。還有山裏的杜鵑花也不少。這些日日在我們眼前，從沒有人像煞有介事地提議，「我們看花去。」但有一

位S君，卻特別愛養花；他家幾乎是終年不離花的，我們上他家去，總看他在那裏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葉，便是提着壺澆水。我們常樂意地看着。他院子裏一株紫薇花很好，我們在花旁喝酒，不知多少次。白馬湖住了不過一年，我却傳染了他那花的嗜好，但重到北平時住在花事很盛的清華園裏，接連過了三個春，卻從未想到去看一回。只在第二年秋天，曾經和孫三先生在園裏看過幾次菊花。「清華園之菊」是著名的，孫三先生還特地寫了一篇文章，畫了好些畫。但那種一盆一幹一花的養法，花是好了，總覺沒有天然的風趣。直到去年春天，有了些餘閒，在花開前，先向人問了些花的名字。一個好朋友是從知道姓名起的，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恰好Y君也常來園中，我們一天三四趟地到那些花下去徘徊，今年Y君忙些，我便一個人去。我愛繁花老幹的杏，臨風婀娜的小紅桃，貼梗纍纍如珠的紫荊；但最戀戀的是西府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豔極了；卻沒有一絲蕩意。疏疏的高幹子，英氣隱隱逼人。可惜沒有

趁着月色看過；王鵬運有兩句詞道，「只愁淡月朦朧影，難驗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約便是這種光景罷。爲了海棠，前兩天在城裏特地冒了大風到中山公園去，看花的人倒也不少；但不知怎的，卻忘了畿輔先哲祠。Y告我那裏的一株，遮住了大半個院子；別處的都向上長，這一株卻是橫裏伸張的。花的繁沒有法說；海棠本無香，昔人常以爲恨；這裏花太繁了，卻醞釀出一種淡淡的香氣，使人久聞不倦。Y告我，正是刮了一日還不息的狂風的晚上，他是前一天去的。他說他去時地上已有落花了，這一日一夜的風，準完了。他說北平看花，是要趕着看的：春光太短了，又晴的日子多；今年算是有陰的日子了，但狂風還是逃不了的。我說北平看花，比別處有意思，也正在此。這時候，我似乎不甚菲薄那一班詩人名士了。

〔發問〕

童年時看花之興趣在乎什麼？

壯年時之看花帶有什麼興趣？

北平時之看花，又是怎樣了？

作者領略花之趣味，是如何養成成功的？

〔語感〕

領略 高品 五四運動 鳩合 躊躇 興致 像煞有介事 菲薄

作文法大綱 復習

義相似而引起的錯誤，於初學的作文內，比較多見；所以再介紹一些在這裏，便於學者的觀摹。

代表	代理	省察	審察	應接	應酬	注意	留意
豐滿	豐美	通用	統用	應用	運用	欣賞	鑑賞
遊覽	觀覽	含蘊	內含	涵容	涵養	連帶	附屬
狀況	現狀	疑惑	迷惑	堅固	頑固	含糊	模糊
疏通	開通	振頓	振作	支持	抵抗	考察	調察
盡力	盡責	平等	平均	經濟	金融	浮泛	空疏

熱誠	——	虔恭	我國	——	祖國	迎合	——	歡迎	習慣	——	風俗
全體	——	公衆	大方	——	方正	標準	——	目的	遲欸	——	停止
討論	——	爭論	感情	——	情感	辜負	——	違背	退學	——	散學
秩序	——	頭緒	高明	——	光明	手續	——	手段	剛強	——	強悍
職業	——	事業	產業	——	企業	國際	——	國界	國事	——	國是
比較	——	對照	打破	——	打消	絕對	——	絕端	極端	——	縮寫
經理	——	經營	發達	——	發展						節略

清華園之菊

孫福熙

歸途中，我屢屢計劃回來後畫中國的花鳥，我的熱度是很高的。不料回到中國，事事不合心意，雖然我相信這是我偷懶之故，但總覺得在中國的花鳥與在中國的人一樣的不易親近，是個大原因。現在竟得與這許多的菊花親近而且畫來的也有六十二種，我意外的恢復對我自己的希望。

承佩絃兄之邀，我第一次遊清華學校。在與澳青君、公君三人殷勤的招待中，我得到很好的印象，我在回國途中渴望的中國式的風景中的中國式人情，到此最濃厚的體味了；而且他們兼有法國富有的活潑與喜悅，這也是我回國後第一次遇見的。

在這環境中我想念法國的友人，因為他們是活潑而喜悅的，尤其因為他們是如此愛慕中國的風景人情的。在信中我報告他們的第一句就說我在看菊花；實在，大半爲了將來可以給他們看的緣故，我盡量的畫了下來。

從這個機會以後，我與菊花結了極好的感情，於是凡提到清華就想起菊花，而遇到菊花又必想見清華了。

在我們和樂的談話中，電燈光底下，科學館，公事廳與古月堂等處，滿是各種秀麗的菊花，爲我新得的清華的印象做美。然而我在清華所見的菊花，大部並不在此而在西園。

廣大的西園中，大小的柳樹，帶了一半未落的黃葉，雜立其間，我們在這典折的路徑中且走且等待未曾想像過的美景。走到水田的旁邊，蘆葦已轉爲黃色，小雀們在這裏飛起而又在稍遠處投下。這在這旁邊，有一道籬笆，我們推開柴門進去。花畦很整齊的排列着，其中有一條是北面較高中間窪下的，上面半遮蘆簾。許多菊花從這簾中探頭向外，呵，我的心花怒放！

然而引導者並不停足，逕向前面的一所茅屋進行。屋向南，三面有土牆，就是挖窩中的泥所築的，正可利用。留南面，日光可以射入。當我一步一步的從土階下去時，驟然間滿室高低有序的花朵印上我的心頭，我驚懼似的喘息，比初對大眾演說時，更是害羞，聽演說的人的心理究竟還容易推測，因爲他們只是與我彷彿的人；而衆菊花則不然，只要看他們能竭盡心力的表現出各個的特長，可見他們不如大多數人的淺薄的，我疑懼他們不知如何在竊笑我的醜陋呢。可是，我靜下心來體察，滿室的莊嚴與和藹，他們個個在接納我。在溫

和而清麗的氣流中，衆香輕撲過來，更不必說葉片的向我招展與花頭的向我顧盼了。於是我證明在歸航中所渴望的畫中國花鳥不只是夢想了。

等我上城來帶了畫具第二次到清華時，再見菊花，知道已變了些樣子，半放者已較放大，有幾朵的花瓣已稍下垂了。我着急，知道我的生命的迫促，而且珍惜我與花的因緣之難得，於是恨不得兩手並畫，恨不得兩眼分看的忙亂開工了。

可是，我對於我所愛慕的花將怎樣的下筆呢！我深深的體味：此後，這樣富有的花將永遠保藏在我的紙上，雖然不敢說他將爲我所主有；然而我將怎樣能使他保留在我的紙上呢？我九分九的相信我不能畫像他。試想一想，在一百筆二三百筆始能完成的一幅畫中，何難有一筆二筆的敗筆呢。所以，在這短促不及躊躇中我該留神使這一二百筆絲毫沒有污點；我敢說，這是擔憂不過的，因爲時間是這樣的短促。於是，雖然很急，卻因爲愛他而不敢輕試，我儘管拿

了筆擎在紙上不敢放下去。

我雖然刻刻竭力勉勵從闊大處落墨，然而愛好細微的性質總像不可改易的了。在這千變萬化奇上有奇的二百餘種的當中。我第一張畫的是「春水綠波」。潔白的花朵浮在翠綠的葉上，這已夠嫵媚的了，還有細管的花瓣抱蕉黃的花心而射向四周，管的下端放開，其輕柔起伏有如水波的蕩漾。我不怕褻瀆他而在他的面前來說塵埃：無論怎樣巨細的穢物沾在他的上面，決不能害他的潔白，因為他有他的本性，不必矜誇而人自然的仰慕他，所以也決不以外物之污濁而害真。我竭盡心目的對他體味，自信當已能領會他的外表不九分也有八分了。可是我失敗了，明白的看得出，在我紙上的遠不及盆中的——雖然我曾很擔憂得擔負的輕鬆。

鎮靜了我的抱歉，羞媿與失望的心思，我想，微幸的花張起眼簾在看我作

畫，也決不因我不能傳出他的神而惱怒的罷，我當如別的濁物之不能損害他是一樣的。看了他的寬大與靜默，我敢忘想，或者他在啓示我，羞媿是不必的，失望尤其是不該，他這樣裝束這樣表現的向人，想必不是毫無用意的。於是我學了他靜默的心，自然的有了勇氣，繼續畫下去了。

這許多菊種於我都是新奇而十分可以愛慕的，在急忙而且貪多的手下將先畫那幾種呢？每一種花有紙條標出花名。「夕陽樓」高丈餘，寬闊的瓣，內紅而外如晚霞；「快雪時晴」直徑有一尺，是這樣龐大的一個雪球，閃着銀光；「碧窗紗」細軟而嫩綠，絲絲如垂簾；「銀紅龍鬚」從適勁的細條中染出紅芽的柔嫩……滿眼各種性質不同的美麗，這與對一切事物一樣，我不能品定誰第一，誰其次，我想指定先畫誰也是做不到。於是我完全打消優劣的觀念，在眼光如燈塔的旋轉的時候，我一種一種的畫。

高大的枝條上，絳紅的一周，圍在一輪黃色的花心外，這是很確切的名為

「曉霞捧日」的。他的紅色非我所能用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配合而摹擬的。他最不願有人世所有的形與色，卻很喜歡有人追過他，少年人學了他的性質，做成愈難愈好的謎語要人去猜，人家猜中了，他便極其高興。

我要感謝侍奉這種菊花的楊魯二君，並且很想去領教他們的經驗，特請公兄爲我請求。

四點鐘以後，太陽漸漸的從花房斜過，只留的一角了，在微微的晚寒中我忙亂的畫着。緩得幾乎聽不出的步聲近我而來，到了我近旁時我才仰起頭來看他。這就是種這菊花的楊壽卿先生。

眉目不軒不輕，很平靜的表出他的細緻與和藹，從不輕易露出牙齒的口脣上立刻知道他是沉默而忍耐的，而額角以下口鼻之間的絲絲脈理是十分靈敏，自然的流露他的智慧，楊先生或指點或撫弄他親愛的菊花，對我講他培養的經驗。

他種菊已五年了，然而他的担任清華學校職務是從籌備開辦時起的。他說，「每天做事很單調也很辛苦，所以種種菊花」。辛苦而再用心用力來種菊就可不辛苦，這有點道理了。

我竭力設想他所感覺到的菊花，然而這是怎麼能夠呢？他是從菊花的很小的萌芽看起的，而且他知道他們的愛惡，用了什麼肥料他們便長大，受了多少雨水與日光他們便喜悅，他還知道今年的花與往年的比較。我是外行人，就是辨別花的形色也是不確實的；而他們要在沒有花時識別花的種類，所以他只要見到葉的一角就認識這是那一種了，這與對家人好友聽步聲就知道是誰，看物品移動的方位就知道誰來過了是一樣的。

每天到四點鐘楊先生按時來到了。他提了水壺灌在乾渴的花盆中，同時我也得到他灌輸給我的新知識。

我以前只知道菊花是插枝的，倘若接枝他便開得更好，有的接在向日葵上

，開來的菊花就如向日葵的大了。現在知道菊是可以採用種子的。插枝永遠與母枝不變；而欲得新奇的花種非用子種不可。

這裏就有奇怪的事了。取種子十粒下種，長起來便是不同的十種。可是這等新種並不株株是好的，今年四百新種當中只採了二十餘種。不足取的是怎樣的呢？這大概是每一朵中花瓣大小雜亂，不適合於美的條件統一勻稱，所謂不成品是也。不成品的原因大概在於花粉太雜之故，所以收種應用人工配合法。

「紫蚪龍」那樣美麗的花就是配合而成的。細長直管的「喜地泥封」與拳曲的「紫氣東來」相配合，就變了長管而又拳曲，如軍樂用號的管子，這樣有特性的了。他的父母都是紫色的，他也是紫色。倘若父母是異色的，則新種常像兩者之一或介於兩者之間，但決不出兩者之外。因為他們在無窮的變化中也有若干的規律，所以配種當有限制了。大概花瓣粗細不同的兩種配合總是雜亂的，所以配合以粗細相仿者為宜。

花房中，兩株一組，有如跳舞的，有許多擺着，楊先生每次來時，拿了紙片，以他好生之德在各組的花間傳送花粉。據說種子的結成是很遲的，有的要到第二年一月可收。我推想這類種子當年必不能開花的了，詎知大不然，下種在四月，當初確實很細弱，但到六月以後，他們就加工趕長，竟能長到一丈多高與插枝一樣。

凡新種的花一定是很大的，不像老種如「天女散花」與「金連環」等等永遠培植不大也不高者。可是第一年的花瓣總是很單的，以後一年一年的多起來；而在初年，花的形狀也易變更。第一年是很整齊的，或者次年是很壞了，幾年之後始漸漸的固定。

我很愛「大富貴」，他正在與「素帶」配合。牡丹是被稱爲富貴花的，然而這名字不能表示他所有性狀的大部。我要改稱這種菊花爲「牡丹」，因爲他有牡丹所有的一切美德。他的身材一直高到茅屋的頂篷再俯下頭來。花的直徑

大過一尺；展開一瓣，可以做一羣小鳥的窠，可以做一對彩蝶的衾褥。我也仰着頭瞻望他，希望或者我將因他而有這樣豐滿這樣燦爛的一個心。我明白，他不過是芥子的一小粒花蕾長大起來的，除少數有經驗的以外，誰想到他是要成尺餘大的花朵的。到現在，蜜蜂鬧營營的陣陣飛來道賀，他雖靜默着，也樂受蜂們的厚意。楊先生每晚拂刷「牡丹」的花粉送給「素帶」；他身上是北京人常穿的藍布大褂，然而他立在錦繡叢中可無媿色，他的服裝因他的種菊而愈有榮譽了。我可預料而且急切的等待明年新穎種子的產出，我敢與楊魯二先生約，「你們每年培植出新鮮顏色的菊種，而我也願竭力研究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希望能夠追隨」。這樣兩種美麗的花，在我們以為無可再美的了，不知明年還要產出許多的更美的新種，我真的神往了。對大家盡力表現這等奧妙是我們「做藝」的人的天職；在不可能的時候，我們只有盡心超脫自己，雖然我不以此為滿足的。

一人在遠隔人羣的花房中，聽晚來歸去的水鳥單獨的在長空中飛鳴，枯去的蘆葉驚風而哀怨，花房的茅篷也絲絲飄動，我自問是否比孤鳥衰草，較有些希望。滿眼的菊花是我的師範，而且做了陪伴我的好友。他們偏不與衆草同盡，挺身抗寒，且留給人間求不磨滅的壯麗的印象。我手下正在畫「趵突噴玉」，他用無窮的力，縷縷如花筒的放射出來。他是純白的，然而燦爛；他是倔強的，然而建立在柔弱的身體上的。我心領這種教訓了。

與楊先生合種菊花的魯壁光先生正與楊先生同任舍務部職務的；每天正午是公餘時間，輪到他來看護菊花。有一次，他引導幾位客人來看菊，同時看我紙上的菊花，他看完每頁時必移開的很緩，使不露出底下一張上我註有的花名。很高興的，他與客人看了畫猜出花的名字來。他說，「畫到這樣猜得出，可不容易了」。

當時我非但不覺得他的話對我過譽，我要想，難道畫了會不像的？所以我

還可以生氣的。我自己所覺得可以驕傲的，我相信，在中國不會有人爲他們畫過這許多種，我對他們感激，而他們也當認我爲難逢罷。

臨行的前夜，我到俱樂部去向楊先生道別，他在看人下棋。這一次的談話又給我許多很大的見識。其中有一段，他說，「北京曾有一人，畫過一本菊譜」。我全神灌注的聽他了。他繼續說「他們父女合畫，那是畫的精細，連葉脈都畫的極真的。」因爲每一種的葉都不同，葉子比花還重要，花不是年年一樣的，在一年內必定畫不好。所以要畫一定要自己種花知道今年這花開好了，可以畫了。那兩位父女自己種花，而且畫了五年才成的」。我以爲我的畫菊是空前的。然而這時候我無暇懺悔我以前的自滿了，我渴想探問他，在那裏可以見到這本菊譜，但我不敢急忙就說，於是曲折的先問。

「這位先生姓什麼呢？」

「姓蔡的」。

「楊先生與他很熟識嗎？」

「不熟識的」。

「能夠間接介紹去看嗎？」

「我也只見過一頁。那真精細，真的用工夫的呢」。

楊先生幼年時就種花，因為他的父親是愛花的，而且他家已三代種菊了。

爲什麼自己以爲是高尙以爲是萬能的人總是長着一樣可憎口鼻心思，用了

這肉體與精神所結構的出品無非像泥模裏鑄出來的鐵鍋的冥頑而且脫不出舊樣

？菊花們卻能在同樣的一小粒花蕾中放出這樣新奇這樣變化富有一切的花朵，

非無能的人所曾想像得到甚且看了也不會模仿。有一種的花瓣細的如玉蜀黍的

鬚了，一大束散着，人沒有方法形容他的美，只給他「棕櫚拂塵」的一個沒有

生氣的名字；有一種是玉白色的，返光閃閃，他的瓣寬得像蓮花的樣子，所以

名爲「銀蓮」，其實還只借用了別種自然物的名稱，人不能給他一個更好的名

字。還有可奇的，他們爲了要不與他種苟同，奇怪的使我欲笑，有一種標明「黃鵝添毛」者，松花小鵝的顏色，每鵝鈎曲如受驚的鵝頭，挨擠在一羣中。最妙的他怕學得不像，特在鵝上長了毛，表示真的受驚而毛悚了，題首的圖就是「黃鵝添毛」的名字我不喜歡，乃改稱他爲「小鵝」。

有許多名稱是很有趣的，這勝過西洋的花名，然而也有不對的。況且種菊者各自定名，不適用於與人談講，最好能如各種科學名詞的選擇較好者應用，然而這還待先有一種精細而且豐富的菊譜出現。

一班人叫中國要亡了，爲什麼不去打仗；一班人叫閉門讀書就是愛國。倘若這兩種人知道我畫了菊花甚且願消費時間做無聊的筆記，定要大加訓斥的。我很知道中國近來病急亂投藥的情形，他們是無足怪的。其實在用武之地的非英雄的悲哀遠比英雄無用武之地者爲甚。現在的中國輿論不讓人專學樂意的一小部分；因爲缺人，所以各人拉弄他人入伍。實在像我這樣的人只配畫菊花的

，本來不必勞這一班那一班人責備的——可是，我要對自己交代明白，我應該書他人不愛而我愛的菊花，一直畫到老。我喜歡學他人所不喜歡學的東西，這將是我的長處。

做人二十七年了，以前知道有這許多菊花，知道這許多菊花的性情嗎？我知道還有更多的事物爲我所不知道的，就是關於菊花的也千倍萬倍的多着，我想耐心而且盡力的去考究。宰平先生於講起古琴時說北京各種專門家之多，可惜他們不說，沒有方法知道他們。真的，我們在這富有的人海中感着寂寞，感着乾燥，可惜我們不知道願意陪伴給我們滋潤的人。我決定人間多着有智識懂得生活的人，不只是種菊一事。

〔發問〕

記得七個必字條件內有一條說：「疎散的必須變化多，不可老是用一種結構法，」可否貼合於這篇文章？

若把描寫菊的比喻句挖去，這篇文章之感人力尙留幾許？

菊也能給人什麼教訓嗎？

〔語感〕

印象

體味

心花

心頭

謎語

厚意

超脫

全神灌注

懺悔

人

海

作文法大綱

復習

填字練習

(目的在辨別詞性)

並非閒話

(二) 魯迅

把×換以妥適的字

向來聽說中國人具有大國民之×度，現在看看，也未必然，但是我們要說×好，那麼，就說好清淨，用志×罷，所以總愿×自己是第一，是惟一，不愛見別的東西×存，行了幾年白話，弄古×的人們討厭了；做了一點×詩，吟古詩的人們×惡了；做了幾首×詩，作長詩的人們生氣了；出了幾×定期刊物，連別的出定期刊×的人們也來×咒了；太多，太壞，只好做將×被淘汰的×料，中國有些地方還在『溺女』，就因×豫料她們將來總是沒×息的，可惜×

手的人們總沒有好眼力，否則並以施之×孩，可以減×許多單會消耗食糧的廢料。

匆匆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便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

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吃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牀上，他更伶伶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從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閃過去。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作些什麼呢？祇有徘徊罷了，祇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裏，除徘徊外，又賸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烟，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絲樣的痕迹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回去罷？但不能平的，爲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發問〕

本文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是不是一篇純粹的抒情文？

與「掙扎」「林中」是否同調？

〔語感〕

赤裸裸的

修辭學（五）問句

平常我們因爲不知某事物，而向先知先覺者發問，倒沒有什麼修辭的特色，着人注意，但是我們愿意更進一層地申說自家的理論，同時並愿被人特別注意，則肯用問句；還有在抒情文中之許多疑問句，疑問句也便是答句，來得更神妙，於是問句才有了被研究的價值。

既曰問句，必有被問者在，所謂被問者，還是作者自己，那末作問句時當留心者：（一）向着中心思想發問，不要滋漫，（二）不要跳階地發問，例如：地

球繞着太陽旋轉，三百六十五日爲一週，月亮爲什麼有朔望之別呢？……
(三)不要問自己解答不了的問題，除非故意讓讀者知道自己對於某一問題，或不曾，或不愿答應，(四)抒情文的不能答覆的疑問句，更不異趣；彼異趣者，乃間接地告知讀者，心中有不可言喻之情緒在呢，茲不另設例句，請看「匆匆」一文字，便可略知其梗概矣。

破茅屋

火雪明

——根據杜甫的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作——

獨坐在茅屋牕下的一個年老詩人杜甫，正開了硯函在磨墨，一面抬着頭呆望，似乎在尋詩思模樣。那深鬱的樹林，遠隔在灑江的外面，飛鳥都展着雙翼，哀哀的叫着，亂七八糟的投巢歸穴去了。杜甫對此就深深嘆了一口氣。忽然，一陣狂烈的秋風，從天上飄飄盪盪的吹到人間來。頓時官道上的塵土，都輕

輕地飛揚；即使隔了五步路的對方，立着的什麼東西，完全像湮沒在清晨的迷霧裡一樣；辨不出來了。只聽得瑣瑣碎碎落葉聲，好像密雨滴石般的響，還環繞在他的未聾耳膜裡。他急忙下牕帘，還到原處危坐着，他還是去磨墨。

這是好像一片黃雲，飛落到地上來呢！嚴重的聲音，要何等使他心酸而感觸？啊啊！老天也太無情了，還是欺凌他懦弱的衰翁；頓時把他的屋上的三重茅草捲到別處去咧。

只是一縷一縷茅草編成的屋片，完全趁着猛烈的風力飛過灑江去：有的被高樹阻止了，就掛在上面；有的在中途失勢了，就墮落在低窪的水灣裡，也有落在隴畝上的；被一群一群的跣足的邨童，挪到家裡去生火取暖。杜甫眼見他自己的所有物，被人家硬生生地搶去了，他就跑到屋外來，要他們——邨童還，但是，啊！世界上誰不是心橫在臀底的盜賊！任你說時理由怎樣充足，以致於唇焦口燥；這種強權的禽獸，總能克服不論什麼問題啊！況且冥頑不過的童

子？他只得扶着他的杖嘆息回來，天也就下雨了。

天氣是漸漸地昏黑了。風也比較剛才微弱咧。杜甫兀自坐在黑暗裡戰慄。那臥室裡的兒子，因為牀上着了許多從天上直下落來的雨水，被衾都浸濕了；在那裏微微的飲啜。怎得不教他的心裏，像有千萬把利刀在刺？

他雖然千思百想，總沒有補救這破茅屋的法子——除非到了明天。他倦了，想睡了；就在這樣漆黑的環境裏摸索；啊啊！打碎了瓶甌，踢倒了桌椅，腳踏了窪處的水積，頭觸了牆角的蛛網；在在教他惆悵，教他有感作歌！「爹爹！你在外面做甚？」他的兒子這樣發問。

「喔！……不能點蠟燭啊！」杜甫還自很溫順的說。年老命舛的詩人杜甫先生，到此實在很苦惱了。他便脫口這樣的高唱起來：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杜甫

八月秋高風怒號，捲我屋上三重茅；
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肖長林梢，下者飄飄沉塘坳。
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
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
俄傾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裋裂。
牀頭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霑濕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發問〕

這篇文章是杜詩之演義，當把這演義與杜詩分化開來，作一番比較：什麼光景是二者並有的？什麼光景是演義中獨有的？從此可以推知：作風景之記述，也可以插入一些揣測之景況，只要不與實在的風景互相抵觸，

〔語感〕

危坐 冥頑 頑皮 飲噉 苦腦 突兀

作文法大綱 (五) 用字

(一) 用字要準確：我國文字異常複雜：一面因為字數太多；一面因為字音，字形，字義相類似者很多，所以在寫作文章，最易錯誤，但是用字準確是很有關係的事；例如：「請君來吃酒」，若寫成「請君來乞酒」，那就開罪於人了，然而用字用得準確，雖屬難能，決非不能，學者就該在習作文時，加心練習，希望養成用字準確良好的技術，如若不肯在這一點費力，將來必定要在出最可着人害羞的笑話。

用字準確，概而言之，須注意下列四點：

(一)筆畫之橫直等等，不要隨意更改；筆畫之多寡，不要任意添減。

(二)不要因字形相似而錯寫，例如：

學生常有自治的能力。

山下有茅屋一坐。

豐滿的收穫。

估價太高。

(三)不要因字音相似而錯記。

亮爽的秋天。

大肚能容。

彼此長長往來。

不好的書籍。

(四)不要因字義類似而亂用。(可參看前節之例句)

(二)用字要自然：

初學作文者，大約讀得書不很多，所以文章的語氣也不很熟習，作文時每感困難：就是有時遇着一些值得發表的思想，不知用什麼詞句，文字來表示，於是一般怯懦者，則乾脆地不發表什麼，有胆力者，則生擒活剝地找一些詞句文字來，硬教牠們代表自己的思想；這一來，生澀的字句就發顯了，原來怯懦者沒有進取心，那是不對的；有胆力者之蠻幹，也是不對的。

那末我們應該怎樣作呢？答案是如此：

(一)不要過於用心搜尋前人說過的陳詞濫調。

(二)只要將我們平時所講的話寫出來，把中間的一部份方言換作普通語，那就自然了。

(三)力求淺近明白，也就是力求自然。

若能照以上三點做去，我們的文章就不會因「佶屈聱牙」之弊，而被人吐棄，至於精進一層事，是多讀，精讀之報酬，絕非務速圖巧者所能辦得到的。

(三)用字要現代化：

我們生爲現代的人，當然要作現代的文；作現代的文，當然要用現代的字，所以凡是不適用於現代的字，能避去，就要避去；能用旁的字代替，就要用旁的字代替，例如：

「纔」字可以用「才」代替。

趕字可以用「趕」代替……

「禍」——莫寫作甌。

「罪」——莫寫作辜。……

笑

冰心

雨聲漸漸地住了，窗簾後隱隱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戶一看，呀！涼雲散了

，樹葉上的殘滴映着月兒，好似螢光千點閃閃爍爍地動着，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

憑窗站了一會兒，微微地覺得涼意侵入。轉過身來，忽然眼花繚亂，屋子裏的別的東西都隱在光雲裏；一片幽輝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這白衣的安琪兒抱着花兒，揚着翅兒，向着我微微地笑。

「這笑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什麼時候我會……！」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台下想，默默地想。

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一條很長的古道。驢腳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溝裡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綠樹都籠在濕煙裏。弓兒似的新月掛在樹梢。一邊走着，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驢兒過去了，無意中回頭一看，他抱着花兒，赤着腳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現出一種新幕來，也慢慢的拉開了，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都灌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連忙走下坡兒去。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站住了，回過頭來。這茅屋裡的老婦人倚着門兒，抱着花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同樣微妙的神情好似游絲一般，飄飄漾漾的合了隴來，縵在一起。這時心下光明澄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

〔發問〕

作者所寫的三個笑容，是一樣的性質麼？

由本文可以推知聯想之工用麼？

修辭學

復習

本課之轉折語，用什麼語句？

溪水

綠一

我們携着手走進林子，溪水漾着笑渦，似乎歡迎我們的雙影。這道溪流，本來溫柔得可愛，但不知何時流入深林，她的身體便被囚禁在重疊的濃翠中間。

早晨時她不能更向玫瑰色的朝陽微笑，夜深時不能和娟娟的月兒談心，她的明澈瑩晶的眼波，漸漸變成憂鬱的深藍色，時時淒咽着幽傷的調子，她是如何的沉悶呵！在夏天的時候。

幾番秋雨之後，溪水漲了幾篙；早凋的梧桐，飛盡了翠葉。黃金色的晚霞

，從枳枒樹隙裏，深入溪中；潑靛的波面，便泛出彩虹似的光。現在，水恢復從前活潑和快樂了，一面疾忙的向前走著，一面還要和沿途遇見的落葉，枯枝……淘氣。

一張小小的紅葉兒，聽了狡猾的西風勸告，私下離開母校出來頑玩，走到半路上，風偷偷兒的溜走了。他便一交跌在溪水裏。

水是怎樣的開心呵，她將那可憐的失路的小紅葉兒，推推擠擠的推到一個漩渦裏，使她滴滴溜溜的打圓轉兒；那葉向前不得，向後不能，急得幾乎哭出來；水笑嘻嘻的將手一鬆，他才一溜烟的逃走了。

水是怎樣歡喜捉弄人的，但流到壩塘邊，她自己的魔難也來了。你記得麼？壩下邊還不是有許多大石頭，阻住水的去路？

水初流到石邊時，還是不經意的凝着臉撒嬌撒癡的要求石頭放行，但石頭却像有耳朵似的，板着冷靜的面孔，一點兒不理。於是水開始嬌嗔起來了

，拚命向石頭衝突過去；衝突激烈時，淺碧的衣裳袒開了露出雪白的胸臂，肺葉收放，呼吸極其急促，發出怒吼的聲音來，縷縷銀絲頭髮，四撒飛起。

辟辟拍拍，溫柔的巴掌，儘打在石頭皺紋深陷的頰邊，——他真怒了，不是兒嬉。

誰說石頭是始終頑固的呢？巴掌來得狠了，也不得不低頭躲避。於是水得安然渡過難關了。

她雖然得勝了，然而弄得異常疲倦，曳了淺碧的衣裳去時，我們還聽見她斷續的喘息聲。

我們到這樹林中來，總要到這壩塘邊參觀水石的爭執，一坐總是一兩個鐘頭。

〔發問〕

將溪水完全看作有靈之物，然亦非完全脫離事實，憑空設想，試把本文內的有靈動作，換成自然現象的素描，則自能會通比喻句之造成，根據着什麼的自然現象？

〔語感〕

滴滴溜溜

經意

板着冷靜的面孔

難關

作文法大綱

復習

試把下列的一文中所有錯字，悉數刪改！

受國之士又說，中國人是愛和干的，但我殊不解既愛和平，何以國內連年打仗？或者這說應該修正：中國人對外國人是愛和平的，我們子細查察自己，不再說誑的時候應該到來了，一道不再自期期人的時候，也就是到了看見希望的萌芽的時候。

我不以為自承無力，是比自誇受和平更其恥辱。

（魯迅）

烏篷船

周作人

子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什麼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里；但是因為在那里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我是汽車，但在我的故鄉那里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說了。烏篷船大的爲「四明瓦」，小的爲脚划船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放著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

，略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爲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櫓，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著打馬將，——這個恐怕你也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蓆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擱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味，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纔及英哩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物色，隨處可見的山

，岸旁的烏桕，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拏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喝。偏門外的鑑湖一帶，賀家池，壺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騎驢去游蘭亭。（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於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著蓊蓊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於下午開船，黃昏時候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鷄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低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為在教書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

，談閒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君夫婦現在儂山下，本來是可以給你介紹，但是你到那里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

十五年一月十八日夜于北京

〔發問〕

周作人給子榮介紹了一些什麼東西？

指導了一些什麼工作？

〔語感〕

懷戀

囉唆

風趣

欣趣

趣味

滑稽

中產階級的低能人

修辭學 (六) 重疊字句

讀者必理會過讀課中有很多的重疊字句，例如：滴滴溜溜，——斜斜的太陽……但是這些句子都是爲了什麼產生的呢？又有無一定之格式呢？約而言之，不外以下三個產生之理由，及三個格式：

(一)爲表顯強烈之感情——肯重複驚呼句，

(二)爲表示堅決之意見——肯重複主句，

(三)爲刻畫細膩之形態——肯重複形容詞

使學生自己從讀課中採取一些例句，以作研究之材料。

山居雜詩

周作人

一

一叢繁茂的藤蘿，

綠沉沉的壓在彎曲的老樹的枯株上，

又伸着兩三枝粗藤，

大蛇一般的纏到柏樹上去；

在古老深碧的細碎的柏葉中間；

長出許多新綠的大葉來了。

二

六株盆栽的石榴，
圍繞着一大缸的玉簪花，
開着許多火焰似的花朵。
澆花的和尚被捉去了，
花還是火焰似的開着。

三

我不認識核桃，
錯看他作梅子；
賣汽水的少年，
又說他是白果。

白果也罷，梅子也罷，
每天早晨去看他，
見他一天一天的肥大起來，
總是一樣的喜悅。

四

不知什麼形色的小蟲，
在槐樹枝上吱吱的叫着。
聽了這迫切尖細的蟲聲，
引起我一種彷彿枯燥氣味的感覺。
我雖然不能懂得他歌裏的意思，
但我知道他正唱着苦裏掙扎之歌；
這卻也便是他的迫切的死之歌了。

五

一片槐樹的碧綠的葉，
現出一切的世界的神祕。

空中飛過一個白翅膀的百蛉子，
又牽動了我的驚異。

我彷彿會悟了這神祕的奧義，
卻又實在未曾了知。

但我已經很是滿足，
因為我得見了這個神祕了。

六

後窗上糊了綠的冷布，
在窗口放着兩盆紫花的松葉菊；

窗外來了一個大的黃蜂，
嗡嗡的飛鳴了好久，
卻又惘然的去了。

阿，我真做了怎樣殘酷的事啊！

七

「蒼蠅紙」上吱吱的聲響，

是振羽的機械的發音麼？

是訴苦的恐怖的叫聲麼？

「蟲啊，蟲啊！難道你叫着，業便會盡了麼？」

我還不如將你兩個翅子都黏上了罷。

〔發問〕

試寫出每首詩之中心事物，及其陪襯事物！

〔語感〕

迫切尖細

枯燥氣味的感覺

神秘

奧義

機械的

恐怖

作文法大綱

(六) 記敘文之分類

記敘文雖是記述事物之形態性質動作之文，然爲眉目清醒之故，尙可分爲記事文與敘事文兩種。

記事文是根據作者的直感和想象，把某一事物之內性，外狀，效用等記述出來的文字。

敘事文是根據作者的經驗或想象，把某一事物之行動，事跡之推移等記述出來的文字。例如：

一個鄉民的死

我住着的房屋後面，廣闊的院子中間，有一座羅漢堂，（記）他的左邊略底的地方是寺裏的廚房，（記）因爲此外還有好幾個別的廚房，所以稱作大廚房。（記）從這裡穿過，出了板門，

便可以走出山上。(記)淺的溪坑底裏的一點泉水沿着寺流下來，經過板門的前面。(敍)溪上架着一座板橋。(記)橋邊有兩三棵大樹。成了涼棚，便是正午也很涼快，馬夫和農夫們常常坐在這樹下的石頭上談天休息着。(敍)我也朝晚常去散步。(敍)適值小學校的暑假，豐一到山裏來住了兩禮拜，我們大抵同去，到溪坑底裏去檢圓的小石頭，或着立在橋上，看着溪水的流動。(敍)馬夫的許多驢馬中間，也有帶着小驢的母驢，豐一最愛去看那小小的可愛而又有點猓相的很長的臉。(敍) (周作人)

從上邊一例中看來，不單可以比較出記事文與敘事文之差別，也可以推知記事文與敘事文都不能單獨地建造一篇文章，必須互相爲用。

記敘文雖說記述事物之狀態，性質，效用等，目的在使人明白地認識該事物，但是也有記述事物之美醜，以挑撥讀者的情緒，或喜或怒……前者爲科學之記敘文，後者爲文學之記敘文，例如：

月亮 (科學的記敘文)

我們每當晴夜仰望，月亮最能吸攝我們的注意，因為人們的視覺，看得月亮比一切星來得大而且明。況且他的圓缺有定時的，時時促起人們發生新觀念。所以從前制曆的人，便利用他盈虛的激刺，來推定「晦」「朔」「弦」「望」。原來月亮也是一個渾圓的星球，他的轉進是環繞地球的，因為離地最近，好像看來極大；其實他的直徑，只抵地球的十一分之三，面積只抵十三分之一，容積只抵五十分之一，質量只抵八十分之一，比了我們所見的微星，簡直遠遠地配不上呢！

(王鍾麒)

月光 (文學的記敘文)

月光是溫和的，不如日光強烈。紅日炎炎，光芒四射，不可仰視；明月可不然，和藹可親，任人眺望欣賞。朝日一出，地上萬物，即呈種種差別；夜月東升，卻把萬象渾一，消失了一切差別相。月光實是安慰之光，慈愛之光，絲毫不帶炎熱的清涼之光。在靜息之夜，對着月光，誰都要感到人生之慰藉。就是熱帶的野蠻人，白天與毒蛇猛獸奮鬥，一到晚上，便月下歌舞，忘了終日的恐怖和勞苦。在赤道的椰樹蔭下，在極地的冰屋之中，望月的人，心雖萬殊，但受了月光的

洗禮以後，個個人心，都一樣的明澈可鑑。

(文叔)

以上兩篇，雖都是月的說明；然一則純屬客觀的素描，使人有月的正確認識，而無些微內情的衝動；一則摻入主觀的成分，以誇大月之美，而誘引讀者掀起興趣，共來玩月。

科學的記敘文貴乎明白曉暢，敘述詳盡；所以真實，明晰，詳密，諧趣，爲其四大特點。

文學的記敘文，第一貴乎，想像靈活；因爲這種記文，是表顯作者對於事文所得的印象如何；那末在執筆之前必得把願表顯之印象重新在腦海裡演影一回，就如新得到的一個印象般的，那才有希望寫成功一篇淋漓活潑的文章，第二貴乎，抓着特點；必須得把事物之特點寫來另外細詳，普通的色相，竟可從略，以免分裂瑣碎之弊。

寄小讀者通訊七

冰心

親愛的小朋友：

八月十七的下午，約克遜號郵船無數的窗眼裏，飛出五色飄揚的紙帶，遠遠，拋到岸上，任憑送別的人牽住的時候，我的心是如何的飛揚而悽惻：

癡絕的無數的送別者，在最遠的江岸僅僅牽着這終於斷絕的紙條兒，放這龐然大物，載着最重的離愁，飄然西去：

船上生活，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潑，除了三餐外，只是隨意遊戲散步。海上的頭三日，我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套圈子，拋沙袋，樂此不疲，過後又絕然不玩了。後來自己回想很奇怪，無他，海喚起了我童年的回憶，海波聲中，童心和遊伴都跳躍到我腦中來，我十分的恨這次舟中沒有幾個小孩子，使我童心來復的三天中，有無猜暢好的遊戲！

我自少住在海濱，却沒看見過海平如鏡，這次出了吳淞口，一天的航程，一望無際盡是粼粼的微波，涼風習習，舟如在冰上行。到過了高麗界，海水竟似湖光，藍極綠極，凝成一片，斜陽的金光，長蛇般自天邊直接到欄旁人立處。上自穹蒼，下至船前的水，自淺紅至於深翠，幻成幾十色，一層層，一片片的漾了開來。……小朋友，恨我不能畫，文字竟是世界上最無用的東西，寫不出這空靈的妙景！

八月十八夜，正是雙星渡河之夕，晚餐後獨倚欄旁，涼風吹衣，銀河一片星光，照到深黑的海上，遠遠聽得樓欄下人聲笑語，忽然感到家鄉漸遠，繁星閃爍着，海波吟嘯着，凝立悄然，只有惆悵。

十九日黃昏，已近神戶，兩岸青山，不時的有漁舟往來。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圓扁的，大家說笑。便道是『饅頭山』。這饅頭山沿途點綴，直到夜裏。遠望燈光燦然，已抵神戶。船徐徐停住，便有許多人上岸去。我因太晚，只自己

到最高層上。初次看見這般璀璨的世界，天上微月的光，和星光，岸上的燈光，無聲相映，不時的還有一串光明從山上橫飛過，想是火車周行。……舟中寂然，今夜沒有海潮音，靜極心緒忽起：『倘若此時母親也在這裏……』我極清晰的憶起北京來；小朋友，恕我，不能往下再寫了。

冰心 八，二十，一九二三，神戶。

〔發問〕 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每天所見的景物，所生的情感，都是怎樣的？

與周作人的「山居雜詩」有無相似之處？

〔語感〕 癡絕的 回憶 空靈 凝立悄然 惆悵

寄小讀者通訊八

冰心

朝陽下轉過一碧無際的草坡，穿過深林，已覺得湖上風來，湖不是昨夜波

欲睡如醉的樣子了。——悄然坐在湖岸上，伸開紙，拿起筆，抬起頭來。四圍紅葉中，四面水聲裏，我要開始寫信給我久違的小朋友。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水面閃爍着點點的銀光，對岸意大利花園裏，亭亭層列的松樹，都證明我已在萬里外。小朋友，到此已逾一月了，便是在日本也未曾寄過一字，說是對不起呢，我又不願：

我平時寫作，喜在人靜的時候。船上却處處是公共的地方，艙面欄邊，人可以來到。海景極好，心胸却難得清平。我只能在晨間絕早，船面無人時，隨意寫幾個字。堆積至今，總不能整理，也不願草草整理，便遲延到今日。我是尊重小朋友的，想小朋友也能尊重原諒我！

許多話不知從那裏說起，而一聲聲打擊湖岸的微波，一層層的沒上雜立的湖石，直到我蔽膝的氈邊來，似乎要求我將她介紹給我的小朋友。小朋友，我

真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紹她：她現在橫在我的眼前。湖上的明月和落日，湖上的濃陰和微雨，我都見過了，真是儀態萬千。小朋友，我的親愛的人都不在這裏，便只有她——海的女兒，能慰安我了。Locke woban，諧音會意，我便喚他做『慰冰。』每日黃昏的遊泛，舟輕如羽，水柔如不勝漿。岸上四圍的樹葉，綠的，紅的，黃的，白的，一叢一叢的倒影到水中來，覆蓋了半湖秋水，夕陽下極其豔冶，極其柔媚。

將落的金光，到了樹梢，散在湖面，我在湖上光霧中，低低的囑咐他，帶我的愛和慰安，一夜和他到遠東去。

小朋友！海上半月，湖上也過半月了，若問我愛那一個更甚，這却難說——海好像我的母親，湖是我的朋友，我和海親近在童年，和湖親近是現在。海是深闊無際，不着一字，她的愛是神秘而偉大的，我對她的愛是歸心低首的。湖是紅葉綠枝，有許多襯託，她的愛是溫和嫵媚的，我對她的愛是清淡相照的。

這也許太抽象，然而我沒有別的話來形容了！

小朋友，兩月之別，你們自己寫了多少，母親懷中的樂趣，可以說來讓我聽聽麼；——這便算是沿途書信的小序，此後仍將那寫好的信，按序寄上，日月和地方，都因其舊，『弱遊』的我，如何是太平洋東岸的上海繞到大西洋東岸的波司頓來，這些信中說得很清楚，請在那裏看罷！不知這幾百個字，何時方達到你們那裏，世界真是太大了：

冰心，十，十四，一九三一，懋冰湖畔，威利斯爾。

〔發問〕

她爲什麼沒有早寫信呢？

誰催促她寫信呢？

把海與湖怎樣比較了？

「海的女兒」按着什麼理由，造成了這個比喻句？

〔語感〕

對不起

儀態萬千

光霧

抽象

古文與白話

白話文之運動時至今日，已有十五六年之歷史了，古文派，新文家，仍然戰論不休；你說他是偏舊之士，直泥不化；他說你是不倫不類，徒逞臆說，這場無謂之戰爭姑讓他們自行打將下去，勿須我們多心去管，但是中國的語言文字究竟要向那條路走去呢？此乃作者愿大胆地揣測者也，依愚者一得之見看去，白話文之運動之原則，在中國的知識階級中，已栽下了堅固的基礎，而且最易被後進的少年歡迎樂從，所以過去於本運動中產生的錯誤，絕不至使提倡者灰心塌地，而停止自己的工作，反可助長他們重振旗鼓，努力於完善的白話之建設，這一點意見可以用最近三四年內之新作品証實的；文言語體化，或稱文白

便是這一新興階段的專有特徵，同時他們設法把洋八股的服裝脫去，而後勉力穿上大眾的外廠，也不太求時尚，也不泥守成法，白話文便利時，使用白話；古文順適時，使用古文，不求門戶之見，專求便利，明快，此種文猛一看去，不辨他是文是白，換句話說：是將古文平易化近乎口語，既如此，則中國之大眾可以有讀懂書的絕對希望，我們應當歡迎此類文字，因為既沒有古文之艱深晦澀，奇詞奧句，又沒有洋八股之佶屈聱牙，快舌噎喉，可以說新舊文之弊盡行剔除，而同樣語體文之運動之目的也算達到了，那末我們就大胆的向這一條路邁進，勿謂此路容有不通，將奈何？故裹足不前，因噎廢食做不得，學語文也是，同樣的理由，豈能做得？莫猶豫，向前走吧！唯有我們的方法也得相提並論：那便是古文新文同時並讀，寫作文白，我們若老向此路走去，縱不能站入新語文學運動之前鋒，然必不至受時代的落伍者之譏，退一步說：復古運動縱能波及語文學，則彼時之古文，必不能退歸唐宋八大家之古文窠臼裡，將必

產生一種別開生面的古文，我們若能隨着地球之轉移生活下去，不與時代隔開，自能順適地便易地將他們的古文學到手裡，如此說來，我們可以左右逢迎，無堅不批矣，前途遠大，有志之青年，有爲之後生，曷興乎哉！

至於古文與白話之別，壓根兒就沒有弄清楚，有人以爲文中用了「之乎者也」便是文言，用了「呢麼了吧」就算白話，這都是隔靴抓癢，未切痛處，然而我們學作文者必須弄個清白，那末只有自己下手去分辨好了，但是頂好的頂好的法子，就是將文言繙譯成白話，白話繙譯成文言，你要隨時發顯出許多的差別，而非他人所可告喻者。

雪晚歸船

俞平伯

日來北平驟冷，談談雪罷，怪膩人的，不知怎麼總說起江南來，江南的往事可真多，短夢似的一場一場在心上跑着；日子久了，方圓的輪廓漸磨鈍了，

寫來倒反方便些，應了豈明君的「就是要加減兩筆也不要緊」這句話，我近來真懶得可以，懶得筆都拿不起，拿起來費勁，放下卻很「豪燥」的，依普通說法，似應當是才盡，但我壓根兒未見得有才哩，

淡淡的說，疏疏的說，不論您是否過癮，凡懶人總該喜歡的，是那一年上，您還記得否？您家湖上的新居落成未久，牠正對三台山，旁見聖湖一角，曾於這樓廊上一度看雪，雪景如何的好，似在當時也未留下深沉的印象，現在追思更覺茫然，——無非是麵粉鹽花之流罷，即使於才媛嘴裏依然是柳絮。

然而H君快意於他的新居，更喜歡同着兒女們游山玩水，於是我們遂從杭州城內蕩湖水而西了，於雪中，於明敞的樓頭凝眸覽對，卻也儘多佳處，皎潔的雪，森秀的山，並不曾孤負我們來時的一團高興，且日常見慣癖姿，一被積雪覆着，驀地添出多少層疊來，宛然新生的境界，彷彿將完工的畫又加上幾筆皴染似的，記得那時H君就這般說。

靜趣很難形容，回憶中的靜趣每不自主的雜以淒清，更加難說了，而且想必不會忘記，我幾時對着雪裏的湖山，悄然神往呢，我從來不曾如此偉大過一回，真人面前不說謊，團雪爲球，擲得一塌糊塗倒是真的，有同嬉的「」爲證。

以擲雪而「」敗，敗而襪溼，等襪子烤乾，天已黑下來，於是回家，如此的清游可發一笑罷？瞧瞧今古名流的游記上有這般寫着的嗎？沒有過！——。惟其如此，我才敢大大方方的寫。否則馬上闕筆，「慫另請高明」

畢竟那晚的歸舟是難忘的，因天雨雪，丟卻悠然的雙槳，討了一隻大船，大家伙兒上船之後，他便扭扭搭搭晃蕩起來，雪早已不下，尖風卻漸漸的，人躲在艙裏，天又黑得真快，灰白的雪容，一轉眼鐵灰色了，雪後的湖浪沉沉，拍船頭閒歇地汨然而響，旗下營的遙燈漸映眼朦朧黃了，那時中艙的板桌上初點起一支短短的白燭來，燭兒打着顫，以船兒的欹傾，更搖搖無所主，似微薄而將向盡了，我們都擁着一大堆的寒色，悄悄地趁殘燭而覓歸，那時似乎沒有

說什麼話，即有三兩句零星的話，誰還記得清呢，大家這般草草的回去了。

〔發問〕

試把這一篇比較於前一課，看看有什麼一樣處？有什麼不一樣處？

〔語感〕

風人

壓根

深沉的

孤負

辜負

境界

作文法大綱 復習

採取讀課之任何一節，使學生分辨，記事文與敘事文，標以「記」，「敘」等字樣。

使學生由已讀過之諸課中指明那一課是科學的記敘文？那一課是文學的記敘文？那一課是科學與文學合璧的記敘文？

泰山日出

徐志摩

我們在泰山頂上看出太陽，在航過海的人，看太陽從地平綫下爬上來，本不是奇事；而且我個人是曾飽看過江海與印度洋無比的日彩的。但在高山頂上

看日出，尤其在泰山頂上，我們無壓的好奇心，當然盼望一種特異的境界，與平原或海上不同。果然。我們初起時，天還是暗沉沉的，西方是一片鐵青，東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一體莽莽蒼蒼的。但是我一面覺感勁烈的曉寒，一面睡眠不曾十分醒豁時約略的印象，等到留心回覽時，我不由得大聲的狂叫——因為眼前只是一個見所未見的境界，原來昨夜整夜暴風的工程，卻砌成了一座普遍的雲海。除了日觀峯與我們所在的玉皇頂以外，東西南北只是平鋪着瀰漫的雲氣，在朝旭未露前，宛似無量數厚絨長絨的絨羊，交頸接背的睡着，卷耳與彎角都依稀辨認得出，那時候在這茫茫的雲海中，我獨自站在霧靄溟濛的小島上，發生了奇異的幻想：——

我軀體無限的長大，腳下的山巒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塊拳石；這巨人披着散髮，長髮在風裏像一面墨色的大旗，颯颯的在飄蕩。這巨人豎在大地的頂尖上，仰面向着東方，平拓着一雙長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

喚；在崇拜，在祈禱，在流淚——在流久慕未見而將見，悲喜交互的熱淚。
這淚不是空流的，這默禱不是不顯應的。

巨人的手，指向着東方——

東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麼？

東方有的是瑰麗榮華的彩色，東方有的是偉大普照的光明——出現了，到了，在這裏了！

玫瑰汁，葡萄漿，紫荊液，瑪瑙精，霜楓葉——大量的染工，在層累的雲底工作；無數蜿蜒的魚龍，爬進了蒼白色的雲堆。

一方的異彩，揭去了滿天的睡意，喚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駒，在熱奮地馳騁。

雲海也活了；眠熟的獸形的濤瀾，又回復了偉大的呼嘯，昂頭搖尾的向着我們朝露染青，鰻形的小島沖洗，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盪着這生命的浮

礁，似在報告光明與歡欣之臨在。

再看東方——海勾力士已經掃蕩了他的阻礙，雀屏似的金霞，從「無垠」的肩上產生，展開在大地的邊沿。起，起，用力，用力！純燄的圓顛一探再探的躍出了地平，翻登了雲背，臨照在天空！

歌唱呀，讚美呀，這是東方的復活，這是光明的勝利！

散髮禱祝的巨人，他的身影互在無邊的雲海上，已經漸漸的消翳在普遍的歡欣裏：現在他雄渾的頌美的歌聲，也已在霞彩變幻中，普徹了四方八隅。

聽呀，這普徹的歡聲；看呀，這普照的光明！

〔發問〕 幻想勿寧爲作者的感想麼？

試把感想與之色相分析開，可否看出抒情文中挾寫景，寫景文中挾抒情之妙法嗎？與「溪水」「林中」兩篇同屬一個作法麼？

〔語感〕 境地 幻想 產生

修辭學 (七) 語氣聲調

「使人不厭百回讀」的文章，重要的原因是「流利」；流利的要素是語氣自然，聲調諧和。自然語氣產生於大多數作者之習慣的語腔，所以我們在讀書時，讓嘴也來工作，這樣使嘴皮也能得着語腔的相當的習慣，及至執筆爲文時，自易辨別何者爲自然與不自然了。此乃最易之工作，然亦最易被人忽略，因而作的文章準是不自然（不順適）。諧和的聲調，是由於字音之排置適宜而來，這卻不能有機械式的講述，只有自己在讀書時特別留意一點，若有高聲朗讀的機會，萬不可誤過。朗誦時把各個字音念得要真，正；念得句讀要分明；聲調抑揚要中節，這些都是易作而獲益非淺的事，希望學者對於這些稍爲留心一點才是！

結語

修辭之格式算來很多，但是爲初學者所習見而易學者介紹了六個在上邊。希望學者勿以其簡而忽略之，而當以其條理簡賅而時習之；務使指揮如意，用運靈活。則你的文章將必放異彩，而能生色。修辭時還有兩個條件當記者：

(一)對於修辭不要太費心力；

(二)詞句不要太求纖巧怪僻。如是則庶乎近矣！

塔山公園

鄭振鐸

到塔山去的路，是很平坦的。由山後的一條很寬的泥路走去，後面的一帶風景全可看到。山石時時有人在丁丁的伐採，可見近來建造別墅的人一天天的多了，連山後也有幾家住戶。

塔山公園的區域，並不很廣大，都是童山，雜植着極小極小的竹樹，只有膝蓋的半高。還有不少雜草，大樹木却一株也沒有。將到亭時，山勢很高峻，

兩面石碑，立在大門的左右，上叙這個公園的緣起，碑字已爲風雨所侵而模糊不清，後面所署的年月却是宣統二年。據說，近幾年來，亭已漸圯，最近有一個什麼督辦，來山避暑，提倡重修，現在正在動工。到了亭上，果有不少工匠在那裏工作，木料灰石，堆置得凌亂不堪。亭是很小的，四周的空地也不大，却放了四組的水門汀建造的椅桌，每組二椅一桌，以備遊人野餐之用。亭的中央，突然隆起了一塊水門汀建的高丘，活像西湖西泠橋畔重建的小青墓。也許這也是常桌用的，因爲四周也是水門汀建的亭欄，可以給人坐。

再沒有比這個亭更粗陋而不諧和的建築物了，一點式樣也沒有，不知是什麼東西，亭不像亭，塔不像塔，中不是中，西不是西；又不是中西合璧，簡直可以說是一無美感，一無知識者所設計的亭子。如果給工匠們自己隨意去設計，也許比這樣的式子更會好些。

所謂公園者，所謂亭子者，不過如此！然而這是我們中國人在莫千山所建

築的唯一的公共場所。

虧得地勢占得還不壞。立在亭畔，四面可眺望得很遠，莫干山的諸峯，在此可一一指點得出來。山下一畦一畦的田，如綠的繡氈一樣，一層一層，由高而低，非常的有秩序。足下的岡巒，或起或伏，或趨或聳，歷歷可指，有如看一幅地勢實型圖。

太陽已經漸漸的向西沉下，我們當風而立，略略有些寒意。

那邊有烏雲起了，山與田都爲一層陰影所蔽，隱隱的似聞見一陣一陣的細密的雨聲。

「雨也許要到這邊來了，我們走吧！」

這是第一次的到塔山。

第二次去是在一個絕早的早晨，人是獨自一個。

在山上，我們幾乎天天看太陽由東方出來。倚在點翠軒廊前的紅欄干上，

向東望着，我們便可以看到一道強光四射的金線，四面都是斑斕的彩雲托着，在那最遠的東方。漸漸的，雲漸融消了，血紅的，血紅的太陽露出了一角，而樓前便有了太陽光。不到一刻，而朝陽已全個的出顯於地平線上了，比平常大，比平常紅，却是柔和的，新鮮的，不刺目的。對着了這個朝陽而深深的呼吸着，真要覺得生命是在進展，真要覺得活力是已重生。滿腔的朝氣，滿腔的希望，滿腔的愉意，滿腔的躍躍欲試的工作力！

怪不得晨鳥是要那樣的對着朝陽宛轉的歌唱着。

常常的在廊前這樣的看日出。常常的移了椅子在陽光中；全個身子都浸沒在它的新光中。

也許到塔山那個最高峯去看日出，更要好呢，泰山之觀日出，不是一個最動人的景色麼？

一天，絕早，天色還黑着，我便起身，胡亂的洗漱了一下，立刻起程，到

塔山。天剛剛有些亮，可以看見路。半個行人也沒有遇見。一路上急急的走着，屢次的回頭看，看太陽已否升起。山後却是陰沉沉的。到了登上了塔山公園的長而多級的石階時，才看見山頭已有黃金色，東方是已亮晶晶的。

風虎虎的吹着，似乎要從背後把你推送上山去。愈走得高風愈大，真有些冷慄，雖然是在六月，且穿上了夾衣。

飛快的飛快的上山，到了絕頂時，立刻轉身向東望着。太陽却已經出來了，圓圓的血紅的一個，與在前廊所見的一模一樣，眼界並不見得因更高而有所不同。

在金黃的柔光中浸溶了許久許久才回去，到家還不過八時。

〔發問〕

第一次去塔山公園，得的印象如何？

觀日出得的印象又如何？

塔山公園之小亭有無特色？

〔語感〕

中西合璧

設計

寒意

冷慄

冷意

作文法大綱 (七) 記敘文的四個必要條件

既知記敘文是什麼了，則進而當知作記敘文時當加以注意者尙有四點，就是記敘文的四個必備的條件：(一)主體。(二)事實。(三)時間。(四)地點。

(一) 主體就是所記述的事件屬於誰。

(二) 事實就是事情演變之情形如何。

(三) 時間就是事件發生，推移的時候。

(四) 地點就是事件發生的處所。

若把任何一篇好記敘文解剖開來，則此四點條件必定完全都有；所以有人

竟認此四個條件爲記敘文之四大要素。實際的在作記敘文時，找文材，可以按照此四點去找，比較來得更正確，更便利。

例如：

時節迫切了中夏，日長的午後，火熱的太陽偏西一點，在房間裏悶坐不住的我，隨手取了一本新購來的書看看。

(主體)：我

(事實)：看書

(時間)：中夏，午後。

(地點)：房間。

試使學生指明本讀之主體……………四點！

威尼斯 (採自歐遊雜記)

朱自清

威尼斯是一個別致地方。出了火車站你立刻便覺得；這裏沒有汽車，要到

那兒不是搭小火輪，便是雇「剛朶拉」大運河穿過威尼斯像反寫的S；這就是大街。另有小河道四百八十條，這些就是小胡同。輪船像公共汽車，在大街上走；剛朶拉是一種搖櫓的小船，威尼斯所特有，它那兒都去。威尼斯並非沒有橋；三百七十八座，有的是。只要不轉灣抹角，那兒都走得到，用不着下河去。可是輪船中人還是很多，「剛朶拉」的買賣也似乎並不壞。

威尼斯是「海中的城」，在意大利半島的東北角上，是一羣小島，外面一道沙堤隔開亞得利亞海，在聖馬克方場的鐘樓上看，團花簇錦似的東一塊西一塊在綠波裏蕩漾着。遠處是水天相接，一片茫茫。這裏沒有什麼煤煙，天空乾乾淨淨；在溫和的日光中，一切都像透明的。中國人到此，彷彿在江南的水鄉；夏初從歐洲北部來的，在這兒還可看見清清楚楚春天的背影。海水那麼綠那麼嫩，會帶你到夢中去。

威尼斯不但是明媚，在聖瑪克方場走走就知道。這個方場南面臨着一道運

河；場中偏東南便是那可以望遠的鐘樓，威尼斯最熱鬧的地方是這兒，最華妙莊嚴的地方也是這兒。除了西邊，圍着的都是三百年以上的建築，東邊居中是聖馬克堂，却有了八九百年——鐘樓便在它的右首。再向右是新衙門；教堂左首是老衙門。這兩溜兒樓房的下一層，現在滿開了鋪子。鋪子前面是長廊，一天到晚是來來去去的人。緊接着教堂，直伸向運河去的是公爺宮；這個一半於小方場，另一半便屬於運河了。

聖馬克是方場的主人建築在十一世紀，是卑贊庭式，以直線爲主。十四世紀加上戈昔式的裝飾，如尖拱門等；十七世紀又參入文藝復興期的裝飾，如欄干等。所以莊嚴華妙兼而有之；這正是威尼斯人的漂亮勁兒。教堂裏屋頂與牆壁上滿是碎玻璃嵌成畫，大概是真金色的地，藍色或紅色的聖靈像。這些像做得非常肅穆，教堂的地是用大理石鋪的，顏色花樣種種不同。在那種空闊陰暗的氛圍中，你覺得偉麗，也覺得森嚴，教堂左右那兩溜兒樓房，式樣各別，

並不對稱；鐘樓高三百二十二英尺，也偏在一邊兒。但這兩溜房子都是三層，都有許多拱門，恰與教堂的門面與圓頂相稱；又都是白石造成，越襯出教堂的金碧輝煌來。教堂右邊是向運河去的路，是一個小方場，本來顯的空闊些，鐘樓恰好填了這個空子。好像我們戲裏大將出場，後面一桿旗子總是偏着取勢；這方場中的建築，節奏其實是和諧不過的。十八世紀意大利卡那來陀一派畫家專畫威尼斯的建築，取材於這方場的很多。德國德萊司敦畫院中有幾張，真好。

公爺宮裡有好些壁畫和屋頂畫了陶來陀（十六世紀）的大畫樂園最著。但更重要的是他建築的價值。運河上有了這所宮房增加了不少的顏色。這全然是巴昔式；動工在九世紀初，以後屢遭失火，屢次重修，現在的據說還是原來的式樣。最好看的是他的西南兩面；西面斜對着聖馬克方場，南面正在運河上。在運河裏看，真像在畫中。它也是三層，下兩層是尖拱門，一眼看去是無數的柱

子：最下層的拱門簡單疏闊，是載重的樣子，上一層便繁密得多，爲裝飾之用，最上層却更簡單，一根柱子沒有，除了疏疏落落的窗和門之外，都是整塊的牆面；牆面上用白的與玫瑰紅的大理石砌成素樸的方紋，在日光裏鮮明得像荷花出水一般。威尼斯人真不愧着色能手。這所宮房從運河中看，好像是在水裏；下兩層是玲瓏的架子，上一層才是屋子，這是很好的結構。加上那豔而雅的颜色，令人有愉快迷離之態。宮後有太息橋；從一邊是監獄，一邊是法院，獄囚提訊須過這裏，所以得名。拜輪詩中曾詠此，因此便膾炙人口起來，其實也只是近世的東西。

威尼斯的夜曲是很著名的。夜曲本是一種抒情的曲子，夜晚在人家窗下隨便唱。可是運河裏也有：晚上在聖馬克方場的河邊上，看見河中有紅綠的紙球燈，便是唱夜曲的船。雇看「剛朶拉」搖過去，靠着那個船停下，船在水中間，兩邊挨次排着剛朶拉在微波裏盪着，像是兩隻翅膀。唱曲的有男有女，圍着

一張桌子坐，輪到了便站起來唱，傍邊有音樂和着，曲詞自然是意大利語，意大利的語音據說最純粹，最清朗。聽起來似乎的確斬截些，女人的尤其如此！——意大利的歌女是出名的。音樂節奏繁密，聲情熱烈，想來是最流行的「借茲」調。在微微搖擺的綠燈球底下，顫着醞醞的歌喉，運河上一片朦朧的夜也似乎透出玫瑰紅的樣子。唱完幾曲之後，船上有人跨過來，反拿着帽子收錢，多少隨意。不願意聽了還可搖到那第二處去。這個略略像當年的秦淮河的光景，但秦淮河却熱鬧的多。

從聖馬克方場向西北去，有兩個教堂在藝術上是很重要的。一個是聖羅珂堂，傍邊有一所屋子，牆上屋頂上滿是畫；樓上下大小三間屋，共六十二幅畫，是丁陶來陀的手筆。屋裏暗極，是有早晨看得清楚。丁陶來陀作畫時，因地制宜，大部分只粗粗鈎勒，利用陰影，教人看了覺得是幾經琢磨似的。十字架一幅在樓上小屋內，力量最雄厚。佛拉利堂在聖羅珂近旁，有大畫家鐵沁（十

六世紀)和近代雕刻家卡奴洼的紀念碑。卡奴洼的，靈巧，是自己打的樣子，鐵沁的，宏壯，是十九世紀中葉才完成的。他的聖母升天圖掛在神壇後面，那朱紅與亮藍兩種顏色鮮明極了。全幅氣韻流動，如風行水上。倍里尼的聖母像，也是他的精品。他們都還有別的畫在這個教堂裏。

從聖馬克方場沿河直向東去，有一處公園；從一八九五年起，每兩年在此地開國際藝術展覽會一次。今年是第十八屆；加入展覽的有意，荷，比，西，丹，法，英，奧，蘇俄，美，匈，瑞士，波蘭等十三國，意大利的東西自然最多，種類繁極了；未來派立體派的圖畫雕刻，都可見到，還有別的許多新奇的作品，說不出路數。顏色大概鮮明，教人眼睛發亮；建築也是新式，簡潔不囉嗦，痛快之至。蘇俄的作品不多，大概是工農生活的表現，兼有沉毅和高興的調子。他們也用鮮明的顏色，但顯然沒有很費心思在藝術上，作風老老實實，並不向牛犄角裏尋找新奇的玩意兒。

威尼斯的玻璃器皿，刻花皮件，都是名產，以典麗風華勝，繡絲也不錯。大理石小雕像，是著名大品的縮本，出於名手的還有味。

〔發問〕

作者是否認了威尼斯之特點，而竭力描寫？

讀了本文之後，你是否認識了威尼斯之輪廓？

本文與「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寫法相差多少，試作一番比較！

〔語感〕

背影 ~~~ 背景

氛圍

膾炙人口

夜曲

氣韻流動

文言與白話

介紹一編譯文於此，以便學者觀模。

節錄項羽本紀（史記）

項羽已殺矐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君，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兵遇

，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譯文

秦同培

項羽殺了卿子冠軍，威權振動了楚國，名譽揚到了各國諸侯的耳中，羽當下便差當陽君蒲將軍將兵二萬渡河，解救鉅鹿，打了許多時候，並沒有得勝，陳餘又來請加兵，項羽就帶兵統通渡河，渡過了河，把船都沉在水裏，又敲破了釜甌，燒毀了房屋，只帶三天的糧食，表示士卒必死，沒有一人回來的意思。兵既到，便把王離圍住，恰巧碰着秦軍。戰了九合，竟斷絕他的甬道，大敗

秦兵，殺了秦將蘇角，擒了秦將王離；涉間當下不肯降楚國，便自己燒死，這一個當兒，楚兵在諸侯中要算第一了，諸侯兵來救鉅鹿的，有十幾個壁壘，沒有一個敢出兵；到了楚國攻打秦國時候，諸侯都在壁上觀看，却說楚國戰士沒有一個不抵敵十餘個的，楚兵的喊殺聲，振動了天地，諸侯的兵，沒有一個不害怕的，既然打破了秦軍以後，項羽便喚諸侯來相見，將要走到轅門時，都個個跪下向前走，沒有敢抬頭看的，項羽由是做了諸侯的上將軍，諸侯都屬他管轄了。

我所知道的康橋

節錄

徐志摩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蔥翠的草坪。從校友居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脛蹄沒在恣蔓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動盪，應和着它們尾鬃的掃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

垂柳與掬蔭護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均勻的長着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着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仆着摟抱大地的溫軟。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通的雙槳划船，有輕快的簿皮舟（Canoe），有最別緻的長形撐篙船（Punt）。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莫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着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我手脚太蠢，始終不曾學會。你初起手嘗試時，容易把船身橫住在河中，東顛西撞的狼狽。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皺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優閒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真的始終不曾學會；每回我不服輸跑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鬍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生，這撐船費勁，天熱累人，還是孛個薄皮舟溜溜吧！」我那裏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

身一段段的腰斬了去！

你站在轎上去看人家撐，那多不費勁，多美！看他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撚起一根竟像沒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波的轉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他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煖時你去買一支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躺着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羣的唼喋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黃昏，近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攜着他們的好友，在船沿上支着雙雙的東洋綵紙燈，帶着話匣子，船心裏用軟墊鋪着，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聽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住慣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

道是春；天冷了裝爐子，天熱了拆爐子，脫下棉袍，換上夾袍，脫下來袍，穿上單袍；不過如此罷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的事。忙著哪，這樣那樣事情多著，誰耐煩管星星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的生活，苦痛，煩悶，拘束，枯燥，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問咒詛人生？

但不滿意的生活大都是由於自取的。我是一個生命之信仰者，我信生活決不是我們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資養。那一株婆婆娑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柢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

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去；爲醫治我們當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裏打幾個滾，到海水裏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你肩背上的負擔就會輕鬆了去的。

這是極膚淺的道理，當然。但我要沒有過過康橋的日子，我就不會有這樣的自信。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算是不曾虛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雖則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時期。）我那時有的是閒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絕對單獨的機會，說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記那初春的睥睨嗎？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着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爲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阿，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它的新聲！阿，這是第一朵小

雪球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阿，這不是新來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週遭的沉默。順着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煙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三兩個饅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敎寺。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沉沉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橋只是一帶茂林，擁戴着幾處娉婷的尖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蹤跡，你只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煙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暮，（最好是微霞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煙，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

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周遭瀾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彷彿在那裏回響。

伺候着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裏的花鮮，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茲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怯伶伶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鈴蘭與香草是歡喜的初聲。窈窕的蓮馨，玲瓏的石水仙，愛熱鬧的克羅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與雛菊——這時候春光已是縵爛在人間，更不須殷勤問訊。

瑰麗的春放。這是你野遊的時期。可愛的路政，這裏不比中國。那一處不

是坦蕩蕩的大道？徒步是一個愉快，但騎自轉車是一個更大的愉快。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術；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而快樂。（在康橋聽說自轉車是不怕人偷的，就爲人人都自己有車，沒人要偷。）任你選一個方向，任你上一條通道，順着這帶草味的和風，放輪遠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這道上有的是清蔭與美草，隨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愛花，這裏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裏多的是巧囀的鳴禽。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你如愛人情，這裏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掛單」借宿，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有奪目的果鮮恣你嘗新。你如愛酒，這鄉間每「望」都爲你儲有上好的新釀，黑啤如太濃，蘋果酒薑酒都是供你解渴潤肺的。……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淨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草絲絲處尋夢去——你能想像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陸放翁有一聯詩句：「傳呼快馬迎新月，卻上輕輿趁晚涼；」這是做地方

官的風流。我在康橋時雖沒馬騎，沒轎子坐，卻也有我的風流：我常常在夕陽西曬時騎了車迎着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到的，我沒有夸父的荒誕，但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偷嘗了不少。有三兩幅畫圖似的經驗至今還是栩栩的留着。只說看夕陽，我們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平面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着一家村莊的籬笆，隔着一大田的麥浪，西天的變幻。有一次是正衝着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大羣羊，放草歸來的，偌大的太陽在它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卻是烏青青的，只顧這不可逼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壓迫，我真的跪下了，對着這冉冉漸斃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豔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裏斜着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視，剎那間在我迷眩了的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罷

，說來你們也是不信的！

一別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隱憂？也不想別的，我只要那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倚在鞦韆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

(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發問〕

本篇收集之文材很繁雜，所以爲研究便利計，更好要分成若干段落，那末這篇文章可分爲幾個段落？試給每個段落命一題目，而包孕全段之總意！

本篇爲那一類之記敘文？

作者之目的何在？

〔語感〕

溫軟——溫柔

敏捷

閒暇

輕盈

人生

週遭

神奇

神異

作文法大綱

復習

使讀者指明各段落之主體……

四點

寄小讀者通訊二十三

冰心

冰季小弟：

這是清晨絕早的時候，朝日未出，朝露猶零，早餐後便又須離此而去，我以黯然的眼光望着白嶺，却又不能不偷這匆匆言別的一早晨，寫幾個字給你。只因昨夜在迢迢銀河之側，看見了織女星，猛憶起今天是故國的七月七夕，無數最甜柔的故事，最淒然輕婉的詩歌，以及應景的賞心樂事，都隨此佳節而生。我遠客他鄉，把這些都睽違了，……這且不必管他！

我所要寫的，是我們大家太缺少娛樂了。無精打采的娛樂，絕不能使人生潤澤，事業進步。娛樂至少與工作有同等的價值，或者說娛樂是工作之一部！娛樂不是「消遣」，「消遣」兩字的背後，隱隱的站着「無聊」。百無聊賴的時候，才有消遣，佻傥疾病的時候，才有消遣！對於國事，對於人生，灰

心喪志的時候才有消遣——試看如今一班人所謂的娛樂，是如何的昏亂，如何的無精打采？我決不以這等的娛樂爲娛樂。真正的娛樂是應着真正的工作的要求而發生，換言之，打起精神做真正的工作的人，才熱烈的想望，或預備真正娛樂！

當然的，中國人要中國人的娛樂。我們有四千多年的故事，傳說和歷史。我們娛樂的時候和依據，至少比人家多出一倍。從新年說起罷：新年之後，有元宵，這千千萬萬的繁燈，作樹下廊前的點綴，何等燦爛？無龍燈更是小孩子最熱狂最活潑的遊戲。三月三日是古人修禊節，也便是我們絕好的野餐時期。流觴曲水，不但仿古人餘韻，而且有趣。清明掃墓，雖不焚化紙錢，也可訓練小孩子一種恭肅靜默的對先人的敬禮；假如清明植樹能名實相符，每人每年在祖墓旁邊，種一棵小樹，不到十年，我們中國也到處有了蔥蘢的山林。五月五是特別爲小孩子的節期，花花綠綠的香囊，五絲色，大家打扮小孩子，一年中只

是這幾天，覺的街頭巷尾的小孩子，加倍喜歡！這天又是龍舟節，出去泛舟，或是兩個學校間的競渡，也是極好的日子。七月七，是女兒節，只這名字已有限的溫柔！涼夜風靜，秋星燦然，庭中陳設着小几瓜果，遍延女伴，輕悄談笑，仰看雙星緩緩渡橋。小孩子滿握着煮熟的蠶豆，大家互贈，小手相握，謂之「結緣」，這兩字又何其美妙？我每以爲「緣」之意思，十分精微，「緣」之一字，十分難譯，有天意，有人情，有生死流轉，有地久天長。蘇子瞻贈他的弟弟子由詩，有「與君今世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小弟弟，我今天以這兩語從萬里外遙贈你了！

八月十五中秋節，滿月的銀光之下，說着蟾蜍玉兔的故事，何其清切。九月九重陽節，古人登高的日子，我們正好有遠足旅行，游覽名勝，國慶日不必說，尤須慶祝一下子，只因我覺得除却各政治機關及商店懸旗外，家庭中紀念這節期的，似乎沒有！

往下不再細說了，翻開古書看一看，如帝京景物志之類，還可找出許多有意思可紀念的娛樂的日子來。我覺得中國的節期，都比人家的清雅，每一節期都附以溫柔，高潔的故事，驚才絕艷的詩歌，甚至於集會時的食品用器，如五月的龍舟，糉子，七月七的蠶豆，八月十五的月餅，以及各節期的說不盡的等等一切……我們是一點不必創造。招集小孩子，故事現成，食品現成，玩具現成。要編製歌曲，供小孩的戲唱，也有數不盡的古詩，古文，古詞爲藍本，古人供給我們這許多美好的材料，叫我們有最高尙的娛樂，如我們仍不知領略享受，真是太對不起了！

破除迷信，是件極好的事，最可惜的是迷信破除之後，這些美好的節期，也隨着被大家冷淡了下去！我當然不是提倡迷信，偶像崇拜和小孩子扮演神仙故事，截然的是兩件事！

不能多寫了，期日已出，廚娘已忙着預備早餐。在今晚日落之前，我便可

在一個小島之上，你可猜想我是如何的喜歡！我看詩經，最愛的是：「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迴從之，宛在水中央。」我最喜歡「水中央」三字，覺得有說不出的飄蕩與縈迴！——自我開始旅行，除了日記及紙筆之外，半本書也沒有帶，引用各詩，也許錯誤，請你找找看。

預算在海上住到月圓時節，「海上生明月」的光景，我已預備下全付心情，供他動盪，那時如寫得出，再寫些信寄你。

你的姨姊 八，七，一九二四，白嶺。

〔發問〕

試指明娛樂與消遣之分野？

介紹了多少可以及時娛樂的日子？

各節期都有什麼景物？

各節期的景物的設想都依據者什麼公式？

〔語感〕

甜柔

同等的價值

娛樂——消遣

輕悄

享受

以後在本位置要介紹幾篇時人論文的大作，以備學者觀摹。

白話文學史

胡適

引子

我爲什麼要講白話文學史呢？

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不是這三四年來幾個人憑空捏造出來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是有歷史的，是有很長又很光榮的歷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國語文學乃是一千幾百年歷史進化的產兒。國語文學若沒有這一千幾百年的歷史，若不是歷史進化的結果，這幾年來的運動決不會有那樣的容易，決不能在那麼短的時期內變成一種全國的運動，決不能在三五年內引起那麼多的人的響應與贊助。現在有些人不明白這個歷史的背景，以爲文學的運動是這幾年來某人某人提倡的功效，這是大錯的。我們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時候，就有

人用白話做書了；一千年前，就有許多詩人用白話做詩做詞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話講學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話做小說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話的戲曲了；水滸，三國，西遊，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紅樓夢，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我們要知道，這幾百年來，中國社會裏銷行最廣，勢力最大的書籍，並不是四書五經，也不是程朱語錄，也不是韓柳文章，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最遠」的白話小說！這就是國語文學歷史的背景。這個背景早已造成了，水滸紅樓夢……已經在社會上養成了白話文學的信用了。

時機已成熟了，故國語文學的運動者能於短時期中坐收很大的功效。我們今日收的功效，其實大部分全靠那無數白話文人白話詩人替我們種下了種子，造成了空氣。我們現在研究這一二千年的白話文學史，正是要我們明白這個歷史進化的趨勢。我們懂得了這段歷史，便可以知道我們現在參加的運動已經有

了無數的前輩，無數的先鋒了；便可以知道我們現在的責任是要繼續那無數開路先鋒沒有做完的事業，要替他們修殘補闕，要替他們發揮光大。

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佔一個什麼地位。老實說罷，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只可叫做「古文傳統史」罷了。前天有個學生來問我道：「西洋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的文學總代表那一個時代的精神。何以我們中國的文學不能代表時代呢？何以姚鼐的文章和韓愈的文章沒有什麼時代的差別呢？」我回答道：「你自己錯讀了文學史，所以係覺得中國文學不代表時代了。其實你看的「文學史」只是「古文傳統史，」在那「古文傳統史」上，做文的只會模倣韓柳歐蘇，做詩的只會模倣李杜蘇黃：一代模倣一代，人人只想做「肖子肖孫，」自然不能代表時代的變遷了。你要想尋那可以代表時代的文學，千萬不要尋那「肖子」的文學家，你應

該去尋那「不肖子」的文學；你要曉得，當吳汝綸馬其祖林紓正在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時候，有個李伯元正在做官場現形記，有個劉鶚正在做老殘遊記，有個吳趼人也正在做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你要尋清末的時代文學的代表，還是尋吳汝綸呢？還是尋吳趼人呢，你要曉得，當方苞姚鼐正在努力做韓愈歐陽修的「肖子」的時候，有個吳敬梓也正在做儒林外史，有個曹雪芹也正在做紅樓夢。那個雍正乾隆時代的代表文學，究竟是望溪文集與惜抱軒文集呢？還是儒林外史與紅樓夢呢？再回頭一兩百年，當明朝李夢陽何景明極力模倣秦漢，唐順之歸有光極力恢復唐宋的時候，水滸傳也出來了，金瓶梅也出來了。你想，還是拿假古董的古文來代表時代呢？還是拿水滸傳與金瓶梅來代表時代呢？——這樣倒數上去，明朝的傳奇，元朝的雜劇與小曲，宋朝的詞，都是如此。中國文學史上何嘗沒有代表時代的文學？但我們不該向那「古文傳統史」裡去尋，應該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學裏去尋。因為不肖古人，所以

能代表當世！』我們現在講白話文學史，正是要講明這一大串不肯替古人做「肖子」的文學家的文學，正是要講明中國文學史上這一大段最熱鬧，最富於創造性，最可以代表時代的文學史。『古文傳統史』乃是模倣的文學史，乃是死文學的歷史；我們講的白話文學史乃是創造的文學史，乃是活文學的歷史。因此我說：國語文學的進化，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是最重要的中心部分。換句話說，這一千多年中國文學史是古文文學的末路史，是白話文學的發達史。

有人說：「照你那樣說，白話文學既是歷史進化的自然趨勢，那麼，白話文學遲早總會成立的，——也可以說白話文學當水滸紅樓夢風行的時候，早已成立了，——又何必需要我們來作國語文學的運動呢？何不聽其自然呢？豈不更省事嗎？」

這又錯了，歷史進化有兩種：一種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種是順着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進，後者可叫做革命，演進是無意識的

，很遲緩的，很不經濟的，難保退化的。有時候，自然的演進到了一個時期，有少數人出來，認清了這個自然的趨勢，再加上一種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進，使這個自然進化的趨勢趕快實現；時間忽然縮短了，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為時間忽然縮短了，因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個革命。其實革命不過是人力在那自然演進的緩步徐行的歷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白話文學的歷史也是如此。那自然演進的趨勢是很明瞭的；有眼珠的都應該看得出。但是這一千多年以來元曲出來了，又漸漸的退回去，變成貴族的崑曲；水滸傳與西遊記出來了，人們仍舊做他們的駢文古文；儒林外史與紅樓夢出來了，人們仍舊做他們的駢文古文；甚至於官場現形記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出來了，人們還仍舊做他們的駢文古文！爲什麼呢？因爲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史，只有自然的演進，沒有有意的革命，沒有人明明白白的喊道：「你瞧！這是活文學，那是死文學；這是真文學，那是假文學！」因爲沒有這

種有意的鼓吹，故有眼珠和沒眼珠的一樣，都看不出那自然進化的方向。這幾年來的「文學革命」所以當得起「革命」二字，正因為這是一種有意的主張，是一種人力的促進。新青年的貢獻只在他在那緩步徐行的文學演進的歷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這一鞭就把人們的眼珠子打出火來了。從前他們可以不保水滸傳，可以不保紅樓夢；現在他們可不能不保新青年了。這一保可不得了了。因為那一千多年的啞子，從此以後，便都大吹大擂的作有意的鼓吹了。因為是有意的人力促進，故白話文學的運動能在這十年之中收獲一千多年收不到的成績。假使十年前我們不加上這一鞭，遲早總有人出來加上這一鞭的；也許十年之後，也許五十年之後，這個革命總免不掉的。但是這十年或五十年的寶貴光陰，豈不要白白的糟塌了嗎？

故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種下了近年文學的革命種子；近年的文學革命不過是給一段長歷史作一個小結束；從此以後，中國文學永遠脫離了盲目的自然演

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的創作的新路了。

一個軍官的筆記

冰心

戰雲密布了，動員令下了，我自己昏昏沉沉的，什麼都不明白，便要開往前敵去了，便要去和那無情的礮火相見了，我打死人家，人家打死了我，都不過這麼一回事；只可憐是——爲誰犧牲，爲誰奮勇，都說不明白；我死了，人家死了，都像死一條狗一般，半點價值都沒有，真是從何說起！

父親站在門口，微風吹着他的白髮，蕭蕭披拂，妹妹扶着他。他們一同站着，一聲兒不響。——呀！這不像將士從軍，家人送別的光景，爲什麼一句激勵的話也沒有，一句淒戀的話也沒有？我明白了！「師出無名」，便有激勵的話，也如何出口！可憐呵！是他們勸慰我好呢？還是我勸慰他們好呢？昨天一夜的工夫，我原也想出幾句話來安慰他們的，爲何現在又說不出？不說了，去

罷。

一翻身出了門，上了車；腦中還嵌着剛纔的光景，嵌着一片淒苦的光景，也許這就是末次之分別，末次的相見，只恨我當初爲何要入軍校。原來戰爭的功用就是如此！戰爭的目的就是爲此！

道上遇見幾個朋友，一邊走着，一邊談話，臉上都顯出極其激烈的樣子，忽地擡頭看見了我，也不招呼，只彼此低低的說了幾句話，望着我冷笑。我們交互着過去了。我不明白他們爲何不理我，爲何冷笑。忽然想起我自己現在的地位，那裏是榮譽的軍人，分明是軍閥的走狗；我素日的志趣那裏去了，竟然做這卑賤的事，如何對得起我的朋友，也如何對得起我自己！

一擡頭到了車站，我部下的兵丁，等着我了；他們一排兒站着，舉着槍。現在要出發了！我應當對他們說幾句話，勉強提起精神來，微笑着對着他們；剛想起頭一句，就是「我們軍人的天職」，方要出口，忽然我的心痛了，我的

臉紅了，底下如何接着說？難道……我的話縮回了，他們都凝望着我，眸子裏滿了眼淚；我們彼此心裏都明白，彼此都互相憐憫，然而我們仍須去死戰。

暫時靜默了一會子，還是含着淚，揮一揮手說：「去罷，我們一齊上站去罷」。

經過了幾站，看見了無數黃衣的兵士和隊官，忙忙碌碌的上車下車，各人做各人的事，汽機軋軋的響着，愈顯得我們慘默無聲。兩旁的平原，風馳電掣的過去，我的思想，也隨着一片大地，不住的旋轉；我心中還是不信現在便是要出戰的。當年的想像，以爲軍人爲國效死，臨敵的時候，不知是怎樣的激昂奮發，高唱入雲；死在疆場，是怎樣的有榮譽；奏凱回來，是怎樣的得贊美。自從赴歐觀戰以後，看見他們的苦境，已經稍稍覺得戰爭是不人道；不想現在不但是不人道，而且是無價值。眼看得我們便要爲少數的主戰者，努力去做這不人道，無價值的事了，——太不值得了。

營帳立好了，隱隱的看見對面軍隊，旗幟飄揚。他們的隊官，聽說便是忠平——是我伯父的兒子，是我的哥哥。他是在一個月以前，剛和我分手的，前幾天他還寫信給我，問我何時可到他那裏去；不想我們現在卻在戰場相見。可憐呵！我何忍攻擊他，他也何忍攻擊我。要是爲着公理正義，自然沒有什麼顧戀；要是我們自己起意的，也沒有什麼顧戀；現在，卻如何呢？——

我們都按兵不動，盼着萬一還有調停的希望，心裏稍微的鎮定一些。只是暴烈的雷雨只管困住我們，軍需官遲延着不來。軍糧不足，怎能支持呢？如何能教兵士們枵腹從軍呢？

我爲何臥在這裏？我的頭爲何擡不起來？我爲何覺得週身麻木？這雪白的牆壁，綠陰遮滿的窗戶，不是戰場上呵！——我想起來了。我是已經交戰受傷了，這裏是醫院呵！大雨的晚上，「總攻擊令」下了以後，忠平的軍隊悄悄的越過綫來，一陣的槍聲，將我們一齊震醒；那時我神筋錯亂，只覺得拿着一柄

指揮刀，站在雨中，耳中只有雨聲，槍聲，呼聲。忽然一聲響，我跳起高來，立刻左邊身子麻木了過去，倒在雨地裏，腦子裏好像有海水流過一般。一會兒火光一閃，聽得有人說，「他們的隊官在這裏呢」。接着有人低頭看我，——「呀，忠平哥哥！」他哭了，拉着我的手，我也哭了。以後我覺得飄了起來，萬事都不覺得了。

我的確是受傷了。忠平在不在這裏呢？我到底是在那裏呢？

看護生進來，看見我醒了，連忙走過來；我要問他，他却微笑着搖頭，不叫我言語，一壁低頭去察看我的傷處，我的目光隨着他的手看去，立刻血液冰冷；——原來我已成了廢人了，我的左手左脚沒有了。……恨得我要坐起來，我用力撕開裹傷的藥布；我痛擊自己的頭；我大聲呼喊，以後便哭了。看護生嚇得不知道怎麼好，站在一旁，呆呆的看着我。等我慢慢的止住了哭，他才過來要勸；我指着門叫他出去，我不聽他的話；誰的話我都不聽。完了！完了

！我成了廢人了，不如死了。……

一覺醒來，剛一睜眼；立刻想起方才的事來，什麼心都灰了，我這一輩子就算完了。「不論是誰，請給我一瓶毒藥，讓我死了罷」！我不住的哀喚着，這時門開了，忠平進來，灰白着臉，他的左手也裹着布，挂在頸下，三步兩步，走至面前，撫着我，好半天掙出一句話來，說：「弟弟！我……」我們都幽咽無聲。我靜靜的臥着，耳中只聽得樹葉搖動，和忠平硬咽的聲音。他的眼淚，都滴在我臉上。這時我想起小的時候，和忠平一處遊玩，我們各人都拿着一桿小木槍，裝上沙土，伏在樹後，互相射擊，忽然他一槍射在我臉上，飛沙迷了我的眼，我放下槍就哭了；他趕緊跑過來，替我揉眼睛，一面勸我說：「弟弟不要哭，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這些事都像幻燈般一片一片的從眼前過去。——這時我心中只覺得冷靜淒慘。忠平啊！但願你永遠坐在這裏！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

可喜的消息到了。我不至久安於廢人了，我要往一個新境界去了。那地方只有「和平」，「憐憫」和「愛」，一天的愁煩，都撇下我去了。

可憐的主戰者啊！我不恨你們！只可憐你們！忠平啊！我不紀念你，我只愛你！父親啊，妹妹啊，再見罷！

世界的歷史，一頁一頁的翻過去，以下只有……〔上帝也要擦乾他們一切的眼，不再有死；也不再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

〔發問〕 這是什麼戰爭之描寫？本戰爭之特點何在？

向着這種戰爭發揮了多少層的悽殘評論？

〔語感〕 動員令 犧牲 從何說起 激烈 軍閥的走狗

作文法大綱（八）事物之觀察

記敘文之文材是事物之性態……已經說過，若欲記敘之明白，正確，非事先徹底認識牠們不可；愿徹底認識牠們，則又非先做觀察不可，故觀察之目標應放在求事物之真實情形；就是由觀察而得的印象，恰與事物之本身一般，惟對於事物的外顯部分，如色相等，固然容易「視而可見，察而可知」；而對於內涵部分，如人的性情，事件的原委，因果的相因等，願察得清晰，懂得透澈，那就不容易了，必得運用明悟，就外面得到的綫索，比較於已往之經驗，盡力而細心的審量一番，才能推知其梗概；所以在搜集文材時，對於這一點，特別要矚視精密，審察周徧，方能如愿以償。

如果是簡單的事物，一經觀察，必能得到一個相當的清晰的印象，若是複雜的事件，仍愿得一個清晰的印象，則於觀察時非理出一個頭緒不成，這就要觀察者按照「主體」，「事實」，「時間」，「地點」四點，細心配置一下，則諸事件自然會個別地陳顯於前，而易於記述了。

文學作品中的事件，雖因爲壓根就沒有實在的「主體」（人物等），所以該事件亦無從觀察；到底學者須知，作品中的瑣碎細事却都由作者一段段觀察得來的，只因他們把這些文材懂得透，會活用，在理想中連綴成一幅心象，而發表出來，使人看去，宛如一件真實事件般的，而不覺其爲假設的故事。

〔注意〕

學者當特別注意作者對於某事物所得印象如何，筆之於劄記簿上，以補個人觀察之不博，審查之不備。

朱竹垞的死

火雪明

崇禎四十八年的十月裏，天氣已經很冷了。那小院裏的已殘了的黃菊，被涼風不住的吹；都一瓣一瓣的落下來。泥磚砌成的天井裏，就好像鋪了一條燦爛的錦褥。一頭擲雪堆絮般的銜蟬（貓名），蹲着肥矮的雙足，虎視着已開

得粉紅色的芙蓉花上，好像要撲攬的樣子。這時，清朝的有名詩人朱竹垞先生，正坐在娛老軒中看他自己註的五代史記，他的沒有精神的倦眼，往往要閉下來變成一線，纖灰的手指，完全沒有絲毫血色了！他伏在紫紅木的茶几上睡了，他的銀絲般的頭髮，都亂披在他的衣領上，在風中舞着，那種頹唐的神情，實在再經不起尖利的冷風吹擊咧！

到他夢醒的時候，那院子裏的銜蟬的雙瞳，已經豎得像一條直線，日光很曦微的照在花磚上沒有偏斜的黑影了！他立起來走到牕前看看，忽然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到院子裏，院子裏的花葉，都蕭蕭瑟瑟的響了許久，他也打了一個冷瘧，覺的週身的肉一凜，寒毛管都澎漲得洞開了，他立刻把碧紗慢拖開，來罩在疎疎落落的牕櫺裏。

他的精神雖然這麼的支不住，但總也不想去躺在牀上，聘大夫來診治。他終於勉強的坐在書室裏默想，或反交了手，在裏面踱來踱去的走着。到日午的

時候，他的家僕才送了一甌稀薄的粥來給他吃。吃完之後，他的額角上發了些微汗，兩頰也通紅的像塗了一層胭脂！映在雪白的長髯上，反覺氣色比平常好看得多？

但是，病魔的力量，的確能夠克服無論怎樣強壯的人們的。況那年紀已經有八十一歲的詩人朱竹垞？他終於不能再拿了朱筆，來考証建文雜錄的附會的地方，而回到寢室去睡了。

啊啊！竹垞就此病了！

清越的更聲，驚破了竹垞的好夢，他抬起頭來看時，只見慘綠的一盞燈火，置在他的枕畔的桌上，好像沒有充分的油的灌注，所以這樣的暗澹了！坐在足部的被上的稻孫。因為鎮日鎮夜的看護他，此刻是很疲困的睡着了！竹垞只得又躺下去。在枕上一個人靜寂的回想：

「啊啊！人生真如朝露啊！像我一生遊過了燕趙齊晉，山陰東甌，廣陵閩

嶠；看過了松灣雲壑，畫閣麟臺，和顯官達仕，騷人墨客，也都往還。現在啊！都是過眼雲烟吧！我真羨慕廣陵先生……」

晚秋的夜晚，大概人家都睡靜了，惟有病在床上的詩人朱竹垞，還是張開了眼睛在沉思。他聽見室外的一陣響聲，他才打斷了思緒。那時他的次孫稻孫也覺了。他見他伸了伸懶腰，見他把手指去抹他銀朱般紅的倦眼，也見他近來削瘦了的面孔；也見他新添的頰上的淚痕；也見他初醒又要睡的情狀；也見他勉強立起來，跑近枕邊來看自己；竹垞就一陣子心酸，那濃潤的淚水，都從枯澀的眼眶裏直瀉出來了！他很不願意使他的孫子見自己流淚，所以就這麼說了：

「稻孫！外……外面是……是什麼響？」

稻孫並不知道他的祖父此刻是醒了。所以聽他說時，倒疑他在說什麼謔話。就此很和順的這麼發問：

「外面的響聲嗎？我倒沒有聽得。我現在就張了火到睡室外去看看了！」

稻孫這時就想去挪那一盞蒼綠的油燈，恐怕室裏暗了，所以又遲疑了片刻。

「哦！稻……孫！外面是……是很冷的。你……你不必此……此刻跑出……去。凍了……身體。」

「是。祖父！大概那個銜蟬貓兒在捕鼠啊！……」

「又是一頭將死的鼠子！」竹垞含着淚，很命的說。

稻孫跪在竹垞的病榻上含着將要滴出來的珠淚。竹垞的枯瘦的手掌，緊握着稻孫的左手，很自然的說：

「稻孫，我的年紀是大了。我這次的病，當然是沒有甚麼希望哩。但是，我的未完的工作，還想你們接續下去啊！你總要用用功的遵守我的遺訓！那麼，我雖然死了之後，我也很歡喜——在九泉之下。……我現在的精神是很健足，你是已經好幾天沒有好好的睡了，所以此刻你還是去安睡吧！你如果再勉強看守着我，我的心就要一片一片的碎裂，反正「死生有命，」看守也沒有用

的！稻……」

微弱的燈光，忽然瞭亮了許多！

稻孫聽了他祖父的傷心的話，他的呼吸也幾乎停止。即使想痛快地大哭一場，但早被纖小的心房，把眼睛裏的含着的淚水吸收進去了！他只得安慰他：「祖父……你……你是不……不會忍心忍心的棄……棄我……我……我們……而……去……去……」

而窗外的天上的陰雲，瀰漫空闊的宇宙裏，雖然譙樓上的更鼓，連打了三下，但總是回復到了岑寂的環境裏。

「稻孫！我的曝書亭集，刊得怎樣了？人們說我的詩詞怎樣？我的紅紅的心啊！……」啊啊！前清的詩人朱竹垞先生，到今還沒有死啊！

朱竹垞先生，是我最欽佩的清朝的詩人。現在稍微根據他的年譜中的末段，就成了這麼一篇小說，讀者可不必當他歷史看就對了。

火雪明志於十日，四月，十四年的深夜。

〔發問〕

抒寫情緒的文章，常以自然的環境作背景，就更顯得情緒的濃厚，

朱竹垞先生的臨終的悲哀，給什麼自然的環境所圍繞？

〔語感〕

頽唐

經不起

克服

附會

纖灰~~~~纖小

健足

復述胡適的「我們爲什麼要講白話文學史呢」一篇的總綱，

最後一課

法國都德著
胡適譯

這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心中很怕先生要罵；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我却一個字都記不得了。我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那邊竹籬上兩

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上學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

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常聽得見。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着他那塊鐵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着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爲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開講了，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心還是拍拍的跳。

坐定了，定睛一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挺硬的襯衫，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起的。便奇怪的，今天這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可怪的，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却不認得了。這些人爲什麼來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擺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着先生。我看這些人臉上都愁的。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恭恭敬敬的開口道：「我的孩子們，這見我最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有令下來說，阿色司和娜戀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堂只許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聽了先生這句話，就像受了電打一般。我這時纔明白，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法文纔該打呢，我還沒學作法文

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爲什麼却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厚沉沉的戒尺，我都忘記了，只是可憐他。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的功課，纔穿上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上那些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層好好學些法文，不曾多讀些法文的書。咳，可憐的很！

我正在癡想，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正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抬起來。只聽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夠受了！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著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著，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之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

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妄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

先生說完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的。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也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阿色司」「法蘭西」「阿色司」四個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息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抬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一動；兩眼瞧瞧屋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他的園子就在學堂門外，這些檯子櫈子都是四十年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也長大了，窗子上的朱籐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

紀明天就要離此地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先生却能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作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完了，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坐在後的赫叟那老頭兒帶上了眼鏡，也跟着他們拚那 *Ba Be Bi Bo Bu*，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好笑，又要替他哭。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罷！

〔發問〕

這裡是不是寫着亡國者之悲哀？

這豈是亡國者之最大的痛苦麼？

〔語感〕

鐵板板的面孔

癡想

羞愧無地

作文法大綱

(九)

觀察點

觀察點就是作者在觀察時，視線注射於某一事件之某一部分，同時一并說出作者所處之位置。

觀察一件事務，如欲觀察的細詳，必須改換幾次觀察點，改換幾次位置，例如：由南面看過後，再由西面，再由北面，再由東面，以至於上下面看，如此就可以看得它水落石出，毫無掛漏之虞。然若事物之位置易於更換，則可旋轉事物，得收同等的效果，惟當注意者，乃改換觀點時，當有特別明顯之標誌，以能引領讀者隨着作者的指示，也遷移一下觀點為準則，例如作者先在講述

事物東西所有之色相，後又說到南面，作者也應當給讀者打一個招呼，言明現在已是講述南面呢，否則作者說的是南面的事，而讀者以爲仍是說得東面的事，那就作者與讀者却都不得着勞力的好效果，結局是一場誤會，例如：

不多一會，三人坐着的一隻竹篷軒敞的遊船，巴在碧浪湖的月光浪影裏蕩漾了，十三夜的皎潔的月亮，正行到了浮玉塔的南面，南岸妙喜山衡山一帶的樹木山峯，都像是雪夜的景緻，望過去溟濛幽遠，在白茫茫的屏障上，時時有一點一簇的黑影，和一絲一縷的銀箭閃現出來，西面道場山的尖塔，因爲船在搖動的緣故，看起來絕似一個醉了酒的巨人，在萬道的波光和一天的月色裏，踉蹌舞蹈，招引着人，湖面上的寂靜，使三人的笑語聲，得到了分外的回響，間或笑語停時，則兩枝柔櫓的清音，和湖魚躍水的響聲，聽了又會使人生出遠離塵世的逸想來，漸搖漸遠，船到了去浮玉塔不遠的地方，回頭一望，南門外的幾點燈火，和一排城市人家，却倒影在碧波心裏，似乎是海上的仙山，西北的弁山，東北的孺嶺，高雖則高，但因爲遠了，從月光裏遙望過去，只剩了極淡的蔚藍的一刷，正好作碧浪湖頭秋月夜遊圖的崇高的背景，

（節錄「碧浪湖的秋夜

本篇作者所在的位置的改變：浮玉塔的南邊——浮玉塔的跟前。

作者觀點之改換：南岸——西面——湖面——南門外——西北——東北
一切遊記，大都如是，試就本書之遊記的任何一篇，指出作者位置之改換，以及觀點之更易！

收穫

綠漪

一九二四年，我由法友介紹到里昂附近香本尼鄉村避暑，借住在一個女子小學校。因在假期，學生都沒有來，校中只有一位六十歲上下的校長苟理夫人和女教員瑪麗女士。我的學校開課本遲，我在香鄉整住了一夏，又住了半個秋天；每天享受新鮮的牛乳和鷄蛋，肥碩的梨桃，香甜的果醬，鮮美的乳餅，我的體重竟增加了兩基羅。

到了葡萄收穫的時期，滿村貼了（La Vendange）的招紙，大家都到田裏相

幫採葡萄。

記得一天傍晚，我和苟理夫人們同坐院中菩提樹下談天，一個腳登木鳥，腰圍犢鼻裙的男子到門口問道：「我所邀請的採葡萄工人還不夠，明天你們幾位肯來幫忙嗎，苟理夫人？」

我認識這是威尼先生，他在村裏頗有田產。算一位小地主。平日白領高冠，舉止溫雅，儼然是位體面的紳士；在農忙的時候，却變成一個垢膩的工人了。

苟理夫人答允他明天；他過去之後，又問我願否加入。她說，相幫採葡萄並不是勞苦的工作，一天還可以得六法郎的工資，並有點心晚餐，她自己是年年都去的。

我並不貪那酬勞，不過她們都走了，獨自一個在家裏也悶，不如去散散心，便也答允明天一同去。

第二天，太陽第一條光線，由菩提樹葉透到窗前，我們就收拾完畢了。荷理夫人和瑪麗女士穿上圍裙，喫了早點，大家一齊動身，路上遇見許多人，男女老幼都有，都是到田裏去採葡萄的。香本尼是產葡萄的區域，幾十里內，盡是人家的葡萄園；到了收穫時候，闔村差不多人人出場，所以很熱鬧。

威尼先生的葡萄園，在女子小學的背後，由學校後出去，五分鐘便到了。威尼先生和他的四個孩子，已經先在園裏，他依然是昨晚的裝束；孩子們也穿着極粗的工衣，笨重的破牛皮鞋；另有四五個男女，想是邀來幫忙的工人。

那時候麥隴全黃，而且都已空蕩蕩的一無所有，只有三五白色騾的牛，靜悄悄地在那裏嚼草；無數長短距離相等的白楊，似一枝枝朝天綠燭，插在淡清朝霧中；白楊外隱約看見一道細細的河流和連綿的雲山，不過煙靄尙濃，辨不清楚，只見一線銀光，界住空濛的翠色，天上紫銅色的雲像厚被一樣，將太陽包掩着；太陽不甘蟄伏，掙扎要探出頭來，時時從雲陣罅處，漏出奇光，似

放射了一天銀箭，這銀箭落在大地上，立刻傳明散采，金碧燦爛，渲染出一幅非常奇麗的圖畫。等到我們都在葡萄地裏時，太陽早衝過雲陣，高高升起了，紅霞也漸漸散盡了，天色藍豔豔的似一片清的海水；近處黃的栗樹，紅的楓，高高下下的蒼松翠柏，併在一處，化爲斑斕的古錦；「秋」，供給我們的色彩真豐富呀！

涼風拂過樹梢，似大地輕微的噫氣；田間隴畔，笑語之聲四徹，空氣中充滿了快樂。我愛歐洲的景物。因她兼有北方的爽塏和南方之溫柔。她的人民是這樣，有強壯的體格而又有秀美的容貌。有剛毅的性質，而又有活潑的精神。

威尼先生田裏葡萄種類甚多，有水晶般的白葡萄，有瑪瑙般的紫葡萄。每球不下百餘顆，顆顆勻圓肥滿，採下放在大羅裏。用小車載到他家裏的榨酒坊。

我們一面採，一面揀那最大的葡萄喫，威尼先生還是怕我們不夠，更送來

裝在瓶中榨好的葡萄汁和切好的麵包片充作點心，但誰都喫不下，因為每人工作時至少吞下兩三斤葡萄了。

天黑時，我們到威尼家用晚餐，那天幫忙的人，同坐在一張長桌，都是木烏圍裙的朋友，無拘無束地喝酒談天。瑪麗女士講了個笑話；有兩個意大利的農人各唱了一闕意大利的歌；大家都請我唱了一個中國歌，我的唱歌，在中學校時常常不及格的，而那晚居然博得許多掌聲。

這一桌田家飯，喫的比巴黎大菜館的盛筵還痛快。

我愛我的祖國，然而我在祖國中只嘗到連續不斷的「破滅」的痛苦，卻得不到一點收穫的愉快；過去的異國之夢，重談起來，是何等的叫我繫戀啊！

〔發問〕

這篇是法國農村的素描呢，或是鄉下避暑之剪影呢，或是國人盡力國家的象徵呢？

〔語感〕

酬勞 收穫 裝束 笨重 蟄伏 博得

作文底基本的態度

夏丏尊

我曾看了不少關於文章作法的書籍，覺得普通的文章，其好壞大部份是態度問題；只要能了解文章的態度，文章就自然會好，至少可以不至於十分不好的。古今能文的人，他們對於文章法訣，一個說這樣，一個說那樣，各有各的說法，但是千言萬語，都不外乎以讀者為對象，務使讀者不覺苦痛厭倦而得趣味快樂，所謂要有秩序，要明暢，要有力等等，無非都是想適應讀者心情，因為離了讀者，就可不必有文章的。

要使文章能適合讀者底心情，技巧底研究，原是必要，態度底注意，却比技巧更加要緊，技巧屬於積極的修辭，大部份有賴於天分和學力；態度是修辭底消極的方面，全是情理範圍中的事，人人可以學得的，要學文章，我以為初步先須認定作文底態度，作文底態度，就是文章的ABC。

初中的學生，有的文字已過得去，有的還是不大好，現在作文用語體，只要學過了語法的，語句上底毛病，當然不大會有；而平日文題又很有自由選擇的餘地，何以還有許多的毛病呢？我以為毛病都是由態度不對來的，態度不對，無論加了甚麼修飾或技巧，文字也不能像樣，不，反覺討厭，好像五官不正的人擦上了許多脂粉似的。

文章底態度，可以分六種來說，我們執筆爲文的時候，可以發生六個問題：

- (一) 爲甚麼要做這文？
- (二) 在這文中所要述的是甚麼？

- (三) 誰在做這文？

- (四) 在甚麼地方做這文？

- (五) 在甚麼時候做這文？

(六) 怎樣做這文？

用英語來說，就是 Why? What? Who? Where? When? How? 六字，可以稱爲「六 W」現在試逐條說述。

(一) 爲甚麼要做這文？這就是所以要做這文的目的，例如：這文做了給人看的呢，還是自己記着備忘的？是做了勸化人的呢，還是但想做了使人了解自己的意見，或和人辯論的？是但求實用的呢，還是想使人見了快樂感得趣味的？是試驗的答案呢，還是普通的論文？諸如此類，目的可各式各樣，因了目的如何，作法當然不能一律，普通論文中很細密的文字，當作試驗答案，就冗瑣討厭了，見了使人感得趣味快樂的美文，用之於實用，就覺得不便了，周子的愛蓮說，拿到植物學中去當關於說明「蓮」底一節，學生就要莫名其妙了，所取的題目雖同，文字依目的而異，認定了目的，依了目的下筆，才能大體不誤。

(二) 在這文中所要述的是甚麼？這是普通所謂題義，就是文章底中心思

想，作文能把持中心思想，自然不會有題外之文，例如在主張男女同學底文字中，斷用不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等類的廢話，在記述風災的文字，斷不許有颶風生起原因底科學的解釋，我在某中學時，有一次入學試驗，我出了一個文題「元旦」，有一個受試者開端說甚「元旦就是正月一日，人民於此日大家休息遊玩——」等類的話，中間略述社會歡樂情形，結末又說「……不知國已將亡，……凡我血氣青年快從今日元旦覺悟……」等，這是全然忘了題義底例。

(二)誰在做這文？這是作者底地位問題，也就是作者與讀者底關係問題，再換句話說，就是要問以何種資格向人說話，例如：現在大家同在一學校裏，假定這學校還沒有高級中學，而大家都希望添辦起來，將此希望的意思，大家作一篇文字，教師底文字與學生底文字，是應該不同，校長如果也作一篇文字，與教師學生的亦不相同，一般社會上的人，如果也提出文字來，更加各各

不同，要點原是一致，而說話的態度，方法等等，却都不能不異的，同樣，子對於父，和父對於子不同，對一般人和對朋友不同，同是朋友之中，對新交又和對舊交不同，記得有一個笑話，有一學生寫給他父親的信中說：「我錢已用完，你快給我寄十元來——勿誤——」父親見信大怒，這就是誤認了地位的毛病了。

(四)甚麼地方做這文？作這文的所在地，也有認清的必要，或在鄉村，或在都會，或在集會(如演說)，或在外國，因了地方不同，態度也自須有異，例如在集會中，應採眼前人人皆知的材料，在鄉村應採鄉村現成的事項，在國外，應用外國語，在國內應用本國語(除必不得已須用外國原語者外)，我們的 Father」「你的 Wife」之類，是怪難看難聽的。

(五)在甚麼時候做這文？這是自己底時代觀念，須得認清的，作這文在前清，還是在民國成立以後？這雖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實際上還有人沒了解

，現在嘆氣早已用「唉」音了，有許多人還一定要用「嗚乎」「嗟夫」，明明是總統，偏叫做「元首」，明明是督軍，却自稱「疆吏」，往年黎元洪底電報，甚至於使人不懂，這不是時代錯誤是甚麼？

(六)怎樣做這文？上面的五種態度都認清了，然後再想做文底方法，用普通文體呢，還是用詩歌體？簡單好呢，還是詳細好？直說呢，還是婉說？開端怎麼說？結末怎麼說？先說大旨，後說理由呢，還是先說事實，後加斷定？怎麼才能使我底本旨顯明？怎麼才能免掉別人底反駁？關於此種等等，都須自己打算研究。

以上六種，我以為是作文時所必須認清的態度，雖然很平凡，但却必須知道，把他連結起來，就只是像下面的一句話：

「誰對了誰，爲了甚麼，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用了甚麼方法，說甚麼話。」

如果所作的文字，依照這裏面的各項檢查起來，都沒有毛病可指，那就是好文字，至少不會成壞文字了，不特文字如此，語言也是這樣。作文說話時只要能夠留心這「六W」，在語言文字上就可無大過了。

一個愁鬱的青年

冰心

我從課室的窗戶裏，看見同學彬君，坐在對面的樹下，低着頭看書；在這廣寂的院子裏，只有他一個人，窗外的景物，都是平常看慣，沒有什麼可注意的；我的思想便不知不覺的移到他身上去。

他的性情很活潑，平日都是有說有笑，輕易不顯出愁容的；近一年來，忽然偏於憂鬱靜寂一方面，同學們都很怪訝，因為我和他相處最久，便常常來問起我，但是確實我也不知道。

這時我下了廊子，迎着他走去，他慢慢的抬起頭來，看見了我，便微微笑

說：「你沒有功課麼？」我說：「是的，我看見你一個人坐在這裏，所以我來找你談談。」他便讓出地方來，叫我坐下，自己將書放在一邊，抬頭望着滿天的白雲過了，一會纔慢慢的說：「今天的天氣沉悶啊！」我答應着，一面看他那種孤索的態度，不禁笑了。他問道：「你笑什麼？」我說：「我想起一件事來，所以笑的。」他不任意的問道：「什麼事？」我笑說：「同學們說你近來有些特別，彷彿是個外方人，我看也……」他便沉着的回道：「何以見得呢？」我這時有些後悔但是已經說到這裏，又不得不說了，就道：「不過顯得孤寂沉靜一些就是了，並沒有什麼——」他凝望天空不語，如同石像一般。

過了半天，他忽然問我說：「有憂鬱性的人，和悲觀者，有分別沒有？」我被他一問，一時也回答不出，便反問道：「你看呢？」他說：「我也不很分得清，不過我想悲觀者多是閱世已深之後，對於世界上一切的事，都看作灰心絕望，思想行爲多趨消極；憂鬱性是入世之初，觀察世界上一切的事物，他的思

想，多偏於憂鬱，然而在事業上，卻是積極進行。」我聽了沉吟一會，便說：「也……也許有這樣講法。」他凝望着我說：「這樣，同學們說我是悲觀者，這話就不對。」我不禁笑說：「却原來他們批評你的話，你也聽得一二。」他冷笑說：「怎麼會不聽得，他們還親口問過我呢，其實一個人的態度變了，自然有他的緣故，何必大驚小怪，亂加推測。」我說：「只是你也何妨告訴他們省得他們質問。」他微笑說：「其實說也不妨，不過……不過不值得破工夫去和他們一一細說就是了。」我說：「可以對我說說麼？」他道：「那自然是可以的」

又過了一會兒，他說：「從前我們可以說都是小孩子，無論何事，從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問題，也都沒有問題；從去年以來，我的思想大大的變動了，也可以說是忽然覺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問題，滿了問題。比如說：「爲什麼有我？」——「我爲什麼活着？」——「爲什麼念書？」——「下至穿衣，吃

飯，說話，做事，都生了問題。從前的答案是：「活着爲活着」——「念書爲念書」——「吃飯爲吃飯」不求甚解，渾渾噩噩的過去。可以說是沒有真正的人生觀，不知道人生的意義。——現在是要明白人生的意義，要創造我的人生觀，要解決一切的問題。所有的心思，都用到這上面去，自然沒有工夫去談笑閒玩，怪不得你們說我像一個『方外人』了。」

我說：「即或是思索着要解決一切的問題，也用不着終日憂鬱呵？」

他抬起頭來看我說：「這又怪了，你竟見不到此！世界上一切的問題，都是相連的。要解決個人的問題，連帶着要研究家庭的各問題，社會的各問題。要解決眼前的問題，連帶着要考察過去的事實，要想像將來的狀況。——這千千萬萬，紛如亂絲的念頭，環繞着前後左右，如何能不煩燥？而且「不入地獄，不能救出地獄裏的人。」——「不喪失生命，不能得着生命，」不想問題便罷，不提出問題便罷，一旦覺悟過來，便無往而不是不滿意，無往而不是煩惱

憂鬱。先不提較大的事，就如鄰家的奴婢受虐，婆媳相爭。車夫終日奔走，不能養活一家的人。街上的七歲孩子，哄着三歲的小弟弟；五歲的女孩兒，抱着兩歲的小妹妹。那種無知，痛苦，失學，的樣了，一經細察，真是使人傷心慘目，悲從中來。再一說：精神方面，自己的思想，夠不夠解決這些問題是一件事；物質方面，自己現在的地位，力量，學問，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又一件事。反復深思，怎麼叫人不憂鬱！」

我凝神聽到這裏，不禁肅然道：「你的憂鬱，竟是悲天憫人。——這是一個好現象，也是過度時代必有的現象。不過一切的問題，自然不能一時都解決了，慢慢的積極做去，就完了。何必太悲觀！」

他立刻止住我說：「你又來了，「悲觀」兩個字，我很不愛聽。憂鬱是第一步，奮鬥是第二步。因着凡百不滿意，纔憂鬱，憂鬱至極，鬱想去求那較能使我滿意的，那手段便是奮鬥了。現代不過是一個憂鬱時期，以後便是奮鬥時期

了。悲觀者是不肯奮鬥，不能奮鬥的，我却不是悲觀者啊！」

我注目望着他，說：「這樣——你憂鬱的時期，快過盡了麼？奮鬥的目標，已完了麼？你對於這些問題，已有成竹在胸麼？」

他微微的笑了一笑說，「你慢慢的看下去，自然曉得了。我本來只自己憂鬱，自己思慮，不想同誰談論述說的，而且空談也無裨實際，何必預先張張皇皇的，引人的批評注意。今天是你偶然的問起來，我們又是從小兒同學，不是泛泛的交情，所以大略對你說一點，你現在可明白了罷！」

這時我站了起來，很誠懇的握着他的手說：「祝你奮鬥到底？祝你得最後的勝利！」

他用沉毅的目光看着，我說：「謝謝你！能和我一同奮鬥麼？」

〔發問〕

這篇實在是作者對於人生的一個議論，而按着議論各層相生之程序，借了兩人之間對的

口吻寫成的。

本文中心是篇中的那幾句話？

青年他爲什麼要憂鬱？

憂鬱與悲觀有什麼分別？

〔語感〕

沉悶~~~~沉着

悲觀

消極~~~~積極

質問

不成問題

解決

目標

作文法大綱（十）目的與應用

不拘誰既執筆而爲文，則必有其目的，今所願言者，乃作者於執筆前應該將目的弄清楚，然後就照準目的去觀察，搜集材料，整理，排次等等，才能得有一個好頭緒；換句話說：才能有中心可拱，不致零亂無序，記述文之目的，約而言之，有二種：一種是啟發人之知識；一種是激發人之情感。這兩種目的

既不同，則此兩種目的下之記敘文，也不能用同一的手法去寫。例如第六節中所引用的兩篇文章。雖都是說月，然王鍾麒的說月。以啟發人的知識爲目的；所以該文的中心思想，觀察點，搜集來的文材，排次等等，均異於文叔的說月；文叔之說月的目的是要激發人之感情，以對於月生一種好感。

目的既定，則文章之範圍自顯，這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情。故所謂之文章的範圍，也不過是辨別，什麼文材爲達到目的有用，什麼文材爲達到目的無用而矣。這一層分辨工作是讀者可以神而明之者，非作文法可以教授者，縱有些文學士們對於這一點唱過高調，却免不掉被認爲太玄妙，而不合衆人的口味，而不能實際應用；故略而不題。

依着這兩種不同之目的，可分記敘文爲六類（一）歷史，（二）傳記，（三）日記，（四）遊記，（五）故事，（六）小說。

歷史記述過去之事跡，暴露其真實，敘述其原委。

傳記言明人們的性態，佳言懿行，功績罪尤。

日記記述個人之生活之實際，處世之經驗等等。

以上這三類文章是示人以所不知者，故其目的屬於啟發知識。

故事是附會着一件實事，而另穿插以可能的想像，造成功一個似真非真的事跡。

小說爲作者純用想像，構成一種事實，用力描寫，使之迫真；教讀者猛一看去，如實有其事者然。

通常寫故事與小說者，都有一個教訓人，或誘惑人的宗旨；故以上這兩類文章屬於激發人之情感的目的。

遊記是接近大自然的記述，目的在說明大自然的眞美，而激發情感，所以遊記的寫作，應該有深刻的觀察，豐富的情感，美麗的修辭，才能生動而引人

海上

冰心

誰曾在陰沉微雨的早晨，獨自飄浮在巖石下面的一個小船上的，就感出宇宙的靜默淒黯的美。

巖石和海，都被陰霧籠蓋的白濛濛的，海浪仍舊緩進緩退的，洗那巖石，這小船兒好似海鷗一般，隨着拍浮，這濃霧的海上，充滿了沉鬱，無聊，——全世界也似乎和她都沒有干涉，只有我管領了這靜默淒黯的美。

兩隻槳平放在船舷上，一條鐵索將這小船繫在巖邊，我一個人坐在上面到也絲毫沒有懼怕，——縱然隨水飄了去，父親還會將我找回來。

微塵般的霧點，不時的隨着微風撲到身上來，潤濕得很，我從船的這邊，扶着又走到那邊，瞭望着，父親一定要來找我的，我們就要划到海上去。

沙上一陣脚步響，一個漁夫，老得很，左手提着筐子，右手拄着竿子，走

着便近了。

雨也不怕，露也不怕；隨水飄了去也不怕；我只怕這老漁夫，他是會誑哄小孩子，去賣買酒喝的。——下去罷，他正坐在海邊上；不去罷，他要是捉住我呢；我怕極了，只堅坐在船頭上，我目光逼住他。

他漸漸抬起頭來了，他看見我了，他走過來了；我忽然站起來，扶着船舷，要往岸上跳。

「姑娘！不要怕我，不要跳，——海水是會淹死人的。」

我止住了，只見那晶瑩的眼淚，落在他枯皺的臉上；我又坐下，兩手握緊了看着他。

我有一個女兒——淹死海裏了，我一看見小孩子在船上玩，我心就要……我只看着他，——他用袖擦了擦眼淚，却又不言語。

深黑的軍服，袖子上幾圈的金線，呀！父親來了，這裏除了他沒有別人袖

子上的金線還比他多的，——果然是父親來了。

「你這孩子，陰天還出來做甚麼？海上不是玩的去處！」我仍舊笑着跳着，攀着父親的手，他責斥中含有慈愛的言詞，也和母親催眠的歌，一樣的溫煦。

「爹爹，上來，坐穩了罷，那老頭兒的女兒是掉在海裏淹死了的。」父親一面上了船，一面望了望那老頭兒。

父親說：「老頭兒，這海邊是沒有大魚的，你何不……」

他從沉思裏，回過頭來，看見父親，連忙站起來，一面說「先生我知道，我不願再到海面上去了。」

父親說：「也是你太老了，海上不穩當。」

他說：（不是不穩當，——我的女兒死在海裏了，我不忍再到她死的地方

我依着父親身畔，我想：（假如我掉在海裏死了，我父親也要拋棄了他的職業，永遠不到海面上來麼？」

漁人又說：「這個小姑娘，是先生的……」父親笑說：「是的，我的女兒。」漁人囁嚅着說：「究竟小孩子不要在海面上玩，有時會有危險的。」

我說：「你剛纔不是說你的女兒……」父親立刻止住我，然而漁人已經聽見了。

他微微歎了一聲，「是呵！我的女兒死已三十年了，我只恨我當初爲何帶她到海上來。——她死的時候剛八歲，已經十分的美麗聰明了，我們村裏的人都誇我有福氣，說龍女降生在我們家裏了；我們自己却疑惑着；果然她只送給我們的眼淚，不是福氣，真不是福氣呵！」

父親和我都靜默着，望着他。

她只愛海，整天裏坐在家門口看海，不時的末我帶她到海上來，她說：海

是她的家，果然海是她永遠的。——三十年前的一日，她母親回娘家去，夜晚的時候，我要去打魚了。她不肯一個人在家裏，一定要跟我去，我說海上不是玩的去處，她只笑着，纏磨着我，我拗她不過，只得依了她。她在海面上樂極了。

他停了一會兒——霧點漸漸的大了，海面上越發的陰沉起來。

「船旁點着一燈，她白衣如雪，攀着帆索，站在船頭，凝望着，不時回頭的看着我，現出喜樂的微笑。——我剛一轉身燈影裏一聲水響，她……她滑下去了，可憐呵！我至終沒有找回她來，她是龍女，她回到她的家裏去了。」

父親面色沉寂着，囑咐我說：「坐着不要動，孩子！他剛纔所說，你聽見了沒有？」一面自己下了船，走向那在巖石後面嗚咽的漁人，濃霧裏，她的父親，和我的父親都看不分明。

要是他忘不下他的女兒，海邊和海面却差不多遠，呵！怎麼海邊就可以來

，海面上就不可以去呢？

要是他忘不下他的女兒，怎麼三十年前的事，提起來還傷心呢？

人要是回到永遠的家裏去的時候，父親就不能找他回來麼？

我不明白，我至終不明白。——霧點漸漸的大了，海面上越發的陰沉起來

誰曾在陰沉微雨的早晨，獨自飄浮在對船上面？——這濃霧的海上，充滿了沉鬱無聊，全世界也似乎和她都沒有干涉，只有我管領了這靜默黯淒的美。

〔發問〕

把這一篇比較與前一篇，看看作法是否同樣？

在老漁夫的話的中間，爲什麼插入兩句別調的記敘文呢？

你看本篇有什麼目的？

〔語感〕

淒黯

~~~~~  
沉鬱

~~~~~  
無聊

~~~~~  
去處

復述「作文底基本的態度」的總綱。

## 雨

俄國陀羅雪支著  
胡愈之譯

支那的大皇帝立在紫禁城內南書房的窗前，向外面瞭望。

他是一位又年輕又慈祥的國君。

下雨了，雨越下越大，天彷彿是在哭泣，御苑的花木浴着淚水。

皇帝動了慈悲，嘆道：「雨下的這麼大，窮苦的小民。要是沒有一頂笠帽在街上行走，不是要淋壞身體嗎？」

於是皇帝就把廷臣曾紀燦喚過來，降旨道：

「北京大雨，貧苦小民不戴笠帽，冒雨行走，朕實憫之，着即傳諭內戶部大臣查明北京貧民實數，即行奏覆，欽此。」

曾紀燦連忙跪在地上，叩頭，如搗大蒜，誠惶誠恐地對道：「陛下！方今聖主在上，郅治之世，物阜民富，陛下豈尚以爲未足嗎？臣今當遵旨查明，在

今天日入以前奏覆，萬望陛下放懷勿念。」

皇帝微笑點首，於是廷臣曾紀燦就立即跑去找戶部大臣商氣森。

曾紀燦喘息着跑到商氣森那裏，因為匆忙，不及向戶部大臣行禮，他就說：「不好了！我們的皇上今天老大不高興，原來是那些匪徒鬧出的亂子，那些匪徒竟敢不戴笠帽在北京城內冒雨行走，因此今天皇上要查問，北京城內這種匪徒究竟有多少，這一件公事可是怠慢不得啊！」

商氣森咕嚕着說：「那些匪徒真可惡，我遵旨澈查就是了。」  
於是他把京兆尹柏計華叫來，說道：

「本官奉宮庭傳諭，說因為京師地方擾亂，龍顏震怒，你在衙門裏，究竟是管事不管事？」

柏計華連忙伏在地上叩頭，惶恐地說：「卑職不敢，大人說的話卑職全不明白。御苑花木繁茂，早已把四圍景物遮蔽，難道聖上還能窺見外面的情形嗎？」



？」

戶部大臣就答道：「那我可不知道底細，我只知道有大幫匪徒，不戴笠帽，冒雨在北京城行走。皇上知道了，所以震怒，今天傳旨：說要查明北京城內此種匪徒的數目。你要保全你的前程，趕快去辦理才是！」

過了一分鐘後，柏計華就命令差役道：「快去，把那老混蛋蔡誠叫來！」  
蔡誠是京師警察總監，他奉召急忙到京兆尹衙門裏，戰戰兢兢地跪在柏計華脚下。

柏計華用腳踢着他的腦袋，怒罵道：「混帳東西，下賤的奴才，你難道定要把我們的官職都丟掉，要叫我們都上油鍋嗎？」

蔡誠戰抖着說：「奴才該死，奴才是一個傻瓜，奴才委實不明白大人爲什麼事生氣，要是大人再不解釋一下，真把奴才悶死了。」

「老飯桶！像你這副模樣只配得當一名豬圈的總監；管轄北京的大城市，

像你這種人怎配得！你知道麼？皇上覺察了，在你管轄的地域，鬧出了大亂子；匪徒們竟是光着頭滿街行走，在這樣的大雨天，連一頂笠帽也沒有，現在趕快去調查，這種不戴笠帽的，徒匪到底有多少，限今天日裏必須查覆！」

過了一分鐘後，警察總監蔡誠立刻叫人打着大鑼，招集全城的警察兵士，當面吩咐道：「壞蛋，你們喫了飯管些什麼事！我要把你們這些壞蛋都打個半死，你們才知道利害哩，滿街的人都光着頭行走，在這樣的大雨天都不戴一頂笠帽，你們難道瞎了眼嗎？現在限你們一個鐘頭，把街上所有不戴笠帽的匪徒，都捉了來，一個也不許放走！」

警察們一點也不敢怠慢，於是在一點鐘以內，北京城到處都捉人，登時就有許多不戴笠帽的人在前面逃，警察在後面追，口裏嚷着：「拿住，快拿住，不要放走！」

於是那些沒有笠帽的人有逃到人家屋子裏去的，有逃到地窖裏去的，也有

逃到酒缸裏去的。但是一個一個地全被警察搜尋了出來，正和貓捕鼠一般。

過了一點鐘以後，北京城裏不戴笠帽的人全被拘禁在警察署裏了，一個也不會逃走，警察總監就升了大堂，問道：「一共是幾名，快報上來！」

警察一齊答道：「二萬零八百七十七名！」

蔡誠又嚷道：「好，快叫劊子手來！」

於是在半點鐘內，在警察署前面的廣場上，砍下了二萬零八百七十顆不戴笠帽的頭。

砍下來的二萬零八百七十顆的頭登時都懸掛在北京街道，曉示大眾，於是這一件重大的公事，總算雷厲風行地辦好了，蔡誠就去稟覆柏計華，柏計華稟覆商氣森，商氣森報告會紀燦。

旁晚時候了，雨已停了；夕陽的斜暉溫和地照着御苑花木上的水滴，晶瑩得和珍珠一般。

皇帝站在南書房窗前，欣賞着斜陽的美景與花木的芳香。

他是一位又年輕，又慈祥的國君，他在享樂的時間，却不忘小民的苦痛。

他又說起了那些光着頭在大雨中行走的不幸的人們了。他於是向着曾紀燦問道：「朕命你辦的事，你大概已辦過了，朕要知道在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人，在雨天竟沒有笠帽蔽首。」

曾紀燦叩頭對道：「陛下的聖旨，羣臣們早就奉行了。」

皇帝又問道：「那末，有多少人呢？快從實說來！」

「陛下，在陛下所統治的北京城內，雨天不戴笠帽子的人，是一個也沒有，臣願睹咒，臣說的是實，臣不敢說半個字謊。」

於是龍顏大悅，帶笑着說：「幸福的北京啊！幸福的天下啊！在朕的治下的人民，在雨天，都不會淋壞身體，朕是何等地幸福啊！」

因為龍顏大悅，宮內的百官羣僚大歡悅。

於是會紀燦。商氣森，柏計華，蔡誠，一千人等着一律賞戴紅頂，爲的是他們關心民情，他們善作民父母，他們善體皇上的德政。

滿街全是戴着笠帽的百姓，滿朝全是戴着紅頂的官員，真是聖明天子啊！真是太平朝代啊！

### 〔發問〕

本篇寄託的教訓是什麼？

造成誤會的地方在那裡？

自「於是龍顏大悅」以下，是否帶着幽默的氣味？

### 〔語感〕

慈祥~~~~慈悲

怠慢

底細

委實

雷厲風行

## 作文法大綱

復習記敘文的目的及其應用。

## 挪威的大漩渦

亞倫坡作  
毛秋白譯

現在我們已達到了最高的巉巖的頂上了。一時，那老人似乎疲倦得連話也

說不出來。但卒於開口道：

「不久以前，我當能像我最年輕的兒子一般輕鬆鬆地領你到這路上來。但約在三年前，我碰到了一件隨便什麼人也從未碰到過的事件——就是碰到了，至少也不會留下了命來告訴別人——受了六個鐘頭的嚇死人的恐懼，把我的身心都毀損了。你當我年紀很大麼？——可是我並不大。不到一天功夫，我漆黑的頭髮變得雪白了，四肢也羸弱了，神經也鬆弛了。所以略微做一點事就要發抖，看見一個影子便會害怕。你可知道？這樣一個小小的懸崖，看下去我不要頭暈的呢！」

他草率地把身子躺在這個「小小的懸崖」的邊上休息，體重的大部分竟掛出在邊外，只不過用手肘擱在光滑的最外邊，以保持身子不下墜。——這個「小小的懸崖」是由黑色的亮晶晶的岩石構成的，巍然屹立着絕壁，高聳出在我們脚下的一羣峭壁上足有一千五六百呎。隨便怎樣我也不敢走到離邊六呎以內

的地點去。實在我被我的同伴者的危險狀態嚇得太厲害了，使我伸直了身子撲在地上抓住身邊的小樹，連頭也不敢擡起來看一看天。——我生怕咆哮着的狂風，要把這座山吹倒，這稱杞憂，怎不能抑止。好久好久，我纔能用理智使我鼓起相當的勇氣，坐起身來，向遠方去看去。

「你非要克服了你這種的害怕的妄想不可。」引導者說。「因為我所說的事件的地點，這裏能夠看得最清楚，所以我才帶你到這裏來的。——一面你下矚那個地點，一面我把這事件從頭至尾說給你聽吧。」「我們現在」，他用他特有的口調繼續說道：「我們現在已接近挪威的海岸了——在緯度六十八度——是北國的一塊大屬地——羅佛敦的荒涼地帶。我們坐着的山叫做海耳則根，又稱爲凌雲山。你再稍微站起來一點——若是頭暈攀住草根好了，——對——透過我們脚下的水蒸氣層，向海中看去！」

我目眩神昏地看了一看，看見那渺茫的海洋，海水的顏色，和藍墨水一樣

，使我立刻想起了努比亞的地理學家，關於「黑暗的海」（地中海上的的人所未知的外洋）的記述。人間的想像，怕再也不能想像出，比這個更要淒涼地荒廢的光景了。兩目所能及的地方，列着一排一排可怕的黑而凸出的懸崖，好像世界的界牆一般。它那陰暗的特色，被白色可怕的浪花，和永遠怒號狂吼着的它高高激衝的波濤所襯托，愈顯得幽暗。正對着我們所坐的岬，離海約五六哩的地點，有一個寂寞荒涼的小島。更說得妥當一點，它的地位，即經過包圍着它的滔滔的巨浪也辨別得出來。離陸地更近二哩，另有一個較小的嶙峋不毛的島，由種種的間隔，被一羣黑色的岩石包圍着。

在較遠的島與海岸之間的海面，外表有點異乎尋常的地方。雖然因為有強烈的風由陸地吹去，遠處的海面，有一艘兩枝桅方帆的船，把兩張帆收捲成斜帆停着，船身不絕地沒入浪中，可是這較遠的島與海岸之間，還是和平常一樣的浪頭，只不過有短小的迅速的怒憤的橫波向着四面散開——逆着風的方向和



別的方向都一樣地散去。祇有貼近岩石的地方看得見泡沫。

「那個較遠的島」老人又說道：「挪威人叫做發路，中央的島叫做莫斯科，向北一哩的島叫做安巴林。那面的叫伊斯勒善島，霍吐龍島，基爾特海龍島和薄克霍龍。遠在那邊的——莫斯科與發路之間叫做奧塔霍龍島，夫里綿島，散德夫勒善島，斯篤克霍龍島。這些都是島的真名字，——爲什這些島都要一一取名字，誰也不知道。你可聽見有聲響麼？你可看見水變了顏色麼？」

我們是從羅佛敦的背海的一面上來的。起初一點也看不見海，到了山頂上，海突然展開在我們眼前了。現在我們在這海耳則根的頂上約有十分鐘。老人說了這話時，我已聽得漸漸在增高的一種很響的聲音，彷彿是美國大草原上的大羣水牛咆哮的聲音。同時，我看出了腳下的大浪忽然變爲向東流的潮流了。當我在注視的時候，這潮流已有了極大的速力。每一秒都在增加它的速度。——增加它躁急的烈性。五分鐘功夫，到發路島爲止的海面，已完全被牽入於狂

亂的怒濤之中了。怒濤的主力所澎湃的地方是在莫斯科島與海岸之間，那兒浩大的水面，掀起千萬條互相衝擊的波紋，突然又變成狂暴的起伏——騰高，滾沸怒號——盤成無數巨大的漩渦，統統轉旋着向東方突進。這速度除非是陡然落下的水流，決沒有這麼大的。

再過幾分鐘，這情景又起了反對的變化。海面略為平靜起來了，漩渦一個一個的消失了。泡花的龐大的條紋，在本來沒有的地方現出來了。這些浪紋，伸展到很長很長，互相結合。把形將消失的漩渦的盤旋運動收進去，似乎要另構成更大的漩渦胚種的樣子。突然地——完全突然的——這胚種變成了一個直徑在一哩以上的又清楚又明確的圓形。漩渦的四邊，都是光輝的浪花的闊帶。但是沒有一點浪花落到這可怕的漏斗的口內去的。漏斗的內部，眼睛所看到的地方，都是平滑耀光的漆黑的水壁，對水平線的傾斜成四十五度的角，疾行着似搖動匆促的運動，使人目眩地轉而又轉，把一種可怕的聲音向風中送去。這

聲音半是呼號，半是咆哮，即使耐亞嘎拉的大瀑布也不會對天做這樣的喚聲的。

山由麓底顫動，岩石顫搖了。我又撲在地上，神經極度昏亂，抓住了一點草。

「這個不外就是挪威的大漩渦吧。」我終於對老人說。

「有時候也用這樣的名稱，」他說：「我們挪威人爲木斯科潮，由於中央的木斯科島取名的。」

關於這漩渦的通常的記述，遠不如我所目擊的。郁納斯，羅馬斯的記述怕要算最詳細的，可是既一點也不能表明這光景的宏大或恐怖，——又沒有把這奇觀震懾觀者的強烈而昏亂的意識表白出來。我不知道羅馬斯是從什麼地點觀察的，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觀察的，但決不是從海耳善根的頂上觀察的，也決不是在暴風雨的時候觀察的。他的記述有幾段，在傳達這光景的印象，雖是

極無效力，但因爲寫得詳細，姑引用如下。

『羅佛敦與莫斯科之間，水深自三十五呎至四十呎。然面對發路之方極淺，航行不便，即在天候平穩之日，亦往往有觸礁之危險。當漲潮時，潮流以激急之速度向羅佛敦與莫斯科之間之陸地奔騰。退潮時之吼聲，即最嘈雜最駭人之大瀑布亦不能及。——聲達數哩之外，漩渦即陷穴，深而且廣，如有船舶進至其吸引力之圈內，必被吸引而挾至水底，與岩石相撞而碎。漩渦消失時，碎片復被拋上。然此安穩之時間，祇在天氣晴朗之日漲潮與退潮相替之時，且爲時亦不過十五時耳。過此又漸現暴戾之狀。當潮流最爲激烈，加之有暴風雨助威時，至六哩之內即有危險。無數小艇快艇海船因未在被吸入其圈內以前預作警戒致被捲去。屢有鯨魚因過近此潮流致被水勢所征服，乃作無謂之努力冀欲逃命，其怒號咆哮之情狀誠有難以言喻者。曾有熊一頭，思欲自羅佛敦渡至莫斯科，被此潮流所捲入卒至喪生，駭人之咆哮聲直達海岸。縱及松之大樹幹，

被潮流吸入後，復浮上時早被粉碎，木上竟似發生刺毛矣。蓋此已彰彰證明海底爲嶙峋之岩石，木材曾在岩石間往復盤旋也。潮流受漲潮與退潮之支配，每六小時漲退一次。一六四五年大齋前第二主日（耶穌復活節前約六十日）之朝，潮流汹涌怒號，沿岸房屋之磚石竟因震撼而墜地。」

至於水的深淺，我以爲漩渦的邊旁是不能測量的。所謂「四十尋」怕只是接近莫斯科或羅佛敦的海岸的海峽的部分吧。莫斯科潮的中心的深淺一定是無限深。證明這個事實，最好莫如從海耳善根頂上，偏向漩渦的深淵看去。從這峯頂向下面咆哮着的火淵看去，我不禁笑那誠實的郁納斯，羅馬斯所述的鯨魚與熊的逸話，未免失之單純使人難於相信。依我看來，即使世界最大的船隻，若是到了這可怕的吸引力的圈內，也將像烈風中的羽毛一樣，抵抗乏力，立時沉沒。這確是不言而喻的事啊！

要想說明這現象的許多記述——有幾種我記得在披閱的時候，似乎是說得

充分有理的——但現在則大爲不然，變爲極不滿足的東西了。一般的見解，說是這大漩渦與斐洛諸島間的三個小漩渦一樣，「原因無非是漲潮退潮的時候，波浪起伏和岩石的尖端相撞擊，使海水不能自由四散，遂直流而下，就像大瀑布一樣。潮流愈高，落下愈深，結果自然發生漩渦。它的吸引力的強大，用較小的實驗也可以充分知道的。」——這是大英百科全書中的記述。啟耳赫耳和別的人們猜度在大漩渦的海峽的中心，當有一個深淵，貫穿了地球，通到別的很遠很遠的地方去的。——並以波的尼灣作爲明白的一例。這種意見雖是無稽之談，但在實地觀察起來，我的想像却極容易接受它。我把這意見說給老人聽，他說這意見雖爲一般挪威人所信仰，但他自己却不以爲然，我聽了大爲驚異。對於前面的見解，他照直說他不能理解，這一點我也與他同感，——因爲在紙上無論說得怎樣決斷。一聽到這深淵的轟聲，便會覺得這些說明不可解，不合理。

「現在這漩渦你已看得很明白了。」老人說：「請你沿這岩石爬到可避風而且水聲也不怎麼響的地方去，讓我來告訴你一件事，你聽了就可知道我關於挪威的大漩渦，是有相當的知識。」

我依了他的話爬過去，他即繼續說道：

「我和我兩個兄弟曾有一隻裝着雙桅的小船，載重可有七十噸。我們老是用這隻船到木斯科島與發路島之間的各島中去捉魚的。潮水退得很急的時候，若是自己有勇氣，便是捉魚最好的機會。但是全羅佛敦的漁夫，只有我們三個人到這些島中去捉魚，把這事當成正規的事業做。通常捉魚的地方，是一直朝南在下方那邊。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捉魚並無危險，所以大家都揀擇那邊的。但是這裏我們揀定的岩石間的幾塊地方，不特有各種好魚，而且數量也比較更要大得多。所以膽小的漁夫費了一禮拜的苦工還捉不到的魚，我們往往只要一天功夫就捉來了。老實說，我們幹的是不顧死活的投機事業——以生命的冒險

來代勞力，勇氣就是我們的資本。

「我們把小船停在上面離此約有五哩的海岸旁的一個小灣裏。天氣好的日子，我們做的工作是這樣的：利用了那十五分鐘的安穩時間橫渡莫斯科潮的本海峽一直到深淵的上面去，從泊在奧塔霍龍島或散德夫勒善島的近旁，這裏退潮時不像別地方那樣猛烈。在此，我們等到下一次的安穩時間，起錨回來。若不是橫風往復都不變風向——而且知道在我們未回來以前風決不會停的話，我們決不去冒險的。對於這一點，我們差不多從沒有誤斷過。六年之中有兩次因為停了風，我們不得不在那邊礙泊了整整一夜，但在這裏，這樣的事真是罕有的。還有一次，因為我們到了那邊，馬上起了烈風，海峽的波浪有料想不到的厲害，我們不得不在漁場流落了近乎一個禮拜，幾乎餓死。那時漩渦把我們的船劇烈地轉而又轉，轉得錨也纏結了，我們拖了錨，若不是漂流到無數的橫流中的一個橫流裏——今天漂到這裏，明天漂到那邊——只怕無論怎樣盡力也要



被流出海外去了。幸而這橫流將我們漂到夫里綿島的可躲風的地方，僥倖能在此停了船。

「我們在那漁場嘗過的艱難困苦，要說二十分之一給你聽聽我也做不到。——那邊，縱使天氣好的日子也是難於碇泊的地方。——但我們倒也常能避開了木斯科潮的虎口。——常常因爲比那平穩的時間早了一分鐘或遲了一分鐘，都把我急壞。有時風不像我們起碇時所料想的那麼大，因而船不能依意前進，被潮流弄得無法制馭。我的阿哥有一個十八歲的兒子，我自己也有兩個身體強健的兒子。他們在這種時候若替我們來搖櫓，自然和捉魚的時候一樣有用，但我們自己雖去冒險，却從不欲叫兒子去試一試的。——因爲，總而言之，這是可怕的危險，這的確是的。」

「我要說給你聽的，事件的發生再過四五天，便是整整的有三年了。這是一八四四年七月十五日，是本地的人所不能忘記的日子，——因爲這天起了從

未有過那麼可怕的颶風。可是這天整個早晨，一直到下午很遲的時候，都是不絕地刮着穩和的西南風，太陽也照耀得很鮮明，所以就是我們中年紀最大的漁夫，也料不到後來會有這樣的事。

「我們三個人——我和我兩個兄弟——約在午後兩點鐘渡到那邊島間，馬上就捉了滿船的好魚，我們大家說這天的魚比以往隨便那一天的魚多得多。我們起錨回來的時候，我的錶正指着七點。想在平穩的時間渡過漩渦的最難的地點，我們知道這應是八點鐘。

「我們右舷後方受着爽快的風開了船，不多時，船的進行速度力很大，做夢也想不到有危險發生的，因為事實上一點也沒有使我們感到會有危險的理由。忽然間，一陣越過海耳善根山而來的風，叫我們吃一大驚。把我們的帆吹得壓住桅桿了。這是極稀有的事——從沒有過的。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有點不安了。我們順了風駛船，但因爲退潮的關係，不能前進。我正要想開口說回到漩

泊地去，向船尾一看，只見一片奇怪的銅色的雲，以極堪驚奇的速度昇上來，已把地平線全部遮沒了。

「同時，那向我們刮來的風，也停止了，我們的船因風息不能前行，向四面漂流。但這樣的狀態都是一瞬間發生的，簡直不與我們一點時間來考慮。不到一秒鐘暴風雨就來了——不到兩秒鐘天空完全被雲遮沒了——因為這個原故，又加以浪花四濺，突然非常黑暗，我們在船裏連彼此的面貌也看不見了。

「要想說明那時發的颶風的情形，那直是獸事。就是挪威最年老的漁夫，也從未碰到這樣的颶風過。在暴風雨未來之前，我們已解鬆了帆索，但最初的一陣風，已把那兩枝桅桿，竟像被鋸斷了一般地折斷了。——我的阿弟想避免危險，抱住了那大桅桿，因此，桅桿一斷，連人也帶了去了。」

「船像浮在水面上最輕最輕的羽毛一樣。船上完完全全裝了甲板的，只有近船頭的地方有一個艙口，而這個艙口，我們在橫渡漩渦的時候，因為預防海

的動搖，總把它關住的。若不是這樣，我們一定立刻就沉下去了——因為我們完全浸在水裏浸了幾分鐘。我的阿哥是怎樣地逃了性命，我不知道，因為我決沒有功夫去考查。至於我自己呢，當我解鬆了前桅的帆立刻就撲在甲板上，兩腳抵住船頭的挾邊，兩手攀住前桅脚旁的釘環。這完全是本能叫我立刻這樣做的——當然這也實是最好的法子——因為我心裏已攪亂得不能思想了。

「數分鐘之內我們完全浸在水裏，這個當兒我屏住了氣息，緊抓著釘環，到了忍不住的時候，我便用膝跪起來，手仍舊緊攀着，把頭伸出水面。即刻之間我們的船，正像從水裏鑽出來的狗一樣，抖了一下，這一抖抖去了一部分水。這時我正極力打勝我的昏迷，鎮定精神來想我怎樣做好。就在這個時候，覺得有人執住了我的手臂。原來是我的阿哥。我心裏欣喜得突突地跳起來，因為我以為一定被浪捲去了——但在次一瞬間，這欣喜完全變作恐怖了。——因為他把嘴巴放在我耳邊喊道『木斯科潮！』」

「這一瞬間我所發生的感情，別人決不能理會。我就好像罹了極兇的瘧疾一樣，渾身發抖。因只消這一個字，已足夠我了解——他想使我了解的事了。風正驅了我們的船向着木斯科潮的漩渦駛去。一點解救法也沒有！

「往常我們橫渡木斯科潮的海峽的時候，無論在怎樣晴和的天氣，總是在漩渦的一直上方通過的，然後再留心地等待那十五分鐘的安穩。——然而現在我們却一直對着這漩渦飛去，而且是這樣的颶風之中。

「我們到那邊的時候，一定正當安穩的當兒，——還有一點希望！」我心裏想。——但在次一瞬間，我罵我自己怎麼這樣癡愚還要會忘記這樣的希望。我已確悉我們是完了。即使坐了十倍於裝有九十門大砲的軍艦，我們也完了。

「在這個時候，暴風雨的最初的猛勢已減退了，或許是因為我們被風推了疾駛着，所以覺得如此。可是海面本來被風吹得低下，平平地發生泡沫的，現在像高山一樣昇起來了。天空也起了異樣的變化，四周仍然像漆一般黑，但是

接近我們當頭，却圓圓地裂出一塊敞朗的青空。——我從未看到過的青空，作明朗的深藍色——從這塊青空中，露着滾圓的月亮，發出我從未見過的光輝。月亮把我們近旁的一切的事物照得清清楚楚。——但是，天呀，是怎樣一個光景啲！

「我試了一二次向哥哥說話——但不知什麼緣故，騷聲很大，我雖然竭了我的喉嚨向着他耳邊喊，還不能使他聽出一句話。即刻間他搖搖頭，面色像死人一般灰白，舉起一個手指，彷彿在說『你聽！』」

「起初我還不懂他是什麼意思——但立刻有一個可怕的念頭從我腦裏掠過了。我從褲袋裏摸出錶來，錶已停了，我借了月光把錶面看了一下，把錶拋在海裏放聲哭起來了。錶是在七點鐘的時候停的，我們已遲過了安穩的時刻了，木斯科潮的漩渦正狂暴達於極點的時候。」

「若是船造得堅固，收拾得很好，載貨不重，順着風走的時候，強風掀過

來的浪，好像往船底下滑過去的。——這在不慣航海的人想來以為是很奇怪的——用航海者的土話說就叫『騎浪』。却說，至此我們的船很巧妙地已騎過了許多大浪，可是一會兒一個巨浪正打在我們船尾的尾尖，把我抬起來——越抬越高，——越來越高——好像要抬上天去了。我真不相信，浪頭會昇得這麼高的。接着又一掃一滑一鑽，跌了下來，好像在夢中由高山跳下來一樣，弄得我神暈目眩。當我們昇高來的時候，我迅速地向四周看了一下——這一瞥已儘夠儘夠了。在這一瞬間中，我們的確實的地位，我已明白了。莫斯科潮的漩渦在貼對我們正面相距四分之一哩的地方——但是和平日的莫斯科潮的漩渦——和你現在所看見的，像裝水車的河流的漩渦一般——大不相同。若是我不知道我們是在什麼地方及應有怎樣的覺悟，那我也不會認識我們所處的地位。但因爲我知道，所以恐懼之餘，不覺閉了眼睛。眼瞼像抽搐一般自然而然地緊閉了。

「後來不到兩分鐘，浪平靜了，我們被圍在泡沫之中了。船一半向左舷旋

轉，然後向着這新轉的方向，電光一般飛去，同時囂囂怒吼着的水聲被一種徹耳的叫喊所壓倒了——這叫喊恰像是由幾千隻輪船的放水管，一齊放出來的蒸氣一般的聲音。我們此時已在圍繞着漩渦的浪帶之中了。我想，當然，次一瞬間我們便要鑽入深淵去。——因為船的速度非常快，下面的情形看不清楚。可是船似乎不會沉到水裏去只像氣泡一樣由浪面掠過。右舷已隣接漩渦，左舷是我們已經過了的大洋。這大洋擋在船與水平線之間，像是一座顫動着的高牆。

「聽來或許要奇怪，現在我們，已在深淵的實實在在的口上了，我却反覺得比只是在接近它的時候來得鎮靜。因為我已決心拋棄了希望，所以能解脫起初使我魂飛魄散的許多恐怕。大概是絕望將我的神經張緊了罷。」

「這或許像是我吹牛——但的確是實話——我開始反省到這樣的死法是何等偉大。看了神力創造這麼驚奇的顯示，還要作無價值的計較，想到自己個人的生命，是何等愚蠢。當我心裏一轉到這個念頭，我委實羞紅了臉。片刻之後



，我對於漩渦起了極熱烈的好奇心。縱使犧牲我自己，我也極願探一探它的奧秘。我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能把我將看到的神祕告訴陸上的舊知。在這樣危急的時候，這些念頭，確是奇妙的怪想。事後我常常想，大約是因爲船在漩渦的周圍旋轉，把我腦子弄昏亂了吧。

「還有一件事情使我復歸鎮靜的，便是風已停了，風已達不到我們現在的地位了，——因爲，你也能明白，浪帶比通常的海要低得多，這海面現在高高地黑黑地山峯也似地聳出在我們頭頂。你若沒有在海裏碰到烈風過，你決想像不到船裏的人，心裏被風與泡沫鬧得怎樣紊亂的。要鬧得眼花耳聾氣塞，一切行動與思想的能力都會失去。但我們此時倒很能避免了這樣的昏亂。——好像已判決了死刑的囚犯，得在獄中，享受一點在未判決前被禁止的放縱一般。

「我們在這浪帶中，也不知道轉了多少圈子。怕盤旋了一個鐘頭。與其說漂寧說是飛，一點一點進到漩渦的中部，漸次接近這漩渦的可怕的內側。一直

在這些時候，我却是緊抓住釘鑲不放，我哥哥在船尾把住一隻空的小水桶，這水桶是緊緊地縛在船尾的尾尖的欄上的，是甲板上未被颶風吹去的唯一的東西。當我們接近漩渦的邊界的時候，我哥哥放了水桶要來攀住釘鑲，因為釘鑲不大，不能容兩個人牢牢攀住，我哥哥在恐怕的苦悶中，拚命想推開我的手。我雖然明知他施行這樣行動時已是一個狂人——他因為恐怕發了狂了——但我比目擊他要取這樣的行動時，感到十分的悲痛。不過我並不想和他爭奪。我因為知道我們任何一人攀住都可以。所以我把釘鑲讓給他，換到船尾的水桶上去。這換讓的事並不費力，因為船雖在盤旋，却非常穩定，保持着水平狀態，只不過因漩渦激烈的流動，前後搖動罷了。我剛剛達到我的新的位置，船已急向右舷傾斜，並一直向深淵突進了。我急忙向上帝做了一個禱告，心裏想到一切都完了。

「船飛也似向下行，使我要打惡心的時候，我本能地把水桶緊緊抱住，閉

了眼睛。幾秒鐘間，我不敢張開眼來，預備着即刻的破滅，心裏很稀奇自己還不溺入水中，作臨死的掙扎。時間一刻一刻過去，我却還活着。落下的感覺已停止了，船的運動好像與適纔在起泡沫的浪帶中的運動一樣，只不過更傾斜了一點。我鼓起勇氣，重復把四周的光景看了一遍。

「我決不會忘記那時我看了周圍的光景所發生的恐怕，畏懼與嘆賞的情感。船像被受了魔術一般掛在一個無限大無限深的漏斗內側的中途。這內側光滑的使人要錯認爲是烏木，如果它沒有以極大的速度在盤旋着，而且放着耀目的可畏的閃光的話。這些光線，是我已說過的，當從雲隙間露出來的滾圓的月亮，以黃金色似的光彩照在黑色的水壁，知一直下面的深淵的底時，反映出來的。

「起初因爲心頭太紊亂了，不能明晰地觀察一切。所見的無非是猝爾發生的駭人的莊嚴罷了。但略微寧靜了一點的時候，我本能地把視線投於下方去了。因爲船掛在漩渦的傾斜的面上，所以對於這方向我可一覽無餘。船完全保持

着水平狀態——這就是說，甲板是在與一個水面相平行的平面上，——可是水平傾斜得比四十五度的角還大，所以我們看來差不多是倒仆在船邊上一樣，不過雖在這樣的狀態，維持我們把手與立足並不比在真正的水平面時，有什麼更難之處。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旋轉的速度的緣故吧。

「月光好像一直照到深淵的底上，但因為一切被濃霧所蔽，在這霧上面掛着一條宏大的虹，像是穆罕默德的教徒說，是時間與恆久之間的唯一的通路的，那座狹小的搖擺的橋一樣，所以什麼也看不清楚。這霧，或水烟，當然是由於漏斗的巨壁和漩渦的底相合時衝突而生的——從這霧裏發生的轟天的聲音，決不是我所形容得出的。

「我們從有泡沫的水面到漏斗去的最初的一滑，在斜面上滑了很大的距離。但此後所滑下的距離比較小得多了。船一個圈子一個圈子的迴旋——運動不一律——使人目眩地搖擺跳動。有時不過滑下數百碼，——有時又只在漩渦周

圍廻旋。船每轉一圈落下一圈，雖然落下得緩慢，但很可感到。

「我觀察將我們吸了進去的這液體的烏木似的大洋，看出了被漩渦圍住的東西並不止是我們的船。我們的上下，可看到船隻的碎片，建築用的材料，大樹幹，以及家具的碎片，破的箱子，桶，桶板等的較小的物件。我已說過，異常的好奇心，已把我本來的恐怖打消了。我愈接近我可怕的運命，這好奇心似乎愈增大了。現在我抱了異常的興味開始注視和我們一塊兒在漂流的無數的物件。——我一定發了瘋的——我看了這些物件向着下面的泡沫中落下去的速度的競爭，甚至於發生了興趣。『其次是這棵樅樹沒入可怕的水底去吧，』一次我這麼想。——可是我猜錯了，一隻荷蘭商船的碎片趕過樅樹先沉下去了。我作了種種像這樣的推斷，但統統都失敗了，最後——這事實——無數的推測都失敗了的事實，使我心裏浮起了一列的念頭，我的手足又因此發抖，心臟又突地跳起來了。

「這時感動了我的，並非是新的恐怕，而是使我大爲興奮的希望的光，這希望，一部分是由記憶，一部分是由目前的觀察發生的。我記起了一旦被這木斯科潮吸了進去，然後又被拋出來散在羅佛敦海岸的無數的漂流物。大部分的東西打得粉碎粉碎——擦損得像尖的木片刺在上面一般地粗糙。——我又記得清清楚楚，其中有幾樣東西是絲毫未被損壞的。這個事實，我雖現在只有作這麼解釋，即是那打碎變形的東西，乃是被漩渦完全轉入——那沒有打碎，沒有變形的東西，乃是在潮後好久，纔到漩渦中去，或因其種理由進了漩渦之後，落下得很緩慢，或在滿潮前，或在退潮前，總之在潮水未發生變化前，沒有達到漩渦就被吐出來了。我覺得這是可能的：不管是在潮後好久再進漩渦去，或是沒有達到漩渦的底下，這些東西大約沒有受着那較早或較速被吸入的東西所受的運命，便重被拋上水面來。此外，我又作了三種重要的觀察。第一，是一般的原則，物體愈大，下沉愈快。——第二，面積相等的兩個物體，一個是

球形，一個是別的形状，那麼球形的物體下沉較快。——第三，是體積相等的兩個物體，一個是圓筒形，一個是別的形状，那麼圓筒形的物體被吸入的速度遠較別的形状緩慢。自從我得免於難以來，我和本地一個學校的教師關於這問題談了幾次話了。從他那邊我學得了「圓筒形」「球形」等的用語。他向我說明——雖然我已忘記了他如何說明——我觀察所得的，事實確是因漂流物的形體而生的自然的結果——並說，圓筒形的物體漂浮在漩渦中的時候，對於吸引力的抵抗極大，比別的形状相異大小相等的物體被吸入要困難得多。

「有一件驚駭的事，對這些觀察於我大有補助，並使我希望把這些觀察實地利用。這便是，船每轉一圈，我們通過水桶，帆桁，帆柱等的物件。這些物件的大多數，當我第一次開了眼眺望着驚奇的漩渦的時候，是與我們同在一條水平線上的，可是現在一直在我們頂上了，而且看來從本來的位置好像移動得很小的樣子。」

「我毫不躊躇來做了我應做的事。決意把握住的桶縛在身上，解去縛在船尾尖的桶的繩索，水桶一塊兒跳到水裏去。我打個招呼給我哥哥使他注意，指着漂到我近旁來的桶，竭力設法，想使哥哥了解我將做的事，——我以為終於他懂了我的意思了。可是不知他已懂或未懂，他絕望地搖搖首，不肯離開他的釘環旁的位置。由這裏到他那邊去，是絕對不可能，急迫的事情，又決不容猶豫一刻，所以我硬一硬心腸，讓他聽諸天命拿縛在船尾尖的桶上的繩索，將我的身體縛在桶上，不作一刻的躊躇和水桶一塊兒跳到海裏去了。

「結果正如我之所望。現在把這事件告訴你的，就是我自己——你知道我已經免於難——如何得免於難你也知道了，所以此後應說的事你也可以料得到了。——我趕快把這故事作一個結束吧。從我離了船約一小時光景，船已走到在我很遠很遠的下面，急速地轉了三四個圈子，與我的哥哥一塊兒頭向下腳向上顛倒地永遠沉入泡沫飛散着的漩渦的底下去了。我所抱着的桶不過沉下得比



我離船的地點與漩渦底的距離的一半多一點點。這時漩渦的性質已大大地起了變化了。大漏斗的內側的斜面一刻一刻地平坦起來，漩渦的迴旋速度也漸漸減少起來了。後來泡沫和虹也消失了，漩渦的底面好像漸漸高起來了。天空晴朗了，風停了，團圓的月亮輝煌地掛在西方了。這時我發覺我已在海面上，完全可以縱觀羅佛敦的海岸的在莫斯科潮的漩渦的上方的地點了。正是退潮的時候——但因為暴風雨的影響，海裏還捲着山也似的怒濤。我被劇烈地飄到莫斯科潮的海峽裏，數分鐘之後又被漂到漁夫們的漁場的海濱去了。一隻小船將我救了起來，——因為辛苦的關係疲憊不堪——危險既過，反因可怕的記憶弄得話都說不出來。將我拖上船去的人是我們每天見面的老同伴。——但他們已像見了由陰間來的人一樣不認識我了。前一天像烏鴉一般黑的我的頭髮，已像你現在所看到的一般白了。他們說我的面孔的表情也完全變過了。我把我的故事告訴他們——他們不相信。現在我告訴你——但我不能希望你比羅佛敦的愉快的漁夫

們更相信我。」

〔說明〕

這是一篇小說，在此不加什麼發問與語感，是教讀者本着自己所有的心得，作一番完全自動的研究，并把細心研究後所寫就之劄記，交與教師驗看；求一些說明之更正，并成績優劣之批判。

## 中學國文作文問題平議

胡懷琛

最近幾年來，中等學校國文教學問題，確是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有些偏於守舊一點的老先生，看到眼前中學生或大學生作文作得不好，就歸罪於白話文，說：這都是白話文闖出來的禍。而偏於前進一點的國文教員，他們就索性說漢文根本要不得，非把漢文漢字廢除了不可。也有比較公允一點的人說：眼前中等以上的學生作文，在思想方面確是進步了，但在技術方面也確是退步

了。

這三說自然以最後一說比較的近理。但還是覺得稍籠統一點。思想方面究竟進步了多少？是不是真進了步？技術方面的退步，是不是無關緊要？如以為是不應該退步的，那麼，要怎樣的來補救？這些答復都是沒有的。

現在我們覺得，說他們思想進步，的確是不錯的。但究竟進步了多少？這是問題了。倘然嚴格的說：在今日知道皇帝不應該存在，這是四五十年以前的人所不能知道的，但是這能算是很大的進步麼？我們所希望的思想進步，是自己處理未解決的問題，思想縝密而清楚，寫成的文，明白通達。這一點，好像是多數中大學生還是辦不到的。

現在多數的中學生寫不出明白通達的文，好像是寫文的技術問題，其實並不全是技術問題，根本還是思想不清楚。思想不清楚，也就不能算是怎樣的進步。只是盲從式的學會了幾句新的口號，和盲從式的學會了幾句舊的「經訓」

有多少分別？所以這樣的思想進步，不能說是真正的進步。

至於技術方面，也的確不可不注意的。因為文字是一種符號，拿他來表現思想等等的。首先要注意的是，就是不應該把符號用錯。如何才不至於把符號用錯，這就是技術問題了。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今日的中學生作文，思想技術兩方面都是缺乏的，但不能說是退步。因為拿他們和四五十年前的青年一比，至少沒有比以前的青年更不如。（以前的青年作古文雖然作得很清通，但是只能用幾句空調，很難操縱自如的運用）。

退步雖未退步，欠缺終是欠缺。應如何補救欠缺，這是當前的一個大問題。

回轉頭來，從古文入手罷，這條路走不通，不消說了。因為就是使他們把古文做好了，還是幾句空調，如何能夠用？如說漢文不行，要廢除漢文漢字，

我只怕把漢文漢字廢除了還是不行。爲甚麼呢？假使說是漢文的本身不好，所以寫不好；那麼，中等以上的學生寫英文應該個個都寫得不差了，但事實並不是如此。像這樣的情形，把漢文廢除了，另用任何一種文來代替，還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補救的方法，不要高談恢復古文或廢除漢文，只是老老實實在白話上用點工夫。

要怎樣才能把白話文寫得好？我以為首先要將作文的原因認識清楚。因爲舊時候的人作文，不是爲了自己的生活應用而作的，只是爲了應考而作的，所以，他們所作的文，和自己實際生活不發生關係。今日的情形，已不是如此了，今日雖然還有考試的制度，但所考的文和以前是不同。所作的文，首先要適合於實際生活的應用。如能把這一點認清楚，自然是不至於只學幾句浮調濫調就算了。但是不幸得很，自從改文言爲白話以來，有幾個人能認清這一點？從

前學得是八股，是試帖詩，是空泛的策論；現在學得是短篇小說，是情詩，是東抄西襲的論文。今和昔又有多少分別呢？所以這一點不認清楚，其他的話都無從說起。

把這一點認清楚了以後，再說到思想和技術。這裏所謂思想，是單指關於作文方面的思想而言。思想要有系統，要精密。有系統，就不會亂七八糟的寫；精密，就不會有遺漏，重複，或自相矛盾等弊病。技術方面：是用字要正確，不可用似是而非的字，不可寫別字。造句要合文法，要能充份的說出自己所欲言說的話。全篇要用適當的結構，不可有重複，遺漏，前後自相矛盾，（此與思想亦有關係），或前後長短不相稱等弊病。

能彀認清這幾條基本的條件，再切實做去，自然是有相當的成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1280B

